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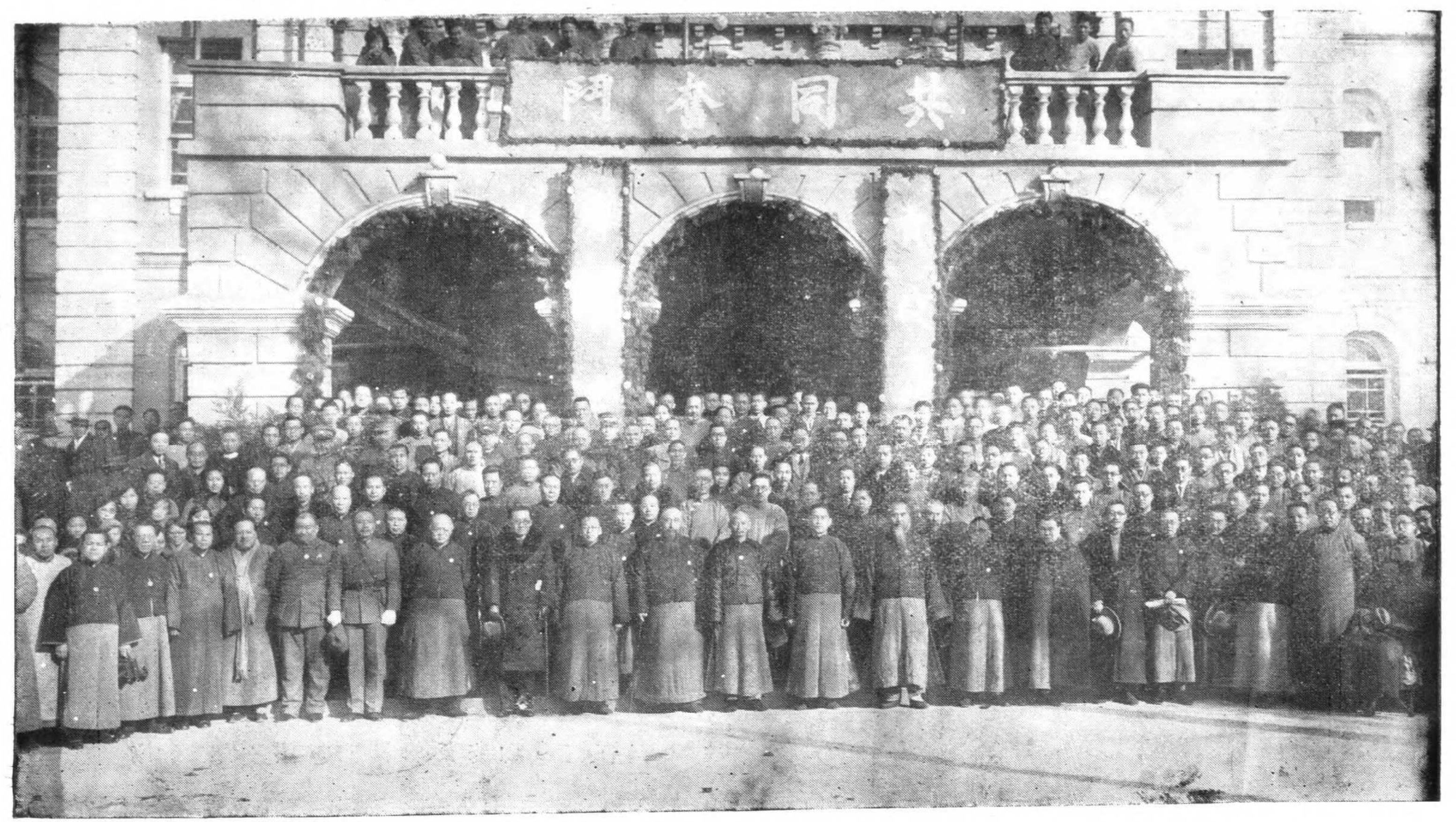
國聞周報

第十一卷第六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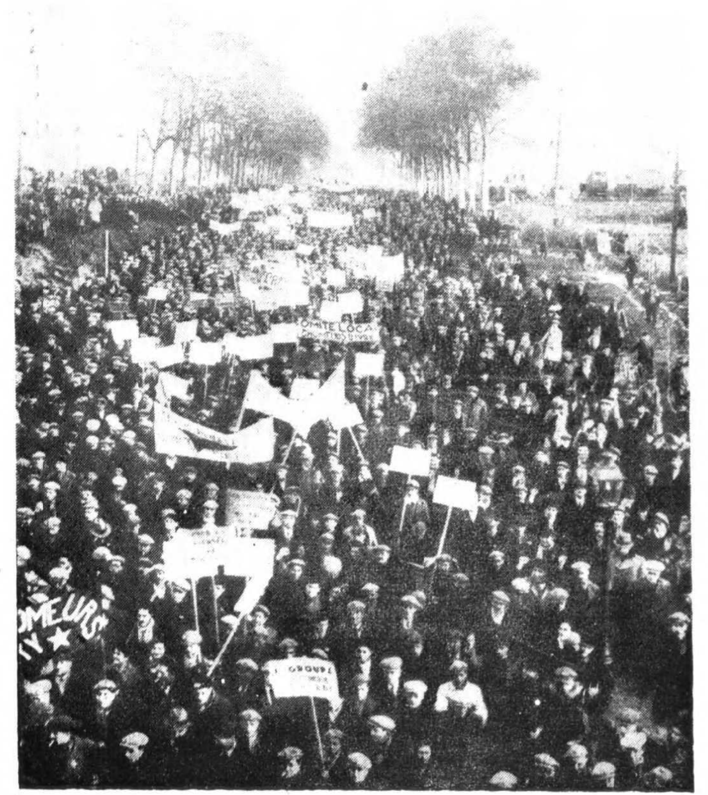
民國廿三年二月廿九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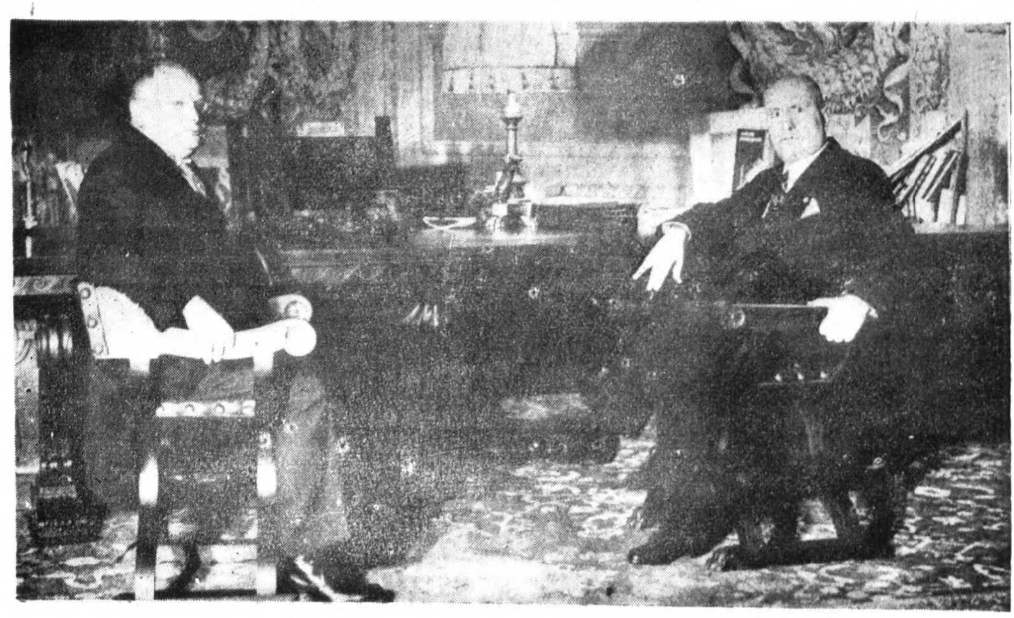
要目

四中全會開幕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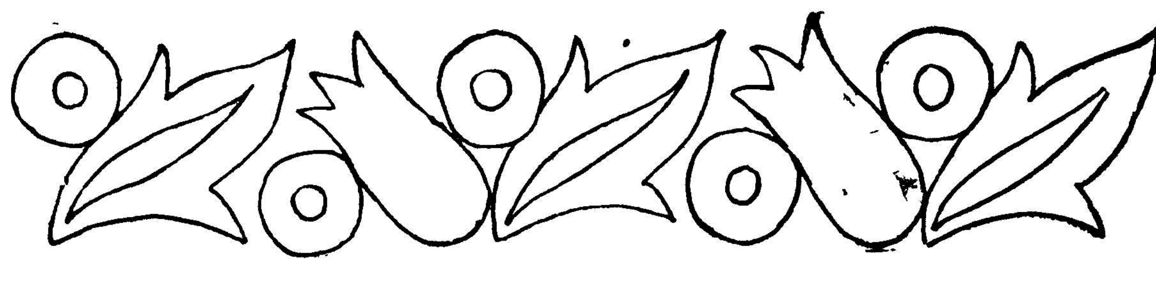
（一月二十日南京中華）





（上）法國礦工罷工示威游行，在巴黎。

（下）墨索里尼與李維諾夫會見於羅馬。



國聞週報

第十一卷第六期目錄
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廿九日出版

論評選輯

文藝

遼代「東蒙」「南滿」境內之民族雜處

——滿蒙民族史之一頁——

譚禾子

邇來日人盛倡滿蒙非中華舊有之說，以爲侵略東北之藉口。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初不庸置辨，然國人所習知者僅爲秦漢隋唐歷朝之撫有東北土地而已；至於近百年以前此東北土地曾與吾中夏民族發生何種關係，則知之者甚少，爲文以闡述之者更未之前聞也，不予不學，竊嘗致意於滿蒙民族史之研究。深知此東北土地，初不僅曾爲吾中華朝廷所有，亦且曾爲吾中華民衆所有； 不僅在華族統治下爲 屬於吾中國之土地，即在異族統治之下，亦曾爲吾中華人民生息繁衍之地也。全史完成，猶待時日，今先刺舉遼史所載，草爲此文，刋諸報端，俾國人咸知此義焉。

唐末五代值中國喪亂之際，鮮卑後裔之契丹，突興起於東北。 契丹之根據地在潢水兩岸， 即今西喇木倫河流域是也，當熱河並遼寧二省之北部。十世紀初酋長耶律，阿保機代立，先後破奚・室韋・突厥・回鶻・吐渾・黨項・沙陀・女眞諸部，復深入中國掠河北・河東・幽・薊諸郡，其末年更滅東海上之大國渤海，得五京十五府，子德光繼之，助石敬塘取後唐，得中國北邊燕雲十六州，遂改國號曰遼，東自海，西至於流沙，北絕大漠，信威萬里，至今西人之以陸路通於吾國者，猶稱吾曰契丹。

遼雖以遊牧民族建國，然自太祖阿保機而後，即頗知興農業，作城郭，改行國爲居國。惟居國需衆多之人口，契丹本部人當以戰爭爲務，無暇及此，以是必取之於異族人。故五代史契丹傳即稱太祖攻陷幽涿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既立九年，國人欲代，太祖乃以九年來所得漢人自爲一部以治漢城。漢城在炭山（今察哈爾獨石口外之黑龍山）東南灤河上，即後魏之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太祖率漢人耕種爲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至不復思歸，卒以是復幷諸部。自後終遼鼎盛之世，每有攻陷破滅，皆俘徙其人以處於本部未開發之地，使事農商。遼之武力威刼東北者百有餘年，而「東蒙」「南滿」，遂成爲塞內外各民族之大雜處場。

茲先據本紀兵衛志所載，分列其所徙自來之種族部落如左：

（一）．漢人

唐天復二年，七月，以兵四十萬伐河東河北，攻下九郡，獲生口九萬五千。九月，城龍化州（今熱河翁牛特旗境內）於潢河之南。（紀）

三年，十月，引軍略至薊北，俘獲以還。（紀）

天祐二年，擊劉仁恭，拔數州，盡徙其民以歸。（紀）

太祖即位元年，劉仁恭子守奇率其衆數千人來降，命置之平盧城，（今熱河朝陽縣，）（紀）

即位六年，春，親征幽州，東西旌旗相望，亘數百里，所經郡縣望風皆下，俘獲甚衆，振旅而還。（兵衛志）

神冊元年，冬，攻蔚．新．武．嬀．儒五州，俘獲不可勝計，盡有代北河曲陰山之衆。（兵衛志）

五年，攻天德軍，拔其城，擒宋瑤，俘其家屬，徙其民於陰山南。（紀）

六年，十一月，下古北口，分兵略檀順安遠三河良鄉望都潞滿城遂城等十餘城，俘其民徙內地。十二月，徙檀順民於東平（今遼寧遼陽縣）瀋州。（今遼寧瀋陽縣）皇太子掠定州，俘獲甚衆。（兵衛志）

六年，十月，晉新州防禦使王郁以所部山北兵馬內附。十二月，王郁率其衆來朝，徙其衆於潢水之南。（紀）

天贊三年，五月，徙薊州民實遼州地。（紀）

會同七年，伐晉，徙所俘戶於內地。（紀）

大同三年，南伐，攻下貝州高老鎮，狗地鄴都．南宮．堂陽，殺深州刺史，俘獲甚衆。（紀）

四年，九月，自將南伐，攻下安豐內丘東鹿等城，大獲而還。（紀）

保寧九年，耶律沙敵烈獻援漢之役所獲宋俘。（紀）

乾亨元年，七月，大敗宋兵。耶律沙遣人上俘獲。（紀）

統和二年二月，韓德威襲河東獻所俘。（紀）

四年四月，破固安，大縱，俘獲居民。六月，以所俘分賜皇族。七月，以宋歸命者二百四十人分賜從臣。十二月，休哥敗宋軍於望都，遣人獻俘。拔馮母鎮，大縱俘掠。拔深州，縱兵大掠。（紀）

五年正月，破東城縣，縱兵大掠。（紀）

六年，十一月，攻下祁州，縱兵大掠。（紀）

十五年，二月，庚子，徙梁門遂城・泰州・北平民於內地。丁巳，詔品部曠地，命民耕種。（紀）

二十五年，城中京，實以漢戶。（續通考）

（二）渤海（靺鞨粟末部所建國號）

神冊四年，二月，修遼陽故城，以漢民渤海戶實之。又爲定配偶，教樹埶，以生養之，以故逃亡者少。（續通考）

天顯元年，滅渤海。三月，班師，以大諲譔舉族行，於皇都西，築城以居之。三年，十二月，詔遷東丹（即渤海）民以實東平。其民或亡入新羅女直，因詔困乏不能遷者許上國富民給贍而隸屬之。五年，二月，以先所俘渤海戶賜李胡。（紀）

開泰八年，遷寧州渤海戶於遼土二河（土河今日老哈河）之間。（紀）

（三）黨項

神冊元年，親征突厥吐渾黨項小蕃沙陀諸部，皆平之，俘其酋長・及戶萬五千六百。（紀）

五年，征黨項，俘獲二千六百口。（兵衛志）

天贊三年，西征黨項等國，俘獲不可勝紀。（兵衛志）

保寧五年，春，惕隱休哥伐黨項破之，以俘獲之數來上。（紀）

統和元年，七月，破黨項，俘獲數千。（紀）

（四）女眞

唐天復三年，伐女直，下之，獲其戶三百。（紀）

統和四年，正月，討女直，獲生口十餘萬。（紀）

六年，擊破女直，俘獲。（紀）

太平六年，黃翩領兵入女直界，徇地，俘獲不可勝計，得降戶二百七十。重熙九年，以所得女直戶置肅州。（今遼寧開原縣東北。）（紀）

（五）其他

唐天復元年，破室韋于厥及奚帥轄剌哥，俘獲甚衆（紀）

三年，以先是德祖俘奚七千戶，徙饒樂之清河：（今熱河平泉縣西南）至是創爲奚迭剌部，分爲十三縣。（紀）

即位六年秋，親征，朮不姑，（兵衛志作背陰國）。俘獲以數萬計。（紀）

即位六年，以兵討兩冶，以所獲僧崇文等五十人歸西樓，（即臨潢府，今熱河林西縣境。）（紀）

神冊元年，親征突厥吐渾黨項小蕃沙陀諸部……上引

四年，征烏古部，（兵衛志作于骨里國，）俘獲生口萬四千二百。（紀）

會同二年，以烏古部水草肥美，詔北南院徙三石烈（續通考作三錫林），戶居之。（紀）

三年，烏古獻伏鹿國俘。（紀）

九年，三月，吐谷渾遣軍校恤烈獻生口千戶。（紀）

保寧三年，十一月，臚朐河于越延尼里等率戶四百五十來附，乞隸宮籍，詔留其戶分隸敦睦積慶永興三宮。（紀）

同年，右夷離畢奚底遣人獻敵烈俘。（紀）

九年，吐谷渾叛入太原者四百餘戶，索而還之。（紀）

統和六年八月，伐折立助里二部，俘獲。（紀）

十年，十二月，伐高麗。十二年，三月，高麗遣使請所俘人畜，詔贖還。（紀）

二十八年，伐甘州回鶻，破肅州，盡俘其民，詔修土隗口故城以實之。（紀）

二十八年，伐高麗。二十九年，所俘高麗人分置諸陵廟，餘賜內戚大臣。（紀）

開泰三年，耶律世良遣使獻敵烈俘。（紀）

四年，四月，耶律世良等上破阻卜俘獲數。（紀）

四年，四月耶律世良擊破勃括獲其輜重及所誘于厥之衆，併遷迪烈得所獲麥里（續通考作木買）部民，城臚朐河（今蒙古車臣汗境內克魯倫河）上以居之。（紀）

壽隆二年，徙烏古敵烈部於烏納水以扼北邊之衝。（紀）

四年，徙阻卜（通考作準卜）等貧民於山前。（紀）

據此，則當時塞內外民族之被契丹武力所刼徙，以處於陰山遼水間者，不下二十餘種。其中以漢人爲最多，渤海黨項（按即指西夏）次之，吐渾・女直・奚・烏古・高麗等又次之。至各民族播居之地域，及其戶口數則可見之於地理志中。

上京道

臨潢府十縣：一縣燕薊俘戶置，戶三千五百；三縣渤海漢戶合置，戶一萬；五縣皆遷渤海戶置，戶萬餘；一縣不明。

祖州二縣，皆遷渤海戶置，戶三千；一城，黨項・吐渾俘戶置，戶一千。

懷州二縣，以渤海漢俘戶合置，戶二千五百。

慶州三縣，一縣遷渤海戶置，一縣括落帳戶人戶置，戶六千，一縣不明。

泰州二縣，一縣契丹戶置，一縣山前民因罪配遞至此置，戶七百。

長春州一縣，燕薊犯罪者流配於此置，戶二千。

烏州一縣，俘漢民置，戶一千。

永州三縣，二縣遷渤海戶置，戶六千；一縣不明。

儀坤州一縣，以四征所俘居之置，戶二千五百。

龍化州一縣，女直漢俘戶置，戶一千。

降聖州一縣，遷渤海戶置，戶八百。

饒州三縣，皆遷渤海戶置，戶六千

頭下軍州皆王外戚大臣及諸部從征俘掠所置，計十六州，戶三萬四千三百。其中壕原福順四州戶七千八百係漢俘民，其他不明所俘自。

邊防城因屯戍而立，計五州四城，二州渤海女直漢人配流之家七百餘戶居之，一州一城皆遷女直戶置，一州契丹部落置，其他不明。

總上京道三十一縣：俘漢戶置者四縣，戶七千二百；遷戶置者十四縣，戶二萬五千八百餘；遷渤海漢俘戶合置者五縣，戶一萬二千五百；遷女直漢俘戶合置者一縣，戶一千；以黨項吐渾俘戶置者一縣，戶一千；以四征所俘置者一縣，戶二千五百；三縣不明；其以契丹本戶置者，二縣而已，頭下軍州全係俘戶置。邊防城惟一州契丹部族置。上京道之地，當今熱河之北大半，遼寧北部之舊洮昌道，吉林東北一角，北展至今蒙古車臣汗境內之克魯倫河。此地自元興以來，歷明及清，淪為牧場者幾六百年，至近今始漸事開闢，世人每以為新事業，孰意一千年前，已曾建如許城郭有如許嫻於農事之漢人渤海人耕耘於茲乎？

東京道

遼陽府，神冊四年以渤海漢戶建為防禦州，天顯三年遷東丹國民居之，升為南京，旋改東京，統縣九，戶萬餘。

開州，開泰三年遷雙韓二州千餘戶置。

定州，統和十三年，徙遼西民置，戶八百。

保州來遠縣，初徙遼西諸縣民，又徙奚漢兵置，戶千。

宣州，開泰二年，徙漢戶置。

來遠城，以燕軍置。

海州，移澤州民置。戶一千五百。

顯州，遷東京三百餘戶置。

康州，遷渤海率賓府人戶置。

宗州，耶律隆運以所俘漢民置。

乾州海北州，世宗以所俘漢戶置。

貴德州，察割以所俘漢戶置。
瀋州樂郊縣，太祖俘薊州三河民建三河縣，後更名。
「靈源縣，太祖俘薊州吏民建漁陽縣，後更名。
廣州，太祖遷渤海戶置鐵利州，尋省，開泰七年以漢戶置。
遼州棋州，太祖以檀州俘於此置檀州，後更名。
慶雲縣，太祖俘密雲民於此建密雲縣，後更名。
遂州，耶律頗德以部下漢民置。
通州，以黃龍府叛人燕頗餘黨千餘戶置。
雙州，漚里僧王從太宗南征以俘鎮定二州之民置。
銀州永平縣，太祖以俘戶置。
咸州，招平營等州客戶數百置。
信州，開泰初以所俘漢民置。
賓州，統和十七年遷兀惹戶置。
黃龍府保寧七年廢，開泰九年以宗州檀州漢戶一千復置。
東州以渤海戶置。
尚州以渤海戶置。
順化城，開泰三年以漢戶置。
寧州，統和二十九年以渤海降戶置。
衍州，以漢戶置。
連州，以漢戶置。
歸州，太祖平渤海以降戶置，後廢，統和二十九年伐高麗以所俘渤海戶復置。
祥州，興宗以鐵驪戶置。

總東京道州府軍城八十七，詳其民戶之族類自來者約三之一。東京本渤海故地，既滅渤海，幾盡徙其戶上京，其地空，乃以漢俘實之焉。故因漢戶所建州縣獨多，而遷渤海本戶以置者較少；渤海人之渤海，至是乃為漢人之渤海矣。至賓州以兀惹戶置，祥州以鐵驪戶置，兀惹鐵驪(靺鞨之一部)皆東北小民族也。東京道之地，當今朝鮮之北部，遼寧吉林之大部，東北展至韃靼海峽，今俄屬之沿海州皆在其轄境內。而城郭之居，多聚於遼以東，潢以北，此地自秦漢以來，幾經漢人移殖，幾為東北民族所攘據，此為漢人移殖之又一次，或亦為較大之一次也。

中京道

大定府，故奚王牙帳地，統和二十五年實以漢戶置。
大定縣，以諸國俘戶置。
長安縣，以諸部人置。
恩州，太宗建州，開泰中以渤海戶實之。

恩化縣，開泰中渤海人戶置。

惠州，太祖俘漢民數百戶置。

惠和縣，聖宗遷上京惠州民括諸宮院落帳戶置。

高州，開泰中聖宗伐高麗以俘戶置。

三韓縣，開泰中伐高麗，俘扶餘（辰韓）新羅（弁韓）高麗（馬韓）三國之遺人置，戶五千。

武安州，太祖俘漢民置，復以遼西戶益之。

利州阜俗縣，唐末役使奚人遷居於此，統和四年置縣。

榆州，太宗南征，以所俘鎮州民置。

澤州，太祖俘蔚州民立寨居此，開泰中置州。

北安州，聖宗以漢戶置。

興中府，太祖平奚及俘燕民置霸州，重熙十年升興中府。

興中縣，太祖俘漢民居此置霸城縣，重熙中更名。

黔州，太祖平渤海以所俘戶居此，安帝置州，析宜霸二州漢戶益之。

盛吉縣，太祖平渤海俘興州盛吉縣民來居置。

宜州，興宗以定州俘戶置。

弘政縣，世宗以定州俘戶置。

錦州，太祖以漢俘置。

嚴州，太祖平渤海，遷漢戶雜居興州境，聖宗於此建城焉。

川州弘理縣，統和八年以諸宮提轄司戶置。

建州，唐昌樂縣，太祖完葺故壘置州，漢乾祐元年，故石晉太后詣世宗，求於漢城側耕墾自贍，許於建州南四十里給地五十頃，營構房室，創立宗廟。

來州，聖宗以女直五部歲饑來歸置。

隰州，聖宗括帳戶置。

遷州，聖宗平大延琳遷歸州民置。

潤州，聖宗平大延琳遷寧州民置。

海濱縣，本東京城內渤海民戶，因叛移於此。

總中京道二府六州統十六州，十三州皆因移民而置，亦以漢俘為最多，渤海次之，間亦有以奚女直高麗及契丹本部人置者，中京道之地，當今熱河南部，遼寧東南一角，此地於秦漢為中國郡縣，自隋唐以來，久為奚所竊據，至是復以漢人為民族主體焉。

據上所述，是遼代「東蒙」「南滿」境內各民族之混徙，雜處，顯然當以二點為最重要：其一，為渤海之西居遼

河上游；其二，爲幽薊鎭定等處漢人之北徙；而後者尤爲關係重大。此諸民族之被徙，雖處於俘虜形式之下，然生聚既衆，經濟之勢力乃不可侮，契丹雖爲統治者，但人口特少，兵衞志稱上中東三京丁籍之可紀者二十二萬六千一百，蕃漢轉戶爲多，是州縣丁壯之不及也；營衞志稱遼宮衞正戶八萬，蕃漢轉戶十二萬三千，則並皇室之護衞，亦以異族人爲多矣。大抵城郭之居，農事發達之區，即爲漢民族勢力之所在地。此不特中京東京爲然，即契丹根據地之上京亦然。天慶中女眞既强，屢寇邊，國勢傾危，臨潢留守耶律赤狗兒召軍民諭之曰：「契丹漢人，久爲一家，今邊方有警，國用不足，……」是可見漢人在臨潢之衆多，並其勢力之雄厚足以左右國是也。西人以契丹稱我中國，實則契丹國僅係以中國人民爲主體，而契丹渤海人副之者也。其後金既滅遼，稱契丹曰漢人，此契丹，非僅指契丹種人也，契丹國人皆在其內；契丹國人本以漢人爲多數，則命名之由來，非全無根據者矣。

餽贈三部曲

平林

(一)蝶戀花——贈情場鏖戰之L君

愛海掀波風未定，試挂孤帆，高與天相近！廻看驚濤呑月影；廣寒今夜明如鏡。 海上良宵歡引領，爲問佳人，何日香肩併？綺語纏綿渾未肯；他時合把瓊瑤贈。

(二)虞美人——贈情場小挫之Z君

都中海上狂奔走，往事傷回首！不堪寂寞賦歸來，但見一年一度好花開。 難忘舊約長相愛，欲綰同心帶。憶前明月證多情，未信那回別後便無音。

(三)踏莎行——贈情場敗興之C君

隔座聞歌，並肩偶語，思量早合心相許；多情無勇是無情，眼前空羨神仙侶。 夢繞危樓，珠離合浦，知君此際多愁苦！男兒不用學鮫人，鮫人泣淚紛如雨。

跋，以上三人，皆吾至友，情場悲歡，可歌可泣！述少年之韻事，禮讚青春；感風雲之變遷，撫懷身世。東隅已失，前車可鑒；情緣未泯，俟諸異日云爾。

平林識於北平 二二，二七，一九三三。

秦末漢初之正朔閏法及其意義（三）

陳振先

（三A）秦末漢初歲首月名問題之提出

由前所論，吾人已證明秦末漢初確以亥月即「夏曆」十月朔爲歲首，以戌月即「夏曆」九月（有閏之年則閏九月）晦爲歲終，此端已毫無可疑。現在的問題是：此歲首之「夏曆」十月，在當時（即太初元年改正朔之前）究稱爲「十月」乎？抑稱爲「正月」乎？試再用國學上之習用名詞言之：秦始皇二十六年之改制，及其後漢承秦制，是但改正朔（改以「夏曆」十月朔爲歲首），不改月名（歲首乃前時之十月，改正朔後仍稱十月）乎？抑既改正朔又改月名（昔時之「夏曆」十月改稱正月，昔時之正月改稱四月）乎？如謂但改正朔不改月名，豈非稱歲首爲「十月」，稱歲之第四月爲「正月」，名實不已乖乎？曰：此層子已歷歷引證，毫無可疑之餘地；何又再生問題？應之曰：吾昔之所言者，史冊之記載也；吾今之所問者，當時（太初前）之實稱也；此二者並非一事。據遺留之史記漢書文，（間有錯誤，經已考正）歲首確書十月，歲終確書九月或後九月，此無可致疑者。顧史文自史文，當時之實稱，則又另爲一事。謂歲之第一月爲十月，謂歲之第四月爲首月（正月），顯乖名實，事屬可疑；當疑而不疑，非善於讀書者也。或曰：始皇二十六年以後之史記始皇本紀，及漢初百有二年之史漢紀載，斑斑可考如此，尚有何人敢疑之者？曰：有。且疑之者非他人，就是治漢書的最高權威者，手注漢書的唐正議大夫秘書少監顏師古先生。顏師古於漢書高帝紀元年「春正月」句下注云：「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曆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即謂十月爲正月。今此眞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顏師古注前漢書，而其言如此。且吾人不能用上述先十月後正月之史漢紀載以難顏說，因顏氏早已稔知之；而世人對於史漢之精熟，更無有出顏氏之上者。顏氏用「凡此諸月號皆太初後記事者所追改」一語，將此類證據一掃而空，使完全歸於無效；吾人縱不憚「爲班門前弄大斧」，亦不能以此難之。或問曰：顏說根據情理，

且又不能以史冊所記推翻之，固矣；然史漢追改之說亦有徵乎？曰：度必有之，然古人往矣，註語甚簡，其詳不可得而聞。無已，試就個人所知，為顏氏引申其說，可乎？

以「相君之面，不過封侯，（余按其時韓信已先自立為齊「假王」，漢王旋亦已正式立之為齊王，不止封侯矣。）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說韓信離漢獨立三分天下之辯士蒯通，本名蒯徹，因與後來之武帝同諱，（見漢書蒯通傳）故作史記漢書者追改之。夫呂后殺韓信，事在高帝十一年春正月；（見史漢高帝紀，及高祖功臣侯年表）而武帝之踐大位，在景帝後三年正月二十七日甲子；（見漢書武帝紀）由膠東王立為皇太子，在景帝七年四月二十九日丁巳；（見史漢景紀；月朔從劉羲叟長曆，不一一聲明）母王美人先嫁金王孫生一女矣，其後美人母又奪金王孫婦納之於太子宮，太子（即後來之景帝）幸之，生三女一男，男（後來之武帝）在胎中時，孝文皇帝尚在，未生而文帝崩，（文帝後七年六月己亥朔）景帝即皇帝位，（後七年六月初九日丁未）王美人生男，是為後來之武帝。（以上據史記外戚世家）觀此，則武帝之誕生，早或在文帝後七年六七月（玩外戚世家語，此最近是），遲不過景帝元年二三月「張晏謂武帝以景帝元年生，頗近是，因文帝崩後四個月便入景帝元年十月也。史記外戚世家索隱引漢武故事，謂「帝以乙酉年（景帝元年）七月七日生於猗蘭殿」，是武帝在胎中至少說亦十三四個月矣，未免失考。若謂生於甲申年七月七日，則吾無間然」今韓信之被殺，在武帝即位前恰五十五年，在武帝立為皇太子之前四十六年零三四個月，在武帝誕生前亦恰四十年。其時蒯徹安得會避武帝諱而改名為「通」，韓信臨被殺時更安得有「吾悔不聽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之言乎？（見史記淮陰侯傳，又漢書蒯通傳略同）其為後來史家追改無疑。至蒯徹之死在何年，於史無徵。漢書本傳言齊悼惠王肥時曹參為相，請通為客，與東郭先生，梁石君，皆為上賓，此後事不詳。考史記曹相國世家，曹參於惠帝二年由齊國入繼蕭何為相。是通之為曹相國上客，必在惠帝二年以前，以後事即無可考。以意度之，通與齊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同為曹相國上客，其年總當在五十內外，至五十二年後武帝即位時，或四十三年後武帝立為太子時，其墓之木當已拱矣，何能及身而改名為「通」？設於太史公書及班固漢書出後，起蒯徹於地下，使一覽淮陰侯傳及蒯通傳，彼必不勝詫異，疑為史文之多誤；更何能如漢書本傳所言，於秦二世二年時，學唱戲者之念上場白，向范陽令徐公自言「臣范陽百姓蒯通也」哉？其為後世史家追改也明甚。宜乎顏師古於

漢書蒯通傳「蒯通，范陽人也，本與武帝同諱」之下注云：「本名為徹，其後史家追書為通」。可見師古追書之說，非無所見而云然矣。

附漢諱質疑

漢書高后紀首句書「高皇后呂氏」，荀悅曰：諱「雉」之字曰「野雞」。師古曰：呂后名雉，故臣下諱雉也。文帝名「恒」，未為帝時為代王恒，立於高帝十一年，均見史記。荀悅謂諱「恒」為「常」。景帝名「啓」，見漢書文帝紀元年下「子啓最長，敦厚仁慈，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之語。史記文紀但書「子某最長」，不直言「啓」字，似有諱的意味。荀悅謂諱「啓」為「開」。武帝名「徹」，見史漢景紀七年下及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荀悅謂諱「徹」為「通」。今查史記封禪書頁二「野雞夜雊」句下集解云：「如淳曰：野雞，雉也；呂后名雉，故曰野雞」，與荀悅之說相符。然乾隆四年校刊本史記封禪書頁十二則直書「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為雉，往來城上」，頁十三又直書「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漢書郊祀志亦然，又漢書五行志中之下，六行之內，雉字凡六見，又似不諱言「雉」。又漢書高后紀書「元年……立孝惠後宮子強為淮陽王，不疑為恒山王，」則不諱「恒」字；惟同年史記高后紀則書「立……子不疑為常山王」，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亦同，則又似諱「恒」為「常」矣。景帝名啓，荀悅謂諱「啓」為「開」；然漢書武帝紀載『元封元年……春正月，行幸緱氏，詔曰：朕用事華山，至於中嶽，獲駮麃，見夏后啓母石，……』則又似並其父景帝之名亦不諱之。（但封禪書郊祀志均不書啓母石事）應劭解之云：『景帝諱啓，今此詔云「啓母」，蓋史追書之，（又是一個說追書的）非當時文。』劉攽辨之云：『此石本名「啓母石」，武帝避景諱，更號「夏后母石」，後人又誤重出「啓」字，非史之追書也』。

又漢書於高帝時之蒯徹則逕改為蒯通矣，然於景帝七年夏四月立膠東王徹為皇太子之後八年，武帝即位之前一年零三四個月，即景帝後二年十月，卻又書「冬十月，省徹侯之國」，而不改「徹」為「通」。書法參差至此，頗不可解。茲將個人讀書劄記附錄於此，以質高明。

又不獨人名有為漢史家所追改也，年月亦有之。史記封禪書載文帝十六年時有一慣於作偽希圖獵取富貴之人名新垣平者，「使人持玉杯（自然是新垣平偽造的）上書闕下獻之。平（明明是自己叫他獻的，偏要裝作不知）言於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而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此種謠言，居然得售，無怪世間苟且微倖者之多）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其明年史書「後元年」。張晏曰：「新垣平候日再中，（漢廷）以為吉祥，故改元年以求延年之祚也」。張晏解釋文帝改元之故，最賅備允洽。宋祁曰：『按紀年通譜云：史記文紀十七年書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更始為元年，而不著「後」字，至班固則於此題後元年。（振先按史記文紀於得玉杯後續書後二年後六年後七年；其元三四五等年不書者，以無事可紀耳。又年表第五第六第十亦書後元年或後元元年。是題後元年者不自班固始。至史記索隱謂汲冢竹書魏惠王亦有後元，則又另為一事，而非漢時之所知者矣。）然則當時玉杯冊中

之異但稱元耳，史家追書「後」字，以別初元。」這又是一個說史家追改的。其實史文之有屬後來所追改，不是當時的實稱，那是毫無可疑的。即以史記高祖本紀言：太史公於漢元年正月以前稱高祖爲「沛公」。是年沛公立爲漢王，王巴蜀漢中，是後則通書「漢王」。至五年正月……甲午漢王即皇帝位於氾水之陽，其下太史公第一句即書曰：「皇帝曰」。可見太史公的書法稱謂是頗講究時間性的。然其下不到九行又連書高祖者四，難道當時這位皇帝已有廟號乎？又漢二年書漢王「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爲太子」。難道惠帝當時尚未立爲太子，（其後雖立爲太子，仍屢欲廢之）而已先有皇帝廟號乎？凡此皆後來作史記時的稱謂，自不待言。茲且勿論此，而專論年號之改稱。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列「孝文前元年」，此斷斷非文帝元年時的年號。凡人總不能預知未來之事。在文帝元年時，斷不能預知後十六年會有因得玉杯等等而二次改元之事，而預定年號爲前某年，以爲後來年號地步，此事之淺而易見者。故文帝在位二十三年間，前十七年之年號，但稱某年，而不帶「前」字。謂爲前某年者，乃後來史官之所追改，以免前後年史實混淆耳，非當時本稱也。

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列「孝景前元年」一欄。當時年號但稱某年，不著「前」字；曰前幾年者，乃後來之追稱，非當時如此；說見上段。至史記景紀書「中元年」「中二年」以至「中六年」，亦決非當時之實稱。當時斷不能預知景帝之必能活到明年，更不能預知將來之必再改元，而且祗再改一次，而預稱中元年中幾年，以預爲下次改元地步。設當時竟定年號爲中元年中幾年，而景帝於六年之內駕崩，或雖不崩於是時，而以後不再改元，則年號豈不變了有中無後，而失其所以爲中？即後來果再改元矣，然若後來改元之次數，一如武帝「建元」「元光」之後，還再改九次，則前一後九，尾大於身，成了英美人之所謂「尾巴掉狗」"The tail wags the dog"亦難乎其所以爲中矣。故知景帝中幾年中幾年者，乃後來之所追改，而決非當時之實稱也。至史記載景帝「後元年」「後二年」「後三年」，亦非當時之實稱。此「後」字頭銜，非同民初的「冠字將軍」，却似前代的易名之典，身後予諡，非至蓋棺，不能定論，蓋亦後人所追加者耳。此點俟說到武帝後元元年時再合併論之。

自古帝王未有特立年號者，有之，自漢武帝始。不獨此也，武帝朝發明以年號紀年後，好像覺得這種新花樣非常「好玩兒」，竟於在位五十四年間，年號凡十一易，將此五十四年的期間，切成各打各算彼此不相連貫的十一段。其中

六年一段者六，（可以砌成一個平方）四年一段者四，（又可以砌成一個平方）還剩了一截長不滿二寸（此截武帝僅及見一年零一個半月）無名可名（說詳下文）的短短尾巴。要不是唐高宗夫婦各有十四個年號的話，武帝的年號，在新穎方面固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即在數目方面也可以說是後無來者了。此層且勿論。今且問問武帝的年號，有無後來追命的痕迹？曰：有。查史記封禪書云：「其後三年，（按此當是指元鼎三年言，因下文有「其明年冬天子郊雍，……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等語，及封江湖大騙子欒大爲樂通侯，佩五將軍印，及夏六月汾陰祠旁得鼎事，均與漢書元鼎四年武紀所言相符）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謂建元），二元以長星曰光（謂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元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觀此段史文，似有司建議之當時(元鼎三年)，武帝朝尙未有「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等年號　，而但以一二三四五等數目字區別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之紀元年數(每號六年？)，至是有司始獻議用「建元」「元光」「元狩」等名號替代追改之。然此中亦有二三可疑之點：（一），如史公所述祇是當時有司改號之擬議，而不是舊有年號之覆述，何以不言「制曰：可」？(二)，據史漢所紀，元光之後尙有元朔，元朔之後始到元狩，何以有司不言「三元曰朔，四元曰狩」？而却言「三元曰狩」？意者此不過是當時之一種擬議，後來對於年號之名稱數目，與每號之年數，尙續有所修改，而不盡如封禪書上之所言歟？若然，則是史公敍事疏漏之過也。漢書郊祀志引用此段，「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句，作「今郊得一角獸曰狩」，似是後人因封禪書此語與史冊所載年號不符，　牽意改此，而不計其更爲不通；因有司爲此言時是在獲白麟（？）之後九個長年，不得謂爲「今」也。(三)，有司之建議，必有所因，必有所以建議的 occasion必不會憑空發一段議論，說完便算完事。如照漢書元鼎元年景紀，是年夏得鼎汾水上，是有司建言時早已得鼎，何以不聞建議改當時現行之年號爲元鼎三年，而却議改那騶馬難追無關實用的過去年代？若謂元鼎元年未嘗得鼎，鼎實得於元鼎四年之夏，則是有司建言時尙空空洞洞，並無所以建議的題目occasion 是又不似行政官奏事者之所爲。若謂奉詔議奏，亦必有起意交議的原因；若其時尙未得鼎，則究竟交議何題？凡此種種疑竇，我心尙未能釋然。茲不具論，且引宋劉攽論上述封禪書文之語，劉氏曰：

封禪書云：「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推其所謂「其後三年」者，蓋由元狩六年苐

元鼎三年也。然元鼎四年方得寶鼎，？（劉氏似不曾看見漢書元鼎元年武紀有「夏五月……得鼎汾水上」之文，及荀悅漢紀「元鼎元年夏……六月，得寶鼎汾水上，薦見於宗廟，藏於甘泉宮，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之文，故其言如此。其所襄修之資治通鑑亦但言四年得寶鼎於汾陰，不言元年有得鼎事）又無緣先三年而稱之。（意謂鼎得於元鼎四年，豈能於三年前先知此事而預先改元爲元鼎？）以此而言，自元鼎以前之元，皆有司所追命；其實年號之起，在元鼎耳。故元封改元，則始有詔書矣。（其後改元太初，亦有詔書，見史記曆書）

這是一個精於史記漢書的學者說武帝「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等年號，都是元鼎四年以後始追命的，不是當時的名稱。這些說法，都可以替顏師古「後來史家追改」之說撐腰。再看前漢書考證中宋照如何評劉氏之說，宋氏曰：

按攽論當矣。然謂元鼎以前之元皆有司所追命，則恐無臣子妄造元號之理；蓋必有詔命追稱，而今不可考矣。

宋氏贊同追改之說，然以爲非有司所能擅自追命，批評得甚是。然余以爲此等事亦未必一一見諸特詔，祇須有司建議，經上裁可，足矣。查史記封禪書言元鼎四年夏六月中汾陰掊地得鼎後，「有司皆曰：……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德。制曰：可。」是其例也。夫見鼎於廟，藏鼎於廷，尚須請上裁可，而況更改年號，須內外大小臣工一體周知奉行，其必須由上裁可，更不待論。封禪書又言：「天子既封泰山……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封禪宜爲元封）以今年爲元封元年」。文氣雖欠連貫，與前述有司論改元之語同；然合元封詔文觀之，可以彼此互相補充，是見元封改元之詔，亦出自有司之擬議也。

又查漢書武紀，元封改元之詔，下於元封元年夏四月癸卯（第七日）登封泰山之後；封禪書亦言在是年五月反至甘泉之後；可見從是年十月至同年五月，此八個月之間，仍是用元鼎七年年號。今漢書武紀所書「元封元年冬十月……春正月……夏四月」，顯然不是當時的實稱，而爲後來史家所追改的了。

以同樣的理由，吾人可以證明太初元年五月下詔改前，從冬十月至夏五月，連閏得九個月，此九個月中，事實上還是稱爲元封七年。今之漢書武紀書「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祠上帝於明堂。乙酉，柏梁臺災。十二月禪高里，祠后土，東臨勃海，望祠蓬萊。春還，受計于甘泉。二月起建章宮」。這些事無一是太初年間

之事，因爲其時「太初」二字尚未呱呱墮地，安得有此年號？這又是史書追改年月的一個好例。設是時文成欒大未誅，於太初元年之秋，使其招致十一月乙酉在柏梁臺燒死的冤魂，與二月間起建章宮時從高架上失足掉下來而摔死的工匠們的冤鬼，在乩上問其是不是在太初元年死的，他們一定會極力否認，說不明白問者說的是什麼，但知道自己確死在元封七年某日罷了。

本文範圍，下以太初元年爲界，本不應論及太初以後的年號；但因補論景帝後元之便，不妨附帶一論武帝最末後的年號 —or rather 非年號。史記年表十雖列有武帝「後元元年」，但此決非史公原書所有，而實爲後人所續。查司馬遷傳述太史公自序其書云：「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無論依張晏說，遷書仿春秋止於獲麟之例，敍事至元狩年間獲麟事止；（此說最近情理）抑依顏師古說，遷序事盡太初；抑依班固說，司馬遷記事迄於天漢；抑依服虔說，武帝太始二年詔令鑄金作麟趾馬蹄形，作史記止於此；（此說最穿鑿纖瑣，然時代與班固說相差亦僅一二年）太史公書都不會有武帝後元元年事，至成帝鴻嘉年事更無論矣。今但討論漢書武紀書「後元元年」。劉攽論之云：『按（始元四年）昭帝紀云：「辭訟在後二年前皆勿聽治」，則當但稱「後元年」也。』劉氏之意蓋謂：武帝末無年號。但應書「後元年」「後二年」，不應書「後元元年」「後元二年」，蓋武帝并未嘗以「後元」二字爲年號也。

余按史記封禪書載元封元年事，有云：「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以此例彼，似劉氏所引以爲據的漢書始元四年昭帝紀之文，後二年雖保不是二年之誤。此說若確，則劉氏之說不能成立矣。但封禪書所言或指元鼎二年言，在元鼎七年之前計五年；與武帝後二年在昭帝始元四年之前計四年者年數相近；是劉說或不謬。

其實不獨「後元」非武帝時之年號，即「後元年」「後二年」亦斷不是武帝生時的實稱，也不是景帝生時所用的名稱；此層我並不用引劉攽之說以自助。人有十分迷信算命先生之言者，算命先生言其於十日後當死。其人身在異鄉，下無子息，傍鮮昆弟，慮身後無人爲出訃文。然終不肯預印訃文，先期寄與遠道親友者，恐屆時或竟不死，無以對人也；更不肯但留十日之糧，將其餘財物盡以分人，或將所有地契房契存款摺據債票鈔票收條文憑等件盡行付之一炬者，恐屆時或竟不死，則無以爲生也。此無他，人之常情，總是愛向前途想望；一日不死，盼有明日；一年不死，盼有明年；從不肯認今日或今年爲其最後之期者。故景帝或武帝生時而會自定其年號爲後元年者，未免不近人情，臣下而竟以此擬議者，

未免不知死活。

武帝的後元絕不是武帝當時的年號，我想不會有人否認的。但這裏却要發生頗關緊要的問題了。什麽問題呢？武帝的後元元二年，既是後來改定的，（此層我與劉歆意見不同。我認為後來所追命的是「後元」兩個字的年號，而且武帝的「後元」年號與昭帝的「始元」年號，同是那一班有司同時擬議出來的。不然，怎麽會「後元」與「始元」如此針鋒相對呢？）然則武帝生時此兩年豈非未定年號，而但稱「元年」「二年」乎？此兩年既可以暫時虛懸，不定年號，留待將來得到適當的吉兆與名稱時再定，則以前武帝之其他十個年號，（元狩或者是例外，因所謂白麟者，獲於元狩元年頭一個月之故）焉知不都是如此辦理？換句話說：不但元鼎以前的年號是後來追命的，就是後來那幾個年號，都免不了「既冠而字」或「身後賜諡」的嫌疑了。

依「邏輯」的次序，吾人今可以討論武帝得鼎改元之公案矣。劉歆氏武帝得寶鼎後始追命年號之說，在帝王年號掌故上頗關重要；而此說是非之焦點，端在此鼎之究竟得於何年。倘得於元鼎四年，則追命之說自然不成問題。倘得於元年，則追改說便失却許多效力了。茲將史記漢書漢紀關於此事之文照錄於左：

史記武帝紀早已亡失，今之武紀，乃淺人照抄封禪書「今天子初即位」句以下關於武帝之文，直至篇終「然其效可睹矣」句為止。除將「今天子初即位」句改作「孝武皇帝初即位」外，其餘全部照抄，幾乎一字不易，七頁書中，僅略易些古字或零碎字眼共約二百字耳。封禪書以封禪為題，其所言自限於與封禪有關之事。今妄人抄此以補武紀，除敍武帝與李少君，文成，五利，公孫卿等大騙子鬼混外，武帝一生幾無他事可言；以此補武紀，可謂滑稽之至。而所抄之文，既已全載封禪書，又何貴乎多此一補？甚矣其妄也！史記既缺武帝紀，故關於得鼎事祇可求之封禪書，封禪書敍元鼎四年事云：

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巫名錦者）為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通知地方官），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

漢書武帝紀云：

（一）元鼎元年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得鼎汾水上。

（二）四年……夏，封方士欒大為樂通侯，位上將軍。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人有獻奇馬者，故

神其說，言馬從水中出，故有此記載）作寶鼎天馬之歌。

（三）五年冬……十一月……詔曰：「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德未能綏民，民或饑寒，故巡祭后土，以祈豐年。冀州脽壤，乃顯文鼎，獲薦於廟。渥洼水出馬，朕其御焉。戰戰兢兢，懼不克任。（下略）

（四）郊祀志所言，與史記封禪書同。

荀悅前漢紀云：

元鼎元年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六月，得寶鼎於河東汾水上，薦見於宗廟，藏於甘泉宮。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羣臣伏賀曰：陛下得周鼎。（下略）

此外資治通鑑則作四年得寶鼎於汾陰，而不言元年得鼎事。

綜觀上述文獻，除史記武帝紀已亡，今無可考外，封禪書言得鼎於元鼎四年。漢書武紀言，元年得鼎，又言四年得鼎，郊祀志所言，與封禪書略同。漢紀言得於元年，且言之頗詳；而不言四年有得鼎事。資治通鑑則與荀紀恰相反，但言得於四年。紀載之紛歧至此，眞令讀者有「吾誰適從」之感。雖然，此事亦易辨耳。通鑑後出，其材料當不出史漢範圍之外。漢紀大抵取材於漢書。是所餘者獨有史記漢書耳，二者中漢書在後，又不如史記之可靠。今史記言寶鼎得於元鼎四年，又記當時得之之情形甚詳，似是實錄。漢書武紀亦言得於四年頗詳，且又記寶鼎天馬歌事，又記五年歲首詔書述及得鼎事，郊祀志所記亦與史記同。凡此，均足爲得於四年之左證。至漢書武紀元年下僅載「得鼎汾水上」五字，並無詳細情形，亦不見載於同書郊祀志，故吾以爲此乃後人誤解史漢者之註語或妄加之語，後乃與漢書文相混耳。加註者不知武帝時的年號頭幾年（短者僅頭半年，長者或竟改元年數的全部）總是空頭支票；雖有數目，但是空空洞洞，一名一文（文字之文）；須俟至得有的欵（當時之所謂祥瑞）時，始能補兌實欵。故誤以爲得鼎一定是元鼎元年事，遂誤作聰明，補書此五字於元年之下耳。迨荀悅作漢紀時，亦因不明白此種情形，又或惑於漢書元年下有此五字，故又參照漢書武紀元鼎四年所言之月分，與吾丘壽王傳中所言得鼎後之爭論情形，與當時所知（或當時此物尙存，可以量而得之）的大小尺寸，故遂敍之如前漢紀之所云耳。

此外尙有一點，必須考定，即此鼎之來源如何是也。此事殊有趣，因太史公深知此鼎之出於奸人作僞，非關上天降祥；但因畏禍，不敢明言；故用其所慣用的伏線法，給予後之讀史者一種暗示，使自察其僞耳。且看太史公給予吾人以什麼線索clew太史公於封禪書既述文帝十七年新垣平獻玉杯事，其下即云：

（新垣）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

我讀此段史文，覺太史公的意指非常明瞭，後人自不察耳。他明明告訴我們，新垣平於上言之前—至遲亦必在文帝使使治廟汾陰之後—暗中預埋已所僞造之鼎於汾陰某處，然後詭稱望氣尋寶，出此贋器，藉以邀功市寵，獵取富貴；（此等苟且徼倖之徒，除了富貴功名聲色貨利之外，胸中更何所有）惜乎生非其時，個人官運財運既不如五十年後姓欒名大那位同志那樣亨通，得以尙衛長公主爲妻，封樂通侯，食二千戶，賜金萬斤，佩五利將軍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天道將軍（名色多麽新奇！比起民初的冠字將軍還要來得熱鬧）印，合侯印而六，賜列侯甲第，僮千人，與馬陳設稱是，天子親臨其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武帝姑）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爭有所餽獻，惟恐巴結不上，令天下那些以苟且僥倖欺詐誆騙爲人生宗旨的同志們，人人艷羨，個個垂涎，都以他爲人生觀的極則；而又事機不密，被人告發，未及好好的享受那席豐履厚衣紫佩金前呼後隨左抱右擁的滋味，先把那專司欺詐的總機關——腦袋——放下。只苦了那未逢時運的贋鼎，因爲主人已死，無人介紹，且無人知其藏處，遂致沒沒無聞，一直幽埋於荒烟蔓草中者垂五十年。卒待至時來運轉，得汾陰巫名錦者偶然發見，聞於天子，然後薦於宗廟，藏於帝廷，居然以前代重器看待，抑亦此俗物（原器但有文縷而無欵識，蓋新垣平本一不學妄人，雖欲作僞，終苦於不在行）不幸中之幸耳。

太史公此種巧妙的表示，實是當時獨一無二的安全方法。設史公而明言此鼎是僞，恐不止其勢被劓而已，雖有十頭顱亦且不保；此層在史公當時固知之審。茲引漢書吾丘壽王傳一段於左，以明當時情形，並以結此鼎公案：

及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爲然，壽王（人名）獨以爲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以下是他見機提給，掉轉詞鋒，易批評爲恭維。如此一來，不但腦袋得以無恙，且得特賞）……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乃漢寶，非周寶也」。上曰：「然」，（壽王可稱拍馬能手，一拍便拍中武帝的脾胃）羣臣皆呼「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

以上寫了不少的文章，只算把「漢初改月不改月？」問題提出，並略略替顏師古先生「改月」說介紹一下子。至「改月不改月？」問題之考證與斷論，只可留俟下期再說。

民二十三，一月二十四日 （未完）

補上期本文

疎神之錯，人所時有。余對於人名地名記性最劣，尤易致誤。日昨因「改月不改月？」問題，覆閱國聞周報十卷十期拙著「關於竹書紀年詩書春秋左傳的幾樁公案」一文，始發覺頁八頂欄末行頂「崔觶甫」竟誤寫作「崔東壁」，若非偶然覆閱，眞會錯而不知。因逃此以爲朱文鑫先生「兩漢日食考」一文無心之誤作解。

著者補識

危機日迫之中國經濟現狀

曾炳鈞

戰後世界各國的經濟關係有一顯著之傾向，此傾向爲何，即各國由十九世紀的世界經濟主義轉向於經濟國家主義，此項經濟國家主義之表見於事實者爲中歐新興諸國之關稅壁壘，爲美國高稅政策下復貨幣貶價以排斥外貨，爲俄國建設社會主義國家之國營對外貿易，（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根本上即與自由貿易不相容，此處係指俄對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之經濟關係自成一國家經濟系統而言）爲日本侵略主義下之「日滿經濟統制」野心，至英國前年放棄其亘代相承之傳統的自由貿易政策復舉行渥大瓦帝國會議以團結英帝國經濟關係，積極採用帝國貨物特別差別待遇，於是正統派經濟學地域分工理論上之利益在歐美諸國實際上殆已全遭唾棄而不見餘絲毫之跡影。

各國於經濟國家主義之採用，動機不同，然各資本主義國家所抱持之原則不外下列二點：一曰國家經濟自給，二曰國家或聯合若干國家之市場封鎖（即所謂集團經濟）。最近倫敦經濟會議失敗國際合作之路已窮，各國對於經濟蕭條之補苴政策益趨於以國家的經濟計劃爲本位。此種國家主義之經濟政策對於資本主義未來之運命如何，非吾人此處所願深究，惟貨品在稅垣高拱之各國間既無法暢流，國際資本主義制度之自由市場自將偏於無關稅壁障之工業落後國地帶，其爭奪把持必將益趨激烈，則工業凋敝關稅不足爲新工業之保障如吾國者，將何以謀經濟的自立，此則因國際大勢之推移在當前益成爲迫切之問題。

在如此迫切的國際經濟鬥爭局面之下，反視吾國工業現狀則備極破敗混亂之觀，不特工業已也，即整個國家經濟亦均呈瀕於破產現象。

第一，請先言年來中央之財政　中國財政自民元以來可以一語論之，曰破落戶借債度日而已，外債數額在民二十年底，本息合計達十五萬萬元以上，前此因無確實擔保之部分常不能按期償還本息，故外債信用，幾於掃地無餘，政府在民十五六以還，除去年棉麥借款外所舉遂亦僅屬內債。單就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以來連年發行之內債論共亦十二萬萬餘元：計十六年發行七千萬，十七年一萬四千八百萬，十八年一萬九千八百萬，十九年一萬七千四百萬，二十年竟達四萬一千六百萬元，去年又發行愛國公債二千萬華北戰區公債四百萬，關稅庫券一萬萬，共一萬二千四百萬元，最近立法院又通過財部另發關稅庫券一萬萬元之提案，若以歷年發行公債額與國家正常收入比較觀之，當益可見中國財政之不健全及其困窘之至何狀態！債累愈多則每年攤還之本息數額亦愈重，民國二十年財政支出方面債務費（包含內外債之本息償還額）達三萬四千三百四十萬元，二十一年達二萬二千三百餘萬，二十二年亦二萬四千一百八十餘萬元，計佔各該年度歲出

百分之三十上下。吾國財政支出向以軍費佔最大部分，至民二十年債務費之支出乃駕軍費而上之，與該年軍費二萬九千六百萬合計共佔歲出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收入方面自十八年施行國定稅則後，雖於海關進出口稅則屢加修改，並改用金單位徵收，故收數稍有增益，然東北淪陷海關被僞國截留，關稅損失年約四千萬左右，鹽稅損失亦達千餘萬元。去年五月中日關稅協定滿期改行新稅則後，全年海關收入可增二千萬元之預計，亦當受本年度對外貿易縮減退及金價下落之影響。綜觀中央財政情形，很顯明地可以看出三點：第一是財源的枯竭，收入有減少的傾向。第二是負債的遞增，以後每年債務費的負擔加重，第三是軍政費的開支不能減少，至支出方面分配是否合適，此處還不討論。積此三因，遂使中國財政步步踏入更見困難的境地。且此後欲仍照前此每年維持財政辦法從借債討生活，則稍知中國金融界實況者殆皆知長此下去爲絕不可能。第一，以中國金融界有限之資力，不能年復一年以累萬萬之資金應政府不斷的公債之徵募，其理至明。第二，以公債政策爲平時財政支出之應付手段是否健全政策，凡稍涉獵財政學原理者類能道之，吾人姑不置論，在事實方面，吾國目前舉關稅鹽稅菸酒，印花，統稅已悉充借欵債券之擔保，繼續舉債，擔保品即發生困難，目前上海游資雖多必不能無確實擔保而舉以借諸政府。第三，自前年內債延期減息新整理案施行以來，內債信用，幾見動搖，前年持票人會對於內債宣言，即希望「政府不再向各商業團體舉債爲內戰及政費之用。」於此亦可見社會所能容受之債券額實已差不多達到不能再增地步。第四，再退一萬萬步謂今後政府長期借欵爲可能，則日積月累至其極亦必至以整個國家收入，尚不足供繼付歷年債務本息，而財政亦必終於破產！觀於政府歷年債務費龐大之支出，可知挖肉補瘡，不止肉皆成瘡不止！故此後政府財政將以何法使之平衡實爲今日政府之當前最大問題，倘財政破產竟屬無可避免，則財政破產後舉國軍政各方面又將呈何局面亦一大關鍵。以上不過就大勢上論之。茲更從最近兩年之中央財政看上年度據中央政治會議之收支概算數歲入爲六萬二千一百餘萬元，歲出共七萬八千八百餘萬元，不足之數凡一萬六千六百餘萬。本年度概算數支出約達八萬二千九百餘萬元而收入僅六萬八千萬元左右，不敷一萬四千八百餘萬，平均每月不敷千餘萬元。總計此兩年度內每年債務費與軍費之負擔即幾與各該年度內國家固定收入數額相等！上年不敷數額一部份賴暫時借欵勉強渡過。此項借欵償還辦法，去年已發行關稅庫券一萬萬元，本年度每月千餘萬元之不敷額如何抵補最近立法院又通過另發關稅庫券一萬萬。發行此項關稅庫券，據財部當局之表示雖謂係用以償還中央銀行借欵，然借欵之與軍政費支出有關則必然無疑，此項關稅庫券一萬萬之發行，依財部意見爲維持公債價格計擬不使向市面流通，而以之向銀行抵押，依照目前情形政府實得數目殆不過五六千萬，以言塡補本年度財政支出之不敷，去一萬四千八百萬之數額尚遠。此外棉麥借欵，各方多持督責態度，政府爲取信於民及實踐「用於生產」之諾言計，自不能作軍政費之挪用。刻財政當局預定彌補辦法之騰爲口說或已見「試行」(「試行稅制」!)者兩途：一爲原則上「開源節流」，二爲實行增加捲烟火柴水泥三種統稅並舉辦遺產稅與所得稅。節流之說，自不可厚非，以英美之國力財富，爲平衡預算計，麥克唐納尚不惜毀黨以另立政府，舉國呼號圖爲財政危機之拯救，自緊縮政策施行，財政狀況遂見好轉。羅斯福甫握政權即於上下院通過節約法案，樽節費用預計可達美

金五萬萬元。以我國軍政界之浮濫冗劣隨官多而一事莫辦兵多而不能守土，謂無可撙節，殆事所必無，特政府無此決心無此毅力結果恐徒托空言而已。至所謂「開源」云云當此百業凋敝民苦苛捐之際究能再經幾重榨取，且再經榨取之後又能補助幾何實一大疑問。於此有數事！足爲吾人論列政府開源政策之論證(1)直接稅之舉辦，如遺產稅，必須(a)能於人民財產有正確之登計有通行的新式會計制度(b)政府權力能在全國疆域內維持其一貫的法令，然目前皆未能；且租界林立，財產稅之徵收最易逃避，(2)據上月報載自統稅增加後天津丹華等六火柴公司以不能維持之故已自上月五日起實行停工，北平火柴價格陡漲達百分之五十。據天津益世報上月十四日載火柴新稅率「增至一倍以上最大之貨原每箱徵稅十元者現增加十一元六角，原徵十三元五角者增加十三元五角：：」該業十三日向河北省政府請願呈文有云：「：：華北火柴純爲國人所營者：從前尚可勉力支持，近數年來因受時局影響營業已屬不振復以稅則不均之故，內受磷柴之充斥，外有洋貨之傾銷，以致銷路日滯，險象環生，長此以往，即不增捐稅，猶恐難以久持，今驟加新稅，無異制商等之死命……」按我國火柴事業近年設廠者約百餘家（據二十二年八月三十日時事新報火柴同業公會方面消息），每年各廠出品共約百萬箱而全國消費量年僅七十萬箱左右，加以外籍火柴輸入及在華外籍火柴廠之競爭，本國火柴廠因虧累倒閉者去年八月時已十餘家(消息來源同上。)上月全國火柴聯合呈財實兩部文有值吾人注意者，謂：「外商輸火柴原料入口，關稅既低，在國內製造火柴，工本又廉，……市上分銷之外國火柴，其定價較國貨火柴每箱恆減低四元以至五六元不等，火柴售價最高不過四十餘元，其貶價指數竟達百分之十，國貨火柴何能與之競爭，而我國火柴工廠，爲免增高成本計，率不得不維持原有產量以致存貨山積，銷路滯疲：：」此項呈文是用意在請求政府對國籍火柴廠另給津貼，茲津貼不可得，該業乃更須另繳原稅一倍以上」之新稅！(3)水泥業近年雖能勉強維持，則日本此項企業之進步！日千里，日水泥近來未能在中國市場暢銷者係由關稅運費等使日貨在中國不能較中國售價十分低之故，然國產水泥亦且時受日貨減價傾銷之影響。查國產水泥年產約三百萬桶，每桶原售價五元左右，據去年四月二十一日上海時事新報所載，日水泥在華傾銷每桶售價僅四元左右，香港之英商青州士敏土廠，因之被迫倒閉，華商因國人抵制日貨，僅得維持，然亦存貨甚多，負債累累云云。今若政府以增加收入爲目的而增稅則中國水泥業成本加高負擔更重日本水泥殆將有利用機會掠奪中國市場之可能。從上述幾點可知財部開源辦法，估計三種統稅增加之後年可增加財部收入二千三百萬元之說看事太過簡單；倘廠商不堪高稅之榨取而歇業，則增稅所得，能有幾何，此所謂殺雞求蛋者也。

第二，吾國金融界之現況，其不健全及可危之程度亦不下於目前之中央財政。於此可從幾方面看：第一，內地金融枯竭現金集中都市形成金融偏枯的畸形局面，吾人試一查上海庫存現金數額(銀元銀兩大條合計折合)在民二十年僅二萬五千二百九十萬元，至二十一年九月遂增至四萬二千三百七十四萬元，去年三月最高達四萬七千一百八十萬元，此後雖略形減少在九月下旬亦不下四萬六千萬餘元，計較民國二十年全年平均數額增百分之八十二有幾。如此大量的現金集中上海一隅實爲(1)內地農村不安定，(2)內地對上海市貿易入超，及(3)銀行對內地放款收縮之表徵，而後列

二點之足使內地市面枯竭金融窘迫更無待論。第二，中國整個金融界之可危，中國各銀行向來重要營業方向均不着重於工商業的投資而係以公債及地產的投機維持其營業之利潤。在百業凋敝中最近一年間債券市況之興盛及上海地價之騰貴皆可爲銀界資本流入此方向之證明。銀行投資於上海地產，因購華界地產者甚少之故，結果只將租界及越界築路地帶之地價提高，爲外人增加地租與利潤，於中國之生產事業無補。銀界以公債利率甚高之故，過去購買大量的政府公債，結果亦只助長政府的浪費，於國家之建設無關。各銀行購買公債的確實數量，吾人雖無法深知，然據可信的估計，南京政府發行的公債票，在民國二十年時上海各行幾保有其半數，此項數額迄今亦當無若何變遷，更益以去年關稅庫券一萬萬（今年最近立法院又通過再發行關稅庫券一萬萬）銀行保有公債額殆惟有增加而無或減少，各銀行既以數萬萬元資金投於政府之公債，政府遂爲銀行之重要債務人，銀行的經濟地位浸假遂常同政府地位爲轉移，一遇政局飄搖，銀界遂亦如陷汚泥急切不能自拔，而常有棟折榱崩，僑者同壓的危險，加以銀行在中國生產事業方面之若干投資，其投入資本之分配復多局於中國紡織業及麵粉業而該業等年來危機已見，來日大難，一旦傾頹，銀界立受牽累依此觀察金融界其基礎不固，前途實岌岌可危，第三，各地錢莊之倒閉。我國晚近雖有銀行之設立，然內地金融活動向以錢莊爲脈絡樞紐，即在通都大邑，銀行林立之區，以放欵寬縱與緊縮不同之故錢莊與各地商號常保持有更接近之關係，故中國錢莊在金融界之地位實不下於銀行，就其與各業放欵之關係，其重要性或且過之。然年來國內錢莊自南而北如廣州佛山兩地倒閉者達三四十家，如汕頭素著聲譽之源大錢莊，福州開設百餘年之愼源錢莊合肥之愼余錢莊之倒閉如江北淮海一帶之錢業之倒敗，如上海自一二八後歇業者有仁亨等九家，如河南開封信昌銀號倒閉，濟南徐州錢業因牽連被累者比比，如北平萬榮祥銀號倒閉，平市金融界亦曾一度不安（參看本報本欄第一，二期吳承禧：中國錢莊業之危機）。各地錢莊倒閉者既多因牽連一度陷於風雨飄搖地位者尤復不少其能勉力支持危而不墜者亦大都收縮營業大有日就衰微之勢。此外如近年各地銀行擠兌風潮之層見疊出，在在均可看出國內金融界之未臻健全及其地位之飄搖不定，但一旦發生政局變動則上海銀行或將不幸牽動而有波及整個金融界，演成全國金融混亂之虞。

（未完）

白話詩兩首

溫兒索題白話詩一首

前溪

弟妹索衣裳，父母要茶湯，了卻家中事，還愁學業荒，刀尺不離手，書卷不離床，青燈照半夜，知汝讀書忙，人生難得此辛苦，少年嘗阿父逢人誇女大勝兒郎。

次答前溪示溫兒作

什公

纖手巧縫裳，洗手作羹湯，家政是實學，而況學未荒，清晨自掃地，向晚自鋪床，平生慣如此，不覺苦與忙，我勸少年人此味，好共嘗白話和老友便以告諸郎。

日本人物之話

徐羽冰譯

一、伊藤博文

天保十二年，生於山口縣下的農家。曾遊學英國，爲日本明治政府的重要人物，於憲法草案的起稿，最爲盡力。明治四十二年秋，被人暗殺。

並非優柔寡斷，乃是不隨便輕斷。

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在招呼秘書官古谷久綱。

『唉，古谷君！』

『這。』

『這個法律案，是多喒交到這的？』

『今天早晨內閣書記官長送來的，那時候閣下正陪客人很忙，所以也未便進呈。』

『喔，這個不行。』伊藤總理大臣說了。

這是在明治三十三年十二月中第十五次議會必須提出的法律案，由台灣總督提出的，是想要把台灣的公債賣給外國的一個案件。

那天晚上，已經打過十點鐘了，首相無論如何也不簽字。

『這樣，明天議會恐怕閣下提不出來。』秘書官如此的催促。

『那沒有法子，我不能馬馬虎虎的簽字，這個提案我反對。』

和秘書官爭論了兩個多鐘頭，倒了也沒簽字。

第二天，也是如此。終於轉過了年，三十四年一月，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將軍知道伊藤首相反對這個提案，便匆匆的來了。

於是首相和總督之間起了爭論，結果首相簽字了。這時候首相伊藤招呼古谷秘書官，說道：

『聽說世間都批評我優柔寡斷。』

『是的。』

『你要知道，爲這個提案和你也曾大大的爭論過，可是今天我竟予以承認了。我之所以不輕輕予以裁決者，是因爲忝受陛下多大的信任的緣故。如果萬一有個不注意，那可就不堪設想了。所以我這種情形，並非是優柔寡斷，乃是不隨便輕斷。我希望你也要具着這樣心情來處理日常的事務。』

古谷秘書官聽了這話，不禁肅然起敬。

× × × × ×

二、新島襄

天保十四年生於上州安中。在美國遊學十年，明治七年歸朝，翌年於京都創立同志社。明治二十三年逝世，時年四十八歲。

在你的議論上，再加上愛。

同志社這個學校，因爲很早就抱着尊重學生自治自由的主義，所以對於各種問題，常常發生喧嚷的議論。某時，學生爲反抗一個教師起了風潮。那些代表們去見校長新島襄氏，披瀝他們的主張，陳述反抗教師的理由，新島氏聽完了這些話之後，便答道：

『諸君的議論，實在都很對的。然而，只是缺少一種東西，希望把那種東西加進去纔好。就是在諸君的議論上，請再加上一些愛！』

於是學生們一句回話也沒有了，恐縮的退回去了，風潮不多時便平靜了。

× × × × ×

三、杉浦重剛

安政二年生於近江膳所，爲國粹主義的教育家。晚年爲現今日本天皇昭和及皇后進講倫理學，一生忠誠無變，大正十三年逝世。

愛沒有厭倦

這是私立日本中學校在麴町區山元町時候的事。

隣家的主人，來到學校訴說一種苦情——

『學校的學生，投球本是一件好事，無如常常投進前面的院子裏，於是爬過墻來，不是攀折了樹木，就是踏亂了花草，實在煩擾的很，不可以給想個什麼好方法嗎？』

因了這個緣故，其結果，學校當局職員會議的結果，決定在墻頭上設個遮欄。這個提案一交到校長杉浦重剛的時候，

『這個我不贊成。』當時便這樣的否定了。

『遮欄不過使學生激起反抗心。煩擾隣人是不合適，當職員的雖說是麻煩些，可以在那個地方常常守着，如有學生想爬墻過去取球的時候，便可以懇切的訓誡。』

教職員難爲住了。

『但是，先生，若常常在那守着也未免太麻煩了。』

『不消說，我知道那是一件極麻煩的事。可是你們諸位，如果眞有愛學生的心情，便能做到這事。愛是沒有厭倦的，只要不採取壓迫手段，一時就想整頓好的那種性急的辦法，雖然是麻煩些，我希望你們諸位天天守在那兒去勸說，直到有了効果爲止。』

杉浦校長的意思，教職員們也都領會了。

誠然，若按照「愛沒有厭倦」的要領去做，是可以得到効果的，教職員們就那麼樣的實行了。

× × × × ×

四、吉田松陰

天保元年生於長州萩，名寅次郎。爲幕末憂國的志士，因欲密航海外而下獄。嗣於長州萩開設松下村塾，教育子弟，安政六年刑死，年三十歲。

人活在世上一日，就得吃一日的飯，穿一日的衣，住一日的房，豈可不鼓勵一日的學問，一日的事業？

『我想求您一件事，您不允許我嗎？』

在沒有半坪地的檻中，吉田松陰這樣的招呼獄卒。

這是安政元年三月二十八日的事情。在頭一天的晚上，他和金子重輔一同乘在伊豆下田停泊中的美國軍艦裏，企圖密航海外，不幸失敗了。

『有什麼事情？』獄卒這樣的問。

『不○沒有什麼別的事○因爲把行李昨晚在船上失落了，手頭沒有讀物，您不可以把您手頭的書借給我嗎？』

獄卒驚奇了○

『你們兩個人，企圖密航，叫人這樣逮捕來了，還用的那份功，說不上多階就要有極重的處刑……○』

『您說的實在很對，那事我也全然明白○可是從現在說起到處刑還有些時日，在這個期間，每天依然得工作○人只要活在世上一日，就得吃一日的飯，穿一日的衣，住一日的房，豈可不鼓勵一日的學問，一日的事業，以報天地萬物之恩○如能明白這個意思，無論如何請您借給我才好○』

獄卒爲這話所深深感動，拿來「赤穗義臣傳」「三河後風土記」「眞田三代記」等書，送到松陰的手裏○

於是松陰金子二人，誦讀這些書籍，其優悠然的樣子，一點也看不出來是不久就要處刑的囚人○

『金子君，今日的讀書，這才是眞正的學問○』

松陰回頭對同志金子這樣的說了○

× × × × ×

五、山崎闇齋

播州山崎的人，名嘉右衛門，志道學○明曆元年三十歲的時候，在京都開始講學，其後名滿天下，天和二年死，昭和七年十月十六日追昇從三位○

果如是，可俘虜孔孟，而在軍陣中血祭」，此即孔孟之道○

山崎闇齋，端坐於廣室的上手，睥睨四方○他的面貌像怒了似的○身不動，膀不搖，在那聚集着的數百名門弟子們，連一句話還沒等進到耳朵裏，已被先生的威風所壓倒，而深深的靜默着○

『我有一個問題，想問問大家○』

聲如洪鐘，一羣門弟子們全傾心的聽着○

『沒有別的，若是孔子爲總帥，孟子爲副將軍，率着大軍來攻打我國的時候，我們學孔孟之道的人，怎麼辦好呢？我聽聽你們大家的意見○』

山崎門下，濟濟多士，一羣俊秀交膝並肩，日夕修聖賢之道○一度若達高潮，師弟同門，談論風生，大有把天下英雄沒放在眼裏的氣概○

但，這是沒曾想過的難問題，天外飛來的奇問○誰也沒能就回答出來，一時沉默籠罩了四壁，滿屋的空氣像鉛一般的重○時間一秒一秒的過去了，誰也沒發言○

然而，不能就這麼樣算完了○在滿座都垂着頭，身亦不動中，傳出來一種恐縮的聲音○

『我們大家，東想西想，想不出來，願意一聽高見！』

闇齋也沒有怎麼樣生氣，但比平常更嚴肅的說道：

『若不幸遇到那種情形的時候，決不饒恕○要奮戰，可俘虜孔孟，而在軍陣中血祭，這就是孔孟之道○』

破鐘似的聲音，響徹全屋，數百名門弟子們，一齊肅然的握緊了拳頭○

× × × × ×

六、金原明善

天保三年，生於靜岡縣濱名郡和田村。為天龍川改修工事，費盡心血，拋棄家財，終於達到目的。願將一身委之於公共事業，大正十二年逝世。

一片炭裏也充滿了人間的生命

那個地方的農家的老頭，在門口站着，主婦這樣想着，無心的出去一看，原來是著名的篤農家金原明善翁。

『啊，請進來！』

讓到內廳裏，說完了尋常寒暄的話以後，明善摸摸索索的探自己的衣袖像在找尋什麼東西似的，不一會兒，很鄭重的拿出一個紙包來。

『太太，這個土產是我一點微忱。』

顏面很認真的　，在主婦面前拿出來的　，當做土產物那樣極小的紙包——主婦非常覺着不安。

『請你打開，不要客氣。』

更這樣特別的認真起來了。非常覺得奇怪，打開一看，原來裏面露出來的，只是一塊炭的碎片。

『噢，這？』

『這是我方才在你們門前拾得的炭片，就是這個，請你把牠放在火盆裏看看，也能有很大的用處呢。』

『是的。』

『我想就是一塊炭的碎片，那裏也充滿了尊貴的人間的生命——從山上伐樹，在窯裏燒炼，裝到袋子裏，一直到拿到這裏，不知流了多少人的汗，費了多少人的力量——唯其如此，我把牠當做土產物送給你來了。』

主婦聽了這樣話，自然羞得低下頭了。

×　×　×　×　×

七、賴山陽

成為勤王倒幕之導火線的「日本外史」的著者。廣島人，安永九年生。外史是在二十三歲時候起稿，四十九歲完成，天保三年逝世。

明治三十四年特贈正四位。

男兒不學則已，學當超羣，豈可不發奮立志　以報國恩，以顯父母乎？

賴山陽通稱為久太郎。寬政三年的四月。久太郎已經把五經之一的易經讀完了，那年他纔十二歲。而且從那以後決心要拿出全力量來做文章。

『我之研究學問，並非是希望做個普通的學者就算完事。古來的聖人賢人，英雄豪傑，和我是一樣的人。我也已經十二歲了，從起始念書到現在已經六年了。如不努力發奮用功，終此一生也不過是一個平凡的學者而已。決不就這樣庸庸碌碌，不能不特別用功來做領導一世的人物，以報國恩，以顯父母，而全忠孝之道。是的，我要從現在開始做文章。書此以示吾之決心。』

久太郎具着這樣的決心而執筆的。所寫的是立志論，上面所引的是其中的一節。

久太郎固然是生來就聰明穎敏，但他實在是一個非常的用功家。

「汝欲與草木同朽乎？」

久太郎寫了這樣一個紙條，挾在書籍裏邊。讀書厭倦了的時候，一拿

出這個紙條來，便又特別繼續的用起功來。如此的發奮用功，是爲的什麼呢？那立志論便是極其明白的答案。

然而，賴山陽的刻苦用功，並非單是在少年時代，在他五十三歲的全生涯中都是非常的努力。唯其如此，著了「日本外史」和「日本政記」等書，鼓吹勤王的精神，以報國恩，留名天下後世，以顯父母。

『說我是才子的，那是他還不知道我。要說我刻苦用功以後成爲一個人，那個人才是眞知道我的。』

這是賴山陽成名天下之後，常向人說的話。

有一位名叫淺見絅齋學者，他解釋「志」字，說是『雁就是餓爛了變成蛆，蛆還要往北飛。』實在所謂立志，並非是想要怎樣便算了事，想要怎樣，同時就得那樣去實行。賴山陽在十二歲就把自己的運命決定了，立志論就是他的宣言，他實地去用功工作，並非單是文章而已。

八、山縣有朋

天保九年，生於長州萩，爲組織日本陸軍兵制的功勞者。做過元帥，公爵，一直到元老猶盡忠君國，大正十一年逝世，時年八十五歲。

死亦不容於天壤

『皇上都露出特別苦心的樣子，所以希望您上個表，要赤裸裸的把您的意見說出來，而且想要在閣議上決定方針。』

太政大臣三條實美，把陸軍卿山縣有朋招到自己的邸宅，做懇切的談話——這是明治七年七月五日的事。

爲征韓論，這時候的政府分武斷派和文治派二派，西鄉隆盛等的武斷派下野了。大久保利通等的文治派留在朝裏，這時候有琉球的漁民六十餘人漂留到台灣，被番人給虐殺了。政府一嚴重交涉，清國當局說『那不是清國的領土』便如此的給拒絕了。

因此派西鄉從道爲征台總督，去討伐不是清國領土的台灣番人。想日本又能夠怎麼樣，這樣目空一切的清國當局，在這時候吃驚了，乃忽然要求撤兵。

這時候日本政府不能不決定方針。若撤兵吧，又怕被人蔑視；若拒絕清國的要求吧，又恐因此動起兵來，如果戰爭又不知有無戰勝的希望——要按着山縣有朋的回答來決定方針。

山縣有朋誠恐誠惶的，第二天上了一個表，就是那有名的外征三策。那上面有這一段——

『清國毫不足畏，臣自信率領三萬兵蹂躪江蘇，見機在直隸上陸，一氣可以征服。而今眞是危急困難之秋。……神武天皇開的這樣尊貴國體，由我們來做，不知將做到什麼地步，一想到這，寢饋難安，萬一失敗，死亦不容於天壤。』

如此懇切的申述，『死亦不容於天壤』這是表中的名句，這種由衷的恐悚之狀，正是當於責任心的表現，這若非山縣有朋不能有這樣誠忠之言。

× × × × ×

九、西鄉從道

西鄉南洲之弟，侯爵海軍大將。鹿兒島縣出身。明治三十五年逝世，時年六十歲。彼不僅爲日本海軍的頭領，且爲調和薩長兩勢力

的楔子。

只要有大臣的器量，就使之做大臣好了。

明治二十三年五月，彼時首相山縣有朋擬推舉陸奧宗光爲農相的後任，但是元老方面。

『陸奧宗光既不屬於薩長任何一方面，在維新的時候又沒有樹立功勳，論資歷僅僅做過特命全權，實在沒有充當大臣的威望。』

都這樣說是不行。就是在閣議的席上，也多半是持着這樣的論調，山縣覺得這事太困難了，乃和西鄉從道商量，西鄉說道：

『什麼閱歷不閱歷，那都好說，只要有做大臣的器量，就使之做大臣好了。什麼叫威望，雙頭馬車一在街市上奔馳個四五天，就成功了。』

他這樣一說，那些威望論者也都不出聲了。就那麼樣的決定了。由此也可以看出不拘泥細事的西鄉的面目。

陸奧在下次閣席上做了外務大臣，擔當中日戰爭前後的難局，表現出所謂綽名「剃刀大臣」的銳利來，這時候若非有西鄉這一句話，日本的外交將落到什麼樣的地步呢，也就不知道了。

× × × × ×

十、東鄉平八郎

元帥，海軍大將。弘化四年生於鹿兒島。中日，日俄戰役非常活躍，特別日本海一戰，其名轟動世界。

天與正義，至誠感神。

『巴爾其克艦隊來了。』

明治三十八年春，我聯合艦隊在鎭海灣的根據地接到了這種情報。一向爲迎這個强敵，我聯合艦隊每天不斷的做射擊的練習。

是五月二十七日午前四時四十五分！我哨艦發見了敵艦隊正向對馬東水道奔來。

於是我聯合艦隊總罐點火，從根據地出發了。這時候東鄉司令長官向大本營發電報告——

「接到發見敵艦的警報，聯合艦隊立即出動，欲擊滅之，本日天氣晴朗而浪高。」

未及開戰，已露出大有吞滅敵艦之勢。而這最後一句「天氣晴朗而浪高」，已現出我艦隊的天佑和神助。起初我聯合艦隊，在怒濤之間練習射擊，皆就是浪高，一向也不覺得奇怪，但敵人就不是這樣了。因爲浪高便不能瞄準。我聯合艦隊射出的彈丸，差不多百發百中；敵人射出的彈丸，便不容易命中。這種好運氣的事，眞不是我聯合艦隊所豫期的。

後來東鄉元帥向傍人說起這天的事來。

『我相信這是天佑和神助。因爲出於正義，所以天佑；因爲出於至誠，所以神助。我們心中的一念，只是爲國家，這次若不戰勝，都有必死的準備，所以也有了天佑，也有了神助，竟能得了勝利。』

這樣說着，立時拿起筆來寫了下面的一句——

天與正義，至誠感神。

× × × × ×

一九三四，一，一三，譯於津門

中國的內債（書評）

崔敬伯

千家駒著　北平社會調查所印行

全書六加九十二頁附錄十八頁　一九三三年四月出版　定價五角

這是半年以前就該償却的文字債 。中間因為職務的關係，偶然擱置，不覺稽遲至今。有時念及，深疚不能當時即了。今天（一月十二日）看到中政會通過財政部長提議之一萬萬元關稅庫劵的消息，重將此事想起，再不能不寫一些——這不僅是對著者的責任，而且是對社會的責任。

大凡一個人，腦中所久已縈迴，喉頭所久欲傾吐的話，忽然看到：有人用更緻密的思路，更正確的方法，將它寫出來，總不免要點頭，要擊節——為社會而擊節，居然有人，肯下一點工夫，搔到社會的病痛！不佞初讀千先生之『中國的內債』，即有此感，隨時間之經過，而愈覺其然。

國人之研究公債，而有切實之著作者 ，從前有晏才傑（公債論），徐滄水（內國公債史），現在有賈士毅（國債與金融及最近出版之民國續財政史第四冊），王宗培（中國之內國公債）。賈著以原始材料勝，王著以金融數理（Financial Mathematics）勝。一曾服官財部，一則服務銀行，皆有其環境的便利，以促成其擅長的優點 ，有非他人所能比者。千先生服務社會調查所，有統計工具供運用，以社會寫照為職志，所著之書，在事實與數字方面，較之王賈，未遑多讓。然其書之所以可稱，又不僅恃材料，而益之以觀點。而其觀點的基準，頗能由客觀的現實，剖析歸納而來；尙非僅憑主觀，意為推斷。該書論到發行公債給予中國金融財政的影響時，曾分為三方面（頁六一至八七）：第一為公債腐蝕中國金融資本正常的發展，第二為公債造成資本的膨脹，第三為公債發行之紊亂財政。凡此諸點，均有很詳明的統計數字與事實，足資證明；使吾人瞭然於：內債與財政，內債與生產，內債與金融，各方面相互間的必然的連鎖，因而多少可以推知中國政治經濟的前途。此種認識，乃社會上每一個公民所不可缺者。千君之著，能於此處着筆，供給社會以

瞭解中國內債的鍵鑰，其有功學術，當不在小。

惟不佞對於此書，尚有若干『望蜀』之感，甚願著者與社會，注意及之。

第一，此書既名為『中國的內債』，即應將自有內債以來，以至現在，無論為北京政府所發，為南京政府所發之一切內債，無所軒輊地，俱施以詳盡的說明與批判，方屬名副其實。著者於『序言』中，聲稱：『內容之所以詳於南京政府之債券，而略於北京政府者，乃因前者發行的公債，與我們日常的經濟生活關係，實在更要密切些』，當已注意此點，所說自有理由。但是我們如果很客觀地，需要一本整個的中國內債的說明，自覺不無遺憾，此其一。而且著者在書中第七頁也曾說過：『辛亥革命的勝利，雖然推翻了滿清政府，但是滿清中央財政的困難，卻依然當作全部遺產，而被民國政府所承襲過來的』。對於這一點，如果我們還能認識『經濟動態』研究的必要，是萬不能忽略的—民國政府之承襲滿清政府，是不錯的；接着，我們要問：國民政府是不是也承襲民國政府？關於內債之負擔，之運用，之發行，之償還，一切現象以及現象所形成的制度，在民國政府與國民政府之間，是不是也有一個遞演的連鎖？形成所謂制度的繼承？蓋『歷史一物，常自重複』(History often repeats itself)，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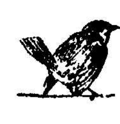
果客觀條件，大體相同，就可以表現相同的現象。縱令方式有改變，程度有輕重，而其中心的支配作用，總可以顯示很相同的象徵。社會惰性，每能滲透，欲知此後，且看從前，若是，則北京政府發行內債的經過，反有特詳的必要，此其二。中國內債的研究，其主要目的，無非很客觀地，描出歷史的經驗，供給社會以鑑往知來之資，則惟有北京政府一段所發的內債，方足以供給一個整段的資料，以備整段的估價，不若南京政府時代，因事象的續演與材料的不齊，尚難遽下完全的判斷也。

第二，此書名為『中國的內債』，對於內債的實質，應該有明瞭的界說。公債的實質，可以說有廣狹二義。吾國社會所稱『公債』，普通多屬狹義，其意以為政府用公債票(public bond)發行的，纔稱為公債。其不用債券形式，如銀行借款(Bank Loans)如銀行的短期墊款(Short Term Advances)以及銀行透支(Overdrawn on Current a/c.)普通皆不以公債稱之，是為公債之狹義的解釋。至於廣義的公債，則與上述相反，凡是政府所欠之債，無論有無債票形式，均應包括於『公債』的範圍。我們看看許多英美學者，有不用『公債』(Public Debts)的名稱，而特用『公共信用』(Public Credit)『公共負債』(Public Indebtedness)『政府借債』

(State Borrowing or Governmental Borrowing)或『借債財政』(Finance by Borrowing)者。本來政府財政的收支，如果不相抵 (Deficit) 或是不相値 (Hiatus)，總要有『收支適合』的辦法，不能說：未用債票的部分，就不算政府的負債！所以討論中國內債的時節，對於實質，應採廣義，方足以該括內債的全體。千先生於討論北京政府內債的時節，即採廣義。而於討論南京政府內債的時節，則又局限於狹義。著者對於此點，在『序言』裏，也曾聲明，以爲南京政府於『正式發行債券外，政府向銀行抵借之短期借欵，墊欵，透支等等……到現在還完全是一個秘密』，因而『也無從叙述』，這當然可成爲理由。但是我們要知道：不以債券表示的政府負債，較之以債券表示的政府負債，無論從什麼觀點去看，都是非常的重要，而不容研究者之輕輕放過。我們應該用可能的方法，就可得的材料，試作可有的批判。我們看：財政部發表之十八年度財政報告書，在收入之部的第二項，特別標明爲『債券借欵收入』。其中復分爲三小項：㈠爲公債及庫券；㈡爲借欵，其借入總額曾達一萬萬元以上，減去歸還額尚欠五百餘萬元；㈢爲銀行透支，所列年終結欠曾達八百九十餘萬元，減去上年年終結欠三百六十餘萬元，猶增加透支五百餘萬元。再看十九年度的財政報告，借欵總額曾達一萬八千五百餘萬元；二十年度的借欵總額，曾達一萬零八百餘萬元——這都是在『財政報告』中所明白列出者。我們當然知到：就是這些列出的數目，不知尙費幾許斟酌而不得不報告者。此外但有迴旋餘地，必且保留於部內，而不必發表於部外。故就材料之完全與確實之點觀之，無寧暫爲保留不加分析之爲得。但就這些業由官方發表之部分，先作初步的分析與比較，則對於中國內債的運用，必有更深入的瞭解，藉爲前途推測之資。著者因未着重此點，故於書尾寫到：『今後發行公債是否可能的檢討』時(頁八二以下)，對於宋前部長所稱：『本年二月至今(指二十一年二月至年底)，政府未舉一債，收支完全相抵』數語，僅從『欲舉債而債無可舉』之點，加以解釋；而未從『不發債券亦不妨碍舉債』之點，作進一步的分析；遂覺二十一年之宋財長，具若有魔術在手！我們看：二十二年十月成立一萬萬元關稅庫券時，宋前部長於提案原文中，卽曾藉口華北抗日』說明銀行對於政府『暫時借墊』之數，曾達五千萬元以上；爲充上項墊欵之抵押品，乃發行一萬萬關庫券，全數交與銀行，不向市面流通。是可知，政府於發行債券外，仍有許多方式，向銀行舉債，以濟政府之窮；蓋不俟二十二年十月，始爲世所聞知；吾人翻到以前數年度的財政報告，都有蹤跡可尋。降

至最近，僅隔三個月的工夫，復有二十三年一月第二次一萬萬元短期關稅庫券的出現！『蕭規曹隨』之孔部長，藉口『地方事變』，於提案的理由中，又曝露了：政府歷年挪用中央銀行之款項，爲數將及一萬萬元之事實！千著出版於距今九個月以前，持此以評千先生，不免有『事後聰明』(wise after the event)之譏。但是關於此點，千著序言中固已指出：『今日政府欠各銀行之短期借欵，決非少數，殆可斷言』，如能引申此義，參以歷年財政報告中所露示之消息，加以分解，必能有更充分之結論，昭示吾人； 同時亦可與『中國的內債』出版後，公債政策的演化，相銜接；豈不更覺完善？

以上僅就一二稍大之節目，略貢拙見，此外尚有應加討論者數事，未能一一縷述。通觀全書，以民衆的立場爲經，以事實與數字的分析爲緯，用最經濟的筆法，推闡內債的涵義與歸趨，以及與各方面之關聯；頗能發前人所未發，爲中國財政研究中，添一有價值的業績。雖於前述二點，不能予吾人以滿意，要無妨於本書之獨特的存在，餘如分析內債的影響時，鄙見所及，以爲著施分析的工夫，無妨再往深處走("Drink deep, or taste not the Pierian spring")。所有財政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各方面，皆有分開解釋的必要。其中及於經濟的影響，又可分爲及於生產的，及於分配的，及於金融的各方面。及於金融之中，又可分爲：與內國銀行的關係，與外國銀行的關係。外國銀行而與內國公債發生關係，一見似屬不經，但是我們要看：歷年以來如許鉅額的入超，外國債權者，倘不儘數辦貨裝金以歸，必有大部分之游資，由外國銀行以拆息或同業放欵等形式，通過中國的銀行，以投資於中國的內債！內債的承銷者，名義上爲中國的銀行，然而欵子的來源，必有許多，屬於外國銀行的金融資本！帝國主義者的金融資本所以支配中國的金融因而支配中國的政治者， 此實其主要關鍵； 吾人縱不能獲取充分資料，以資證明；但是銀行界所發表的各種報告與表冊中，必能供給許多消息， 足供研究者之窺測。若是， 則財政的浪費，既與入超後的游資有關；而歷年入超的可驚，亦不免受財政浪費的影響！貿易的入超與內債的膨脹，結成如此微妙曲折的關聯，吾國尚有翻身之餘地乎!?此層之重要，著者於七十四頁中，亦曾注意及之。　二三，一，一二。



四中全會記

記者

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第四次全體會議，於一月二十日在南京開幕，會期六日，於二十五日宣告閉幕。閩變初平，中央政局大體無甚變更，茲紀其經過如次。

大會開幕式

二十日晨九時在中央大禮堂舉行全會開幕禮，到執委汪兆銘．孫科．戴傳賢．陳果夫．葉楚傖．朱培德．吳鐵城．于右任．宋子文．王柏齡．邵元冲．朱家驊．張羣．劉峙．周啓剛．陳立夫．陳肇英．曾養甫．方覺慧．王伯羣．柏文蔚．覃振．石靑陽．王法勤．陳公博．顧孟餘．經亨頤．甘乃光．居正．劉守中．丁超五．孔祥熙．王正廷．周佛海．賀耀組．馬超俊．陳策．張惠長．鄧家彥．茅祖權．李宗黃．白雲梯．張知本．傅汝霖等四十四人，列席監委吳敬恒．張人傑．張繼．林森．邵力子．李煜瀛．褚民誼．楊虎．洪陸東等九人；候補執委張葦村．黃實．朱霽靑．陳樹人．繆斌．魯滌平．張道藩．趙不廉．余井塘．焦易堂．苗培成．程天放．克興額．蕭吉珊．謝作民．梁寒操．段錫朋．鄭占南．曾仲鳴．黃慕松．黃復生．羅家倫．戴愧生．李敬齋．王祺．范予遂．曾擴情．王懋功．唐生智．陳慶雲．谷正綱．唐有壬．王陸一等三十三人；候補監委黃紹雄．郭春濤．陳布雷．方聲濤．鄧飛黃．孫鏡亞．蕭忠貞．紀亮．李次溫等九人。

汪兆銘致開幕之詞

中央常委汪兆銘二十日在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席上致開會詞，原文如下：各位同志，從二十一年十二月三中全會閉會之後，以至今日，整整一年了。這一年中，國難繼續二十年九月十八日以來的趨勢，而日益嚴重。去年三月以來，我國軍隊在長城一帶拚命苦鬥，經過了三個月的血戰，而共匪忽於此時圖襲南昌，至五月而有華北停戰協定之成立。自是以後，併力於淸除共匪，至十月十一月間，江西方面總得有顯著之進步，而陳銘樞李濟深等又忽於此時發難於福州。統計這一年中對外對內艱難危險之狀，不可殫述，可以說是本黨執政以來最困苦的時期，亦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危險的時期。國難的發生，原因於最近數十年來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等之落後。這種落後的現狀，本非一朝一夕之力所能挽回，而在此過程中，國難實有隨時發生的可能。本黨執政時期，適遇此等國難，在一方面說，固然責無旁貸，在又一方面說，卻正因本黨致力於國民革命，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之故。所以方興的勢力如甫萌芽之苗，即橫受風雨之摧殘。本黨爲中國自由平等的前途計，亦惟有盡力保持萌芽，使於風雨飄搖之中，遂其發達。至於共匪之發生，則爲中國歷史上農民失業之結果，加以最近數十年來經濟落後，農村崩潰，失業人數遂以激增，而野心家因以施其操縱，誤爲李自成張獻忠之所爲。即以江西省而論，人口減至六百萬，此等災禍，眞較洪水猛獸尤爲重大。本黨除了努力治標，淸除共匪之外，還須努力治本，以解決農民失業問題。在內憂外患如此嚴重的時候，本黨同志精誠團結，一致努力，能否挽回，尙未可必，而陳銘樞李濟深等反於此時以本黨中央委員而爲毀棄本黨之行動，且進一步而毀棄本黨所艱難締造之中華民國。這種非常叛變，本黨同志於痛心內憂外患之外，更多一層痛

心。然而福州亂事之得以早日告一段落，固由軍事同志奮其忠勇，掃蕩逆氛，亦由十九路軍兵士自知叛黨毀國，失了作戰的勇氣，故不旋踵而成了土崩瓦解之勢。由此可見，無論怎樣平日有名譽的軍隊一脫離了本黨的立場，便不能存在，這是可以為本黨同志告慰的。四中全會於今日開幕，各位同志有些是原在南京担任工作的，有些是分在各地担任工作的，如今相聚一堂，檢閱一年來內憂外患之經過及本黨努力奮鬥之事實，同時並決定以後工作的方向及努力奮鬥的一切規律。我們所共同的期望，是四中全會開會以後，使目前壓迫着中國的內憂外患得以解除　，現在中國的一切情形，是不能滿意的，不但本黨同志不能滿意，全國民衆亦不能滿意，但是不滿意是進步的一個推動原因，因為不滿意　，我們不喜歡了不滿意的事實，尤其不可隱諱了不滿意的事實。我們要想出方法，求得進步，以彌補一切不滿意的事實。本黨所負歷史上的使命是很大的，總理所指示我們努力的前途，是很光明的　，總理所留遺於我們的未了工作是很複雜而繁重的，我們要拿十二分的勇氣來担當一切，拿十二分的虛心來接受一切。當今日四中全會開幕之日，謹以虛心勇氣四字為一般同志勗　，為本黨前途祝，為中國前途祝。

首開兩次預備會議

二十日晨十時，舉行四中全會預備會，于右任主席，決議事項：㈠推定主席團案，決議推蔣中正•汪兆銘、孫科•戴傳賢。于右任、顧孟餘•居正七人為四全會議主席團。㈡推定秘書長案，決議推葉楚傖為四全會議秘書長。㈢全體會議會期案，決議全體會議會期定為六日，自一月二十日起至二十五日。㈣組織提案審查委員會案，決議提案審查委員會分為黨務•政治•軍事•經濟•教育五組，各組委員名單由主席團商擬提出。㈤主席團提審查委員會各組委員名單請公決案，決議通過，名單如下：(一)黨務，陳果夫•周啟剛•陳立夫•方覺慧•王法勤•丁超五•　馬超俊•　白雲梯　傅汝霖•張葦村•余井塘•蕭吉珊•謝作民•鄭占南•范予遂•曾擴情•谷正綱•　洪陸東•　鄧飛黃•　紀亮•李次溫•崔廣秀。　蕭忠貞，召集人陳果夫。　王法勤；(二)政治，邵元沖•張羣•方覺慧•劉峙•陳肇英•覃振•石青陽•甘乃光•王正廷•茅祖權•繆斌•趙丕廉•焦易堂•張繼•褚民誼•黃紹雄•張知本•魯滌平•黃復生，召集人邵元沖•　覃振；(三)經濟，宋子文•　曾養甫•　孔祥熙•　陳公博•王伯羣•石瑛•劉守中•張道藩•梁寒操•曾仲鳴•　戴愧生•　王懋功•　唐有壬•王陸一•　張人傑•郭春濤•　吳鐵城•　邵力子，召集人宋子文•　孔祥熙；(四)教育，朱家驊•繆丕顯•周佛海•陳樹人•苗培成•程天放•克興額•　段錫朋•羅家倫•王祺•吳敬恆•李煜瀛•　李敬齋•　陳布雷，召集人吳敬恆。　朱家驊；(五)軍事，朱培德•王柏齡　賀耀組　陳策•張惠長•黃實•黃慕松•　唐生智•陳慶雲•楊虎•柏文蔚•李宗黃•朱霽青，召集人朱培德•唐生智；㈥關於提案討論程序及截止日期，決議一切提案除主席團臨時提出外，概先交提案審查委員會，審查後送由主席團商定提會。二十二日晨四中全會第一次預備會議，將討各重要待議之案件為非正式商討，發交各組審查會審查。

第一次大會

二十二日晨九時在中央黨部第一會議廳舉行第一次會議，出席執委汪兆銘•　孫科•戴傳賢•陳果夫•葉楚傖•朱培德•　吳鐵城•于右任•宋子文•何成濬•王柏齡•邵元沖•朱家驊•張羣•劉峙•周啟剛•陳立夫•陳肇英•曾養甫•古覺生•王伯羣•柏文蔚•覃振•　石青陽•王法勤•陳公博•顧孟餘•經亨頤•甘乃光•居正•石瑛•劉守中•丁超五•孔祥熙•王正廷•周佛海•夏斗寅•賀耀組•馬超俊•陳策•張惠長•　鄧家彥•白雲梯•張知本•傅汝霖等四十六人，候補執委張葦村等三十四人，監委吳敬恆等七人，候補監委黃紹雄等十一人。　戴傳賢主席，　按照議事日程，首由秘書長葉楚傖報告出席人數，宣讀預備會議紀錄，並報告文件：(甲)謝持•熊克武•何世楨•趙戴文•馮玉祥•陳嘉祐•楊庶堪•丁惟汾•許崇智等九委員來電，因病未克來京出席；蕭雲　桂崇基•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顧祝同•朱紹良•　閻錫山•楊愛源•張貞等十委員來電，因職務羈身，未克來京出席。(乙)主席團決定續到委員何成濬•夏斗寅•張定璠•　商震為軍事審查組委員，陳璧君為黨務審查組委員。繼由居正報告中央常務委員會工作，陳立夫報告組織委員會工作，邵元沖報告宣傳委員會工作，王陸一報告民衆運動指導委員會工作，汪兆銘報告政治會議工作，宋子文報告經濟委員會工作畢。決議：黨務•政治•軍事。　經濟各項報告分交各組審查，十一時三十分散會。

宋報告經委會工作

宋子文二十二日在大會報告全國經濟委員會工作情況，其詞如下：我國家丁多難之際，舉凡一切事業，均瞠乎人後，政府及社會人士同感

於國家此後用路，非注重全力於生產，發達經濟建設，不克挽救危亡，於是有全國經濟委員會之產生。惟是近年以來，內憂外患，紛至沓來，政府與人民之財力應付時艱，猶虞不給，安有餘力從事經濟建設。第以國家存亡所關，不得不竭力掙扎，以求打開生路。此所以在殘破之餘，不辭艱難締造，先下種子，假以歲月，俾獲其萌芽，以至發榮。經濟建設，經緯萬端，然僅由政府主持，力既不足，收效亦鮮，必須與社會各方合力經營，方克有濟，爰於民國二十年成立全國經濟委員會籌備處，延聘社會各方領袖人士為委員，以收集思廣益羣策羣力之效。在委員會成立之初，即遭九一八之難，加以空前之長江水災，政府與社會集其全力於救災，不遑他顧，迨救災工作大部分成效結束時，將未完事業及餘存款項交由經委會接收辦理，彼時經委會始有實力，得以稍稍進行一部分工作。經委會之工作，首先注重於交通之發展，鑒於各省道路雖在若干建築，祇為財力所限，且省與省間無通盤之計劃，雖有成效，乃由會中酌量實際情形，借撥款項，助其完成路線，一方面予以技術上之援助，決定建築標準，監督進行。衛生方面，我國素無公共組織，衛生署因款項支絀，尤難於施設，亦由會予以補助，並延請國聯專家多人來華，共同設計。兩年以來，成績斐然。我國絲業因一切技術陳舊落伍，一蹶不振，江南農村經濟之凋敝，以此為主因。本會成立，即由會中聘請專家馬蘭博士來華，從事研究考察，以資改良，而圖挽救。農村為國家基本組織，比以百業凋敝，農村瀕於破產，救濟不容稍緩，本會因聘杜百尼博士充任顧問，着手研究根本匡救之方案，期於復興農村，以裕民生。教育方面，則請英法義德各國專家實地考察，研求改進，為普及教育培養人才之基礎，以上關于水利工程・道路建築・衛生設備・農村救濟・教育改進等事業，均由會同時規劃進行，而其中已經着手實施者，亦頗有良好之成績。子文去歲奉使美國時，承政府委託，訂定棉麥借款，政府諸公以此次係國民政府成立以來第一次借貸外債成功，決定完全用於生產事業，悉數交由經委會支配。當子文在歐美時，鑒于各友邦同情于吾國，表示對于經濟建設上可予扶助，並願投資，但當時我國尚未有整個詳細計劃，各國縱願投資，亦苦於無從着手，因此先與國聯為技術上之合作，俾為各友邦經濟合作之起源。經濟合作非空言所可實現，必須有彰著之事實，而後可以得大衆之同情。此後經委會唯有一方面將固有款項切實努力於建設，一方面集中才智，調查研究，製成切實之計劃，內面獲全民之贊助，外面得友邦之信仰，經濟建設前途，庶有美滿之效果。中央鑒於經委會如斯之重要，故自子文回國後，即改組本會為委員制，以蔣汪孫孔諸公及子文為常務委員，積極着手進行。無如數月以來，時局多故，蔣孫兩常委皆不在京，常委會議不克召集，各種大政方針，因之亦不能決定。此次四全大會，各常委皆集首都，常委會議日內必可開成，一切計劃，皆可於此決定，是則過去時期經委會為預備工作，自是而後，將入於實施時期，當為國人所樂聞也。

第二次大會

二十三日晨舉行第二次大會，由蔣主席。首由秘書長葉楚傖報告出席人數及第一次大會決議案暨收到文件，討論事項：㈠主席團提議通電慰勞前方剿匪討逆將士案・議決通過。㈡主席團提議全體委員靜默三分鐘，為抗日剿匪陣亡將士誌哀案，議決通過。㈢政治組審查報告：(甲)黃委員紹雄提議地方行政制度改革案，議決照審查意見通過，交政治會議。(乙)何委員應欽提議對於黨務及政治意見案・議決照審查意見通過。(丙)黃委員紹雄提議統一全國水利行政，以利建設案，議決全國水利機關應行統一，原則通過；其組織・職權及實施辦法，交政治會議規劃。(丁)李委員宗黃提議改革政治積極建設案，議決照審查意見通過。㈣教育組審查報告：(甲)焦委員易堂提議籌設中醫專校・中醫院・國藥局案，議決照審查意見通過，交內政・教育兩部參考。(乙)劉委員峙提議中等學校以上取導師制案，議決照審查意見通過，交教育部。(丙)劉委員峙提議注意學校以外自由研究案，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交教育部。(丁)劉委員峙提議設立實用科學研究院案，議決照審查意見通過，交中央研究院。(戊)鄒委員魯提議國立中山大學經費案，議決照審查意見通過，交國民政府轉行政院，連同第三次全體會議所交併案辦理。㈢朱委員霽青提議確定今後物質及心理建設根本方案案。議決照審查意見通過，交教育部。

第三次大會

二十四日晨九時在第一會議廳舉行第三次大會，出席委員蔣・汪・戴・于・葉・陳果夫・宋子文・朱培德・史鐵城・何成濬。

張群・邵元沖・朱家驊・王柏齡等一百零二人，由孫科主席，報告事項：㈠秘書長報告出席人數。㈡宣讀第二次會議記錄。㈢秘書長報告文件。討論事項，㈠黨務組審查報告：（一）奉交審查常委會工作報告及組織，宣傳，民運，指導各委會工作報告，審查結果，認爲過去一年間常委會，於時局大計頗能顧念環境，以適宜之應付，對外如華北之抗日與停戰，及臨時辦事處之設置，對內如剿赤及處置閩變等，凡所措施，悉中機宜。於第五次全代會之籌備與展期，亦能斟酌情形，因時處理，似應完全予以追認。至關於各委員會之工作，屬於組織委員會者，一年以來該會頗能依照上次全會對於組織工作決定之原則，訂定計劃，指導各級黨部，循序實施。惟今後如何增加效力，仍望該會詳細計劃與切實推進，俾組織本體得以益臻充實。屬於宣傳委員會者，該會於電影事業之倡導，抗日剿匪之宣傳，均極努力，深堪嘉許。今後對全國之新聞界及出版界，應作有效之統制。屬於民運指委會者，該會工作亦見努力，今後應根據三中全會所定之方針，爲實際有效之推進。上述審查意見，是否有當，敬請公決。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二）審查何應欽提對於黨務之意見案，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三）楊虎等提統一海員運動案，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四）白雲梯等提成立蒙古黨部案，決議照審查意見，交常會核辦。（五）白雲梯等提澈底實行以黨治國案，決議照審查意見交常會注意。㈡經濟組審查報告，（一）焦易堂等提實行錢幣改革案，決議交政治會議。（二）柏文蔚提取銷鹽斤加稅，加重奢侈品稅案，決議照審查意見交行政院參考。（三）吳鐵城等提擴充察和中學案，決議交常會辦理。（四）劉峙等提爲實行土地政策以消滅亂源鞏固革命基礎案，陳果夫等提推進本黨土地政策案，中央民運指委會提請迅速實行土地法并救濟農民案；決議以上三案照審查意見交政治會議併案研究。（五）朱霽青等提確定今後物質及心理建設根本方針案，決議照審查意見，關於物質建設部分，交政治會議妥籌施行。（六）朱霽青等提資送東北抗日陣亡將士遺族及流落人員從事墾殖案，決議照審查意見交行政院核辦。（七）李敬齋等提擬在國庫或棉麥借款內迅撥一千萬元辦理黃河下游善後工程，以防災患，并每年撥發五百萬元以爲治本工費案，決議交全國經濟委員會核辦。（八）劉守中等提建築寧湘鐵路案，決議照審查意見交行政院核辦。㈢政治組審查報告，（一）邵元沖等提議請重設國史館案，決議通過，交政治會議。

第四次大會

二十五日上午九時舉行第四次大會，出席蔣・汪・孫・戴・于・陳果夫・葉楚傖・朱培德・吳鐵城・陳立夫・宋子文・何成濬・朱家驊等一百零四人，由顧孟餘主席，報告事項：㈠秘書長報告出席人數，㈡秘書長宣讀第三次大會議決案，㈢秘書長報告文件，㈣主席團報告。討論事項：㈠主席團提議請選任班禪爲國民政府委員案，議決通過。㈡主席團提議請選林森連任國民政府主席案，議決通過。經濟組審查報告：㈠傅汝霖等提議限期完成西綏鐵路案，議決照審查意見通過。㈡邵力子提議開發西北各方案亟應促進實行案，議決通過，交國民政府。㈢孔祥熙等提議整理田賦先舉行土地陳報，以除積弊，而裕稅源案，審查意見我國田賦積弊甚深，亟應加以整理，原案所陳辦法大綱均屬妥善，但各省情形不同，其整理方法亦應分別規定，擬請大會通過，議決原則通過，交行政院核辦。㈣孔祥熙等提議減輕田賦附加，以救濟農村，解除民困案，審查意見原案所陳辦法大綱從預定地方預算及統一收支着手，實爲切要之圖，應與整理田賦同時進行，庶幾國計民生可以兼顧，擬請大會大體通過，交行政院核辦，議決照審查意見通過。政治組軍事組審查報告：㈠蕭佛成等提議改革政治推進政治以實行三民主義案，審查修正，（一）遵依總理遺教，力行三民主義之治，務使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二）爲實現上述之目標，對於東北四省領土仍未恢復，本黨應引以自責，更應精誠團結，集中國力，充實中央，共救危亡，（三）政府之目的在努力擁護國權，解放民權，故對外必須抵抗帝國主義之侵略，以保障國家之獨立，對內應依法確實保護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一切自由，同時遵依建國大綱，實行地方自治，使人民有參預政治之機緣及其能力，（四）中央與地方實行均權制度，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性者劃歸地方，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五）求民生之發展，應積極扶植農村，開發交通，發展工商業，厲行關稅自主，財政公開，並廢止苛捐雜稅，（六）政府之組織，須遵依總理遺教，政府之用人，須以選賢任能爲原則，而要求以能奉行本黨之主義爲標準，夤緣薦舉之陋習務澈底革除之，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㈡蕭佛成等提議分區促進政治以增加工作效率案，審查

見擬交政治會於研究中央與地方行政制度時一併研究，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政治組審查報告，㈠審查重行審查改進地方自治原則一案，僉以本案關係重大，請將原案交政治會詳細研究，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㈡審查政治會議工作報告，僉以在過去一年中，內憂外患，紛起迭乘，乃政治會議艱苦因應，使一般建設不致停頓，行政設施大體妥善，除認爲應行注意各點分別列舉於後外，大會對政治會議工作報告應予以接受，(一)關於立法原則者，對於行政法規之各種修正，均屬適合，惟此後尤須注意行政系統之整理，(二)關於內政者，(甲)對於各省府應注意督促，使其健全，(乙)對於邊地人民應隨時宣達中央意旨，(丙)關於教育者，認爲對中小學黨義教材應儘量編入歷史地理國文課程中，以喚起民族精神及灌輸民族意識，對於一般學風，尤應切實糾正現時浮蕩奢靡偷惰之習慣，以養成健全樸質之品性，鼓勵好學求知之興趣，(丁)關於交通行政者，應注意於一般幹線鐵道之展拓，尤其對於發展西北至重要之隴海鐵道之延長，(戊)關於實業者，應注意於本國固有農工業之維持及改良，(己)關於建設者，應注意於西北之開發及國營民營航空事業之發展，(庚)關於財政者，應注意於二十二年度假預算之切實履行，以樹立一般行政機關尊重預算之習慣，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㈢張繼等臨時提議，以十月三十一日爲黃克强先生紀念日，以慰忠魂案，決議通過。㈣宣言起草委員會提四中全會宣言草案案，決議修正通過。

大會閉幕式

二十五日晨第四次大會散會後，即繼續舉行閉幕典禮，到蔣‧汪‧戴‧孫‧于等中委及中央黨部工作人員各機關代表共千餘人，由居正主席，領導行禮如儀後，並致閉幕詞，旋由汪宣讀全會宣言，至一時半禮成，攝影散會。

閉會之詞

居正致詞，原文如下：各位同志，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今日舉行閉幕禮，本人承大會主席團之推定，敬謹致詞。計自大會閉幕迄今，已有六天， 在此六天之中， 中央同人以和睦親愛的精神，相聚一堂，討論各種大計，已獲得完滿的結果。此不但可告慰於本黨同志，抑亦可告慰於全國國民。今後本黨同志所應團結一致並力以赴之目標，唯當以一致的赤誠，不斷不諱， 同心同德，以努力於救亡圖存之工作，鞏固革命之基礎。內如復興農村，肅淸赤匪，以及訓導工作之完成，在外當發揮民族意識的力量， 以求國家民族之生存發展。 凡此重大的工作，不但本黨所引爲自責，刻苦力行，而尤望全國國民上下一心，一致協助，使其推行盡利，則國家的危亡庶可以挽救過來，而國家的前途可有大放光明的一天。今天本人無多的貢獻，敬祝中華民國萬歲，中國國民黨萬歲，各中央委員健康。

閉會宣言

四中全會宣言全文如下：本黨此次舉行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於首都，檢閱過去之工作，審察將來之方針，於疚痛瞀惕之中，深覺自第三次全體會議以迄於今之一年間，實爲內憂外患備極艱難之時期。而此一年中本黨與全國國民之所以應付此等紛起迭乘之事變者，亦歷盡未有之艱苦。然此困苦奮鬭之過程，足使吾人獲得一重要之啓示，即民族意識之偉力將支配一切國事之前途 。 本黨革命之使命已與舉國民衆之祈求相符合，此全體會議同人所引爲奮鬭，尤不能不引爲策勵之資者也。溯自日軍橫占東三省以來，去年一月有榆關之警，繼則有熱河之失，喜峰口冷口古北口諸役，我將士冒飛機重砲之威力，浴血奮鬭，支持陣地，死傷者四萬餘人，民間犧牲更不可計。此種英勇慘烈之苦戰，實爲我國歷史所僅見，於此足證我國家所以未能達禦侮雪恥之目的者，實由國力之未充，而士氣實大有可用。然所以造成此英勇之戰績，則以死衛國之民族意識爲之策勵也。當北方戰事緊張之時，剿匪部隊兼程應調 ， 致使垂燼之赤匪乘機竄突，重肆猖狂，然自圍剿計劃繼續實施，全體將士義憤奮發，作戰意氣倍于常時，迭破潰匪之主力，收復重要之地區，殲滅之效，可期旦夕，[illegible]

國國民對剿匪軍事之勗待與鼓勵，亦爲前此所未有。此亦足證赤匪利用外患，危害國族之陰謀，適以加强我全國軍民深厚的民族意識之反應也。剿匪軍事之勝利，本已達將竟全功之候，而福建陳李諸逆忽於此時喪心病狂，起毀黨叛國之叛變，期於駭惑人心，動搖國本，乃叛幟甫揭，舉國聲討，福州僞府不旬日而危，未匝月而潰。但亂極未有之離奇，而戡平亦奏空前之神速，國軍收復福州之日，青天白日之國徽飛揚遍於全市，民衆歡呼狂熱之誠，眞有重見光明之概，此尤足見唯總理遺垂之救國的三民主義，乃爲整個民族生命眞實之寄託，苟有味乎斯義而妄冀爲自殘自裂之圖者，一與蓬勃熾烈之民族意識相接觸，未有不披靡覆潰者也。總觀一年以來，國家每遭過一度存亡呼吸之危機，全國潛在之民族意識必一度發揮其偉力，吾人對於禦侮剿匪勘亂諸役爲國犧牲之將士，願致最高之崇敬與哀思，而撫循往事，彌覺此一年間全國國情意志之沈着堅定，認識之明晰正確，能于國運艱危，農村衰落之狀態下，整齊步趨，克保秩序，而爲堅苦之邁進，尤足爲我國家復興之保障，此一結論，尤願特別提示於全黨全國，以爲奮發興起之資也。救亡圖存之大計，條目萬端，要之，可得下列二條之綱領：一曰非集中國力不足以救亡圖存，二曰非充實國力不足以救亡圖存。此全國有識之士所公認，亦爲本黨歷年所致力，而近察國事之推移，縱觀國際之趨勢，尤確認此二大前提有實現之必要。蓋近世立國之要素，第一必須使此國家首尾呼應，枝幹連繫，成爲一組織堅密之機體，第二必須使此國家血脈調暢，肌體充盈，成爲一表裏健全之機體。二者缺一，或雖有組織而無力量，或雖有力量而無組織，則將外不足以自立於國際之林，內不適爲保障人民利益之工具。是以由國家政治言，則統一與建設俱爲絕對必要也。凡妨害統一與建設者，即爲妨害救亡圖存之大計。由構成國家之分子言，無論在本黨爲全體之黨員，在中國爲全體之國民，團結與努力，均爲絕對的必要也。凡不能實踐團結與努力者，即爲稽延救亡圖存之大計。中國國家之危殆至矣，失土未復，而謀我者近更假借帝制餘孽，妄稱名號，吾人苟不急起直追，以鞏固國家之統一，完成一切之建設，以立禦侮之根本，則國家必將陷於破碎支離而不可救，况國際風雲已有時不我待之勢乎？是以本會議深思熟慮，認爲此日應揭出者，厥爲有關國本之犖犖大綱，凡全國所僉認爲無可移易之途徑，皆爲全黨同志全國同胞所應團結一致，併力以赴之目標。舉國之所望於本黨者，固不在乎多言，本黨之所以痛自惕厲，引爲已責者，亦唯期於實踐。本會議認爲在此時期，吾人唯當以不撓不諱之精神，克己含羞以努力，鞏固革命之基礎，確立救國之根本。至於上屆會議所有決策，或因中央稽阻而未行，或已在進行而未彰，以及本會議關於政治軍事經濟教育黨務各種設施之方案，皆必以一貫之精神與確實之步驟，盡力推行。所望由全黨同志之精誠團結，以造成全國國民與本黨之精誠團結，以全黨同志之刻苦力行，感動全國國民而相期以加倍之努力，自靖自獻，畢效精誠，一德一心，挽回危局，國家民族之生存發展，革命救國大業之完成，必於全國一致之赤誠與努力中求之。謹此宣言。

嘉勉勦匪討逆將士

四中全會以剿匪討逆諸將士捍衛黨國，勞苦功高，一致決議致電嘉慰，原電如下：軍事委員會將委員長中正同志並轉剿匪討逆全體將士均鑒：一年以來，外患內憂，交相侵迫，我全國武裝同志處危若定，動必前驅，捨生赴義，捍衛黨國，用能於長城之役，不惜鉅萬犧牲，以發揚民族精神，昭告正義於世界，更於剿匪諸役，迭奏奇功，殘餘之匪，肅清可待。最近李陳等逆背叛民國，毀黨僭號，我將士義旗所指，逆氛蕩盡，國本重安，發揮國民革命軍之聲威，鞏固全國同胞擁護統一之信念，是皆我武裝同志神勇英勵，犧牲衛國所致也。大會審核戰報，披覽捷書，眷念忠勍，至深欣慰，當經全體一致決議，對我前敵剿匪討逆諸將士致電嘉勉，尚望繼續奮鬬，以竟全功，國難方殷，諸希努力。中國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印。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硯農）

自二十三年一月十九日起
至二十三年一月廿五日止





閩省殘局收束中

閩省變局，於二十一日由十九路軍將領發出反正通電，大體已告結束；計自去年十一月二十日閩府揭幕之日起，恰足兩月。茲蔣中正氏已凱旋歸京，中央正在舉行四中全會，關於全會情形，已另闢專篇詳述外，茲將閩變收束情形述下：

蔣中正凱旋歸京

南京二十二日電，蔣中正二十二日晨十一時由建甌偕夫人宋美齡秘書汪日章及侍從數人，乘自備福特機起飛來京；下午二時半降落明故宮機場。汪精衛，葉楚傖及京市黨委京市各機關各團體代表千餘人往迎。蔣衣黑馬褂，深灰皮袍，呢帽便鞋，精神奕奕，態度雍和，含笑下機後，與汪于葉邵等握手寒暄，旋偕夫人登車返軍校官邸。居正，戴季陶，孫科，邵元冲，葉楚傖，陳紹寬，王世杰，陳儀，劉峙，楊永泰等復至邸謁候，蔣旋進餐，並與各要人略談。四時趨車至林邸謁林主席，談半小時辭出。至汪邸訪汪，晤談良久。蔣定二十三日晨出席全會報告，討逆剿匪勝利經過情形。據中央社訊，蔣於閩變發生後，親赴前方指揮討逆軍事。計自十二月二十三日由南昌乘福特飛機出發，當日抵杭州，召見浙省主席魯滌平，航空署長徐培根，航空學校副校長毛邦初等面授討逆機宜。二十五日由杭乘汽車至浦城，沿途檢閱駐軍，雖一團一旅之衆，亦親臨訓話，砥勵士氣。抵浦後統籌軍事。中央軍迭告勝利，進展神速。一月六日收復延平後，蔣又於十五日過建甌，親至延平坐鎮。前方士氣益形奮發。旋復抵建甌，指揮海陸空軍收拾殘局。茲因四中全會，特由建甌返京出席。

沈光漢等通電反正

廈門二十一日電，十九路軍將領二十一日午自泉州電四中全會．國府．軍委會，由沈光漢領銜，略謂：『光漢等決議，一致脫離人民政府，擁護中央，促李陳蔣蔡先行離閩，並推戴同志戟出任維持，除停止軍事行動外，靜待和平處理』。下署沈．毛．區．張四師長暨全體將士。又電，沈光漢．毛維壽．張炎．區壽年通電反正後，泉州改懸青白旗，中央軍先遣隊入漳。蔡廷鍇衞隊二十一日午在角尾與中央軍激戰，飛機六架到漳活動。蔣鼎文由省飛廈，余承堯通電，就興泉永討逆軍司令。翁照垣蹤跡不明。又電，中央軍李玉堂師沿漳嵩路前進，二十一日午在江東橋方面擊敵，漳州逆軍逃。午刻閩南討逆軍楊逢年部先入漳州城。李師部亦由嵩嶼移漳，李師一部抵同安。據報中央機今午抵泉州活動。有中央軍一萬二千人，本日分乘九輪，在此間登陸，即開漳州。此間飛機場中央機飛往各地偵察頗勤，廈門現駐有中國軍艦十艘，英日艦各一。

閩府改組明令發表

南京二十四日電，國府二十四日令，㈠閩省府委員兼財廳長許錫清，委員兼秘書長李章達，附逆有據，着即褫職，此令。㈡閩省府委員兼民廳長戴戟久未就任，應即免去本兼各職，此令㈢閩省府委員兼教廳長鄭貞文，委員兼建廳長孫希文，委員高登艇林知淵李清泉，另有任用，均應免本兼各職，此令。㈣任命鄭貞文，林知淵，孫家哲，徐桴，李世甲，陳體誠，李清泉，孫希文爲閩省府委員，此令。㈤任命陳儀兼閩省府民廳長，孫家哲兼財廳長，孫希文兼建廳長，鄭貞文兼教廳長，此令。㈥孫

希文未到任以前，建廳長由陳體誠暫行代理，此令。㈦軍部政次陳儀另有任用，陳儀應免本職，此令。㈧任命顧祝同爲軍部政次，此令。㈨顧祝同未到任以前，所有軍部政次職務，由常次曹浩森兼代，此令。

西南促請戴戟負責

香港二十日電，譚啓秀十八日晚到省，即返河南私宅，十九日晨訪鄒魯，聞奉命接洽該軍善後問題。又政務會十九日開談話會，討論閩漢民收拾閩局之主張，決定採納。並商辦法，㈠請中央及閩軍尅日停止軍事行動。㈡請中央飭入閩部隊勿再攻漳泉，過於壓迫。㈢勸陳李取消僞府。㈣電勸蔡廷鍇驅逐叛逆，恢復番號，集中候編。㈤贊成用戴戟，並擬以譚啓秀等三人協助。㈥中央指定十九路軍防地及給養。又香港二十四日電，西南二十三日派鄧定遠來港，晤戴戟，商十九路軍善後辦法。戴提出㈠仍請西南每月補助軍費三十萬。㈡須蔣蔡離開該軍，始正式上場，擬明後日赴省會商。陳濟棠昨接蔣蔡電，願自動下野，請收容該軍。香港二十五日電，陳濟棠二十四日致長途電話，促戴戟入閩，開戴允任收編之責，總指揮與軍長概不就。又聞蔣委員長電陳濟棠，請纍賢。陳現在考慮中。二十四日晨陳在私宅召集各將領會議，決令入閩部隊分向龍巖漳城各地警戒，必要時得再進一步。

胡電京請停止追擊

香港二十三日電，胡漢民二十二日電國府云，頃接十九路軍沈光漢等各師長馬日通電，脫離人民政府，恢復原來組織等語。十九路軍爲最有歷史之軍隊，淞滬拒敵，尤顯光榮。中央未能盡其愛護之責，致令挺而走險，處置失當，咎已難辭。現該軍既翻然悔悟，尤不應咄咄逼人，以絕其自新之路。務望停止追擊，妥予保全，以備爲將來黨國之効用。否則壓迫愈甚，險入愈深，殊非國家地方之福。即能以强力悉數摧殘，亦黨國自傷其元氣而已，望三思之。又政務會電云：十九路軍往昔北伐剿共，迭建殊勛，淞滬之役，尤具光榮歷史。是該軍有造於黨國至爲鉅大。現既知悔悟，脫離閩省，政府自應停止追擊，妥予保全，使之自新，而爲將來黨國効用。若脅迫過甚，恐其挺而走險，陷入歧途，不特收拾爲難，而國家元氣之損傷與地方人民之禍害，更不堪問等語。

孫馬衝突在進展中

平羅被圍寧夏危急

馬鴻逵十九日有電到平，報告孫軍進攻平羅。原電云：特急，白處長譯呈軍分會何委員長鈞鑒：頃據平羅馬旅長寶琳哿（二十日）卯電報稱：敵軍自皓（十九日）日午後五時包圍平羅東西北三面後，當夜什擊。本早四時至六時砲轟甚密，我官兵均沉着戒備，終未還擊。職決與此城共生存，祈釋鈞念等語。職令其沉着堅守，待命出擊，謹電奉聞，餘俟續報，職馬鴻賓馬鴻逵叩哿（二十日）晨參印。特急，白處長譯轉軍分會委員長何鈞鑒，茍（十八日）亥電奉悉，皓（十九日）未參報告計達，頃據駐軍馬旅長寶琳報稱，本日午後五時，孫軍步兵對平羅城東西北三面取包圍之勢，北面之敵已開始射擊等語。又據駐紅廣營郝營長進元報稱，本日午後七時楊猴小騎兵師及王逖慶特務團漸近該城，有本晚攻擊，企圖佔領後與于世銘之騎兵軍會攻李山崗堡等語。查孫軍抗命稱兵，進攻寧夏，其作戰命令已詳皓（十九日）未參報告，證據確鑿，無可掩飾。乃竟謂職部堵擊，向其挑釁，此種掩耳盜鈴之伎倆，究難掩世人之耳目，想鈞座早在調查。職部爲正當防衛計，已令各部準備應戰。謹電奉聞，職馬鴻賓·馬鴻逵叩皓（十九日）戌參印。

二十四日北平通信，孫殿英此次西進，利用收編之王英舊部，採避實就虛戰略，故寧夏馬部，直窮於應付。王英舊部盤據河套達十餘年，對地理最熟悉，故於佔領磴口後，即避開石嘴子天險，繞往平羅。平羅攻城未得手，刻又繞過平羅直搗李岡堡。該堡距長城一日，距寧夏省城祇四五十里。馬部兵力均被牽制於石嘴子平羅及沃野相近之河岸。故寧夏省城，已呈危急狀況。軍分會廿三日例會，席間祇報告兩方來電，未討論解決方法。又寧夏廿二日來電報告甘青軍隊已候命進發，文云：（上略）孫殿英竟抗命西進，西北三省，決合力堵截。駐青步九師馬步青，已開抵寧垣，駐涼騎二師馬步青所部亦已準備動員。祇候中央令到，即向寧夏兼程推進。

孫請中央派員澈查

孫殿英二十三日電四中全會及中央各院部云：職本武夫，素乏學問，抗日之後，蒙中央體念數萬官兵苦戰餘生，令赴青西屯墾。前者寧夏

馬主席不准通過，並因五臨一帶風雪奇寒，無房謀營，凍傷死亡者朝夕不免。乃商得閻主任同意，准將徹軍分駐綏境西南沃野一部，暫爲過冬，並非全軍開拔。馬主席仍不諒解，對經過石咀子大道前進部隊截擊。徹奉令後，遵即飭部停進，惟已由河東行進部隊，未抵沃野。寧馬又以沃野歸寧夏管轄，派隊迎擊。將徹部呂營解決，以致衝突。査沃野爲綏遠設治，寧馬強行蠻橫，國軍不能行國土更不准鄰省分防。封建思想，軍閥野心，莫此爲甚。務懇速派大員調査事實，明定懲罰。並請對此數萬困苦官兵恩予處置。雖困處荒野，進退維艱，衣食缺乏，饑寒叫號，但留不死僅存之軀，無不恪遵鈞令，竭盡愚誠，以熱血頭顱以報國家培植厚恩也。區區下忱，統希垂察，青西屯墾督辦第四十一軍軍長孫魁元叩漾（二十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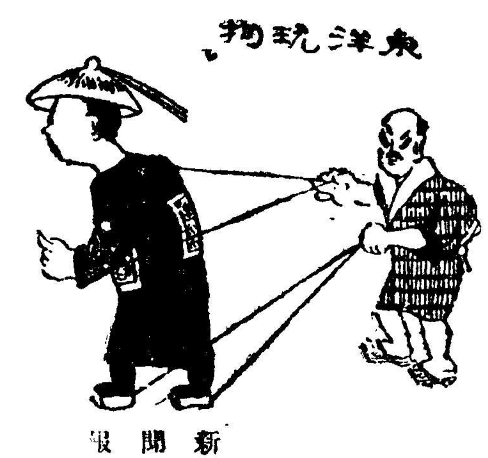
新疆南部有叛國之變

塔斯社莫斯科二十三日電，塔什干確訊，新疆南部最大政治中心之疏附，已成立一新政府，由和闐阿米耳王擁護。該王所轄地域，位於英屬印度邊境。疏附新政府領袖，爲和闐阿米耳王豢養之一商人，名薩維特多木拉。該政府宣佈其自身爲「全部新疆政府」，聲言對中國完全獨立。該政府已遣派一代表團以「陸軍次長」爲領袖，前往加布爾與阿富汗政府談判互相承認問題。聞該代表團，將由加布爾轉赴印度。該訊又稱：薩維特多木拉，刻正邀請現在亡命印度及日本之土耳其各種及凱馬爾團中堅分子，前往彼處組織軍隊。該政府在疏附發表之獨立宣言。標以下列口號：「將中國人逐出新疆以外」。

溥儀改稱正式發表

傀儡發表長文宣言

長春二十日合衆社電，本日此間正式宣布，溥儀擬即位稱帝號。溥儀本日發表一長文宣言，要求統治人民之神權。其建設君主國之計劃，今已證明。宣言中並陳述三月一日即位之計劃。宣言於詳述已往兩年來之奮鬥後，謂「滿洲國」政制之組織，頃已完成。「國基已臻鞏固，因此滿洲三千萬人民全體盼余踐位，此爲余之神聖權利」云。又稱正式即位典禮三月一日晨十時在「滿洲國」國務院之命議廳舉行。屆時參與典禮者有「滿洲國」總理鄭孝胥，閣員，各會議部長，各省長及其他高級官員，同時並將頒布憲法。按照該憲法規定，「滿洲國」旗幟與首都地點及國策將不變更。上述國策仍將『按照「滿洲國」政府成立時之宣言，』溥儀於即位後將以十萬元犒賞傷兵及「死難者」家屬，同時並將宣布大赦。宣言並證實以前所傳消息，稱溥儀即位後，日皇將派其弟秩父宮於五六月間赴長春，聯合校閱日滿軍隊，在秩父宮訪問後，溥儀將赴東京答訪，向日皇室致敬



新聞報

禮。此間現時籌備典禮，頗形忙碌云。長春二十日新聯電，三月一日成立新「滿洲帝國」其根本爲㈠溥儀即位「滿洲國」皇帝。㈡主權屬於皇帝，然許可人民表徵，請願。㈢溥儀即位無滿清復辟意味。㈣永遠尊重王道政治，絕不變更，然決非君主專制政治。㈤皇帝統治「滿洲國」，依立法行皇權，國務總理輔之，憲法不日制定。㈥外本國際親善，內重順天安民爲基本。㈦國旗與國都不更改。㈧國號改稱爲「滿洲帝國，」。㈨宮與府分別明顯。㈩即位典禮於長春舉行，一，郊祭，二，登極，三，朝見，（以上

均三月一日）四，明實，（三月二日）。

日偽俱稱並非復辟

長春二十日新聯電，關於「滿洲國」實施帝制，鄭孝胥發表聲明書，謂誤解者以為清朝復辟，實則並不如是。東京二十日路透電，外相廣田發表宣言，對於請求溥儀為滿洲國皇帝事，代表日本全國，表示欣幸滿意。彼相信君主政體之成立，將可『進一步鞏固「滿洲國」為獨立國家之基礎』云。又外務省發言人對於溥儀改稱之宣言，發表意見，注重「滿洲國」當局之聲明，謂溥儀之即位，其意義並非恢復滿清。且『國疆』亦將不變更。華北無論如何將不受影響。「華北被侵之憂慮，可以消釋」。該發言人結論稱，溥儀即位一舉，將使人注意於「滿洲國」之獨立，並可消除日本將併吞滿洲之無根謠諑云。





荒木辭職與日政局

茲當偽國宣布改制，遠東大勢益趨緊迫之際，日本陸軍大臣荒木貞夫突於本月二十二日宣告辭職，而由林銑十郎繼任，可謂本週之大事，茲紀其經過如次：

荒木辭職林氏繼任

荒木

東京二十二日電通社電，陸相荒木，於本日以病軀不勝繁劇為由，提出辭呈，已照准。林氏所遺教育總監一職，將由真崎三郎繼任，按真崎現任軍事參議官。二十三日電，林陸相之親任式，已於本早十時十五分，在宮中鳳凰之間，於齋藤首相侍立之下舉行。同時並舉行真崎大將之教育總監及荒木大將之軍事參議官親任式。

林氏略歷

新任陸相林銑十郎略歷如下：林氏生於一八七六年，一八九七年任步兵少將，一九二一年陸軍少將，一九二三年出席國聯為陸軍代表任一九二五年任步兵第二旅團長，一九二六年升陸軍中將，任東京灣要塞司令官，陸軍大學校長，一九二八年任教育總監本部長，一九二九年任近衛師團長，一九三零年任朝鮮軍司令官。

林氏認現閣不澈底

東京二十三日電，林銑十郎大將於允就陸相時，雖未特附任何條件，但曾作如下之意思表示。㈠荒木前陸相所提倡之事項，均出於部內之總意，故本人亦決意全部繼承辦理，而力期其實現。關於此點，望首相能相諒察。㈡據本人意見，現閣之對內對外政策，均似有不澈底之嫌，而不足以應付一九三五年之危機。

更迭之影響與觀測

東京二十三日電通社電，關於更迭陸相及於政局影響，綜合下院之政民兩黨及上院方面意見觀測，大體如次：議會關係方面，對於荒木陸相之言動，有相當反感。因之各派均準備就軍紀問題．預算問題等，抨擊陸相。但荒木現既辭職，則各派已失其攻擊目標，而可望使議會平穩渡過。此外關於其及於將來政局之影響，尚有次述兩說：㈠為樂觀派之論調，以為此足清算荒木陸相所代表之部內一派，而減少軍部干預政治情形，故克一掃政局不安之象。㈡為悲觀派之論調，以為陸軍部份急進份子，已不如先之支持荒木陸相，而毋寧希望林新陸相繼任此職，故依任新陸相而表現軍部意向之結果，足增大其與政府間之衝突。

東京二十三日新聯電，民政黨對於陸相更換之結果，影響於內外時局如何之事，頗為重視。蓋因後任陸相之林大將，能依照自己之意思統制陸軍部內與否之事，乃待決之問題，現時實難看清。然由大體觀之，陸軍首腦部維持現內閣，以期實現陸軍所主張之諸政策。故縱使荒木大將辭去陸相之要職，對於齋藤內閣之運命，亦毫無影響。後任陸相林大將，乃部內所崇拜之相當人物。故從來齋藤內閣之內部惹起內部之危險，將可比較的減少。又新陸相林，在荒木前陸相時代，關於青年將校之意見或主張，具現於政治上之責任，站於比較的輕的立場。因此統制部內之事，實為最適

任者。即使五．一五事件發生以來，雖不能一掃社會之不安，但將可得到相當程度之緩和。且對於國際政局，亦將予以非常的好影響，依據和平手段之外交工作，亦頗容易，或將使我國際關係急趨直下，亦未可知，其次關於對議會策，於議會續開時，對於振肅軍紀問題，將有痛列之質問，以促軍部之反省。然當時之責任者之荒木大將既已辭去陸相之地位，則其質問之鋒鋩，對於後任陸相將見頓挫。故對於從來之對議會策，已迫至有加以相當變更之必要。

英報評論表示疑慮

倫敦二十三日電，自由黨機關報「孟哲斯德衛報」社論對於日本陸相荒木貞夫辭職之眞正動機，頗懷疑慮。該報謂：荒木滔滔善辯，故能久據要津，勛業彪炳，其歷次所作講演，自實業以及外交，靡所不談，因此在海軍大將齋藤所組織之國民內閣中，荒木仍能保持權位，然其閣僚未能始終惟荒木之命是聽。如荒木主張召集國際會議，以解決遠東事件，提議南滿鐵路歸關東軍部管轄，皆遭有關各部大臣之反對，此不可否認之事實。今荒木去職，殆爲外相廣田對外之一種姿勢。蓋廣田素以抱和平之信仰爲世人所知，日本政府對於莫斯科正作認眞之軍事準備。今荒木去職，殆欲使蘇聯獲得眞實之滿意歟？蓋日本雖屢言和平，然僅恃言論，仍有未足，必有行動，方可證明言論之價值。荒木辭職之眞正解釋，其在斯乎。又「泰晤士報」今晨社論稱，日荒木陸相解職，當然令人起日本外交政策將開始轉變之望，惟目下尙無此種傾向之明證。日本文職閣員對滿洲鉅額支出之預算，雖表示異議，然實際則日本有史以來之第二大預算，並未有充分之減少。又外相廣田之演說，却頗可消除爲日本此項政策及荒木之演說所引起之恐懼。廣田聲稱，對俄並無惡意，但若俄滿中東路談判能有進步，則益可增厚此項聲言之力量。廣田演說，實有一種防禦性，英國識者當均能察見之。日本在滿洲上海及其他各處之軍閥行爲，已引起不少不安，深冀日本國運復歸執政者控制，並予吾人以確實證據。又倫敦「每日導報」稱：日本在東亞廣大之帝國企圖，現已無可遁形。廣田演說不啻對全世界宣告日本以鞏固和平爲藉口之控制全中國之野心。然猶幸日本帝國主義之野心，於實行此種狂大計劃之時，殆將毀滅其自身，而不及覩其成功云。

日本議會開幕

日本第六十五屆議會於二十三日開幕，當荒木辭職日閣絕續之交，此度議會之重要可知也。

開幕前首相謁日皇

東京二十二日新聯電，日本首相齋藤於二十二日午後二時赴宮中晉謁日皇，上奏兩院施政方針演說內容，日皇照准。藏相高橋因病不克入宮，首相代奏財政方針演說內容，後日皇問首相最近一般政務。當時外相廣田亦上奏外交方針演說內容，幷奉答關於「滿洲國」改革帝制開始之際，對英美中俄等國具體外交問題。

開會第一日之情形

東京二十三日電，新年休假後，日本議會重開。晨間由首相與外相在貴院演說，下午又赴衆院演說；藏相亦出席，說明預算案。預料荒木辭職將不至影響政局，惟據觀測，議會空氣將較安靜，蓋一般議員會計劃，對於軍費及軍紀問題，向陸相提出極嚴厲之質問也云。又電，本日衆院於三大臣演說後，即入於質問戰。政友會元老床次竹二郎担承第一陣，登壇作質問演說，對此首相齋藤答稱，承注意甚感，施政方針所述之事，爲於將來實行，現正加以準備，床次君所言之事，全部贊成云云。次由政友會之東武登壇，對於農村問題，尤其對於米穀統制法質問稱，政府是否有實行米穀專賣之勇氣，最後稱，爲國防，若閑却農村問題，殊屬遺憾。

首相齋藤演說要旨

齋藤

東京二十三日電，首相齋藤本日於議會之演說，要旨如下：先言及外交問題，預算問題，對外貿易，國民思想教育問題，農村問題，一般產業問題，以及選舉法改正問題等之後。即稱：「總之我國極爲多事，現仍未脫離非常時之實情。然非常時所表現者，實可視爲國家躍進之現象。尤其在此時期，乃係國民試練之時。必須於擧國協力一致之下，以謀打開非常時局。……茲基於上述諸件，編製昭和九年度預算，並提出各項之法律

案，希望諒解政府之意，對於現下之要務，迅速予以協贊。」

廣田外交方針演說



廣田

東京二十三日電，外相廣田今晨在貴院演說外交方針如下：帝國政府關於滿州事變及「滿洲國」問題，因與國際聯盟就維持東亞和平之根本義。不幸意見大相懸殊，至不得已而通告退盟。當爲此重大決定之際，恭承天皇陛下，煥發詔書，昭示我帝國應取之進路，即聖諭始謂，「當今次「滿洲國」之新興，帝國以尊重其獨立，促健全發達，爲除東亞禍根，保世界平和之基」。繼謂：「雖然，國際平和之確立，朕常冀求而不止，是以平和各般之企圖，向後亦協力不渝。今也雖與聯盟分手，而帝國之所信是從，固非偏於東亞，而疏於友邦之誼，愈篤信於國際，顯揚大義於宇內，夙夜爲朕所念」。使我國而今後益協力一致，以努力於仰副聖旨，確信帝國光明正大之態度，必至瀰蓋於世界，帝國之前途，實有光輝盈溢者矣。余當處理對外關係，恭敬前述聖旨，欲於以世界平和爲念，圖外交方針之貫徹一事，而傾注渾身之努力者也。所幸帝國與友邦各國之關係，雖於脫退聯盟後，外交上不待言，即通商貿易上，亦益形密切而加親善，不勝慶幸之至。與帝國有緊密特別關係之「滿洲國」建國以來，自英邁之溥儀執政爲始，該國政府當局不倦之努力，與基於日滿議定書之帝國全幅之援助，因此着着進行其建設之步驟，諸般施設，漸次就緒。關於廣闊治安之維持，產業交通之發展，財政之確立，及文獻之進展等，不惟業舉顯著成績，而該國朝野所翹望之帝制問題，不遠亦將實現。新興獨立國之基礎，且愈加鞏固。此不獨爲「滿洲國」，爲東洋平和，抑爲世界平和計，不勝慶賀者也。吾人此後惟應奉戴聖旨之所在，官民相携，爲該國之發展，而極力援助，次則帝國政府於維持東亞平和，感重大責任，且具確固決意。因是以爲中國本身之安定，最爲緊要。以故中國速恢復其治安與繁榮，乃帝國政府衷心所希望。而兩國常保善隣互助之關係，以貢獻於東亞之平和及發達，不可不謂當然之使命。然觀中國政局，尚與如此希望之實現頗遠，此最憾事。近來雖有中國政府已悟從來所採抗日政策之非，而決定打開日華關係方針之情報。顧迄今日，尚不見可以證明該情報之具體的事實。若中國而諒解帝國之眞意，帝國殊願不吝以充份好意的態度報答之。目下華北地方於政務整理委員會統制之下，維持比較平靜之情勢，誠爲可喜。帝國政府鑒於「滿洲國」與該地方之接壤關係，並維持華北停戰協定之見地等，關於其治安維持，特別關心。如紊亂該地方治安之事態，期待其不至發現。同時關於中國之共產活動，及共產軍跳梁之狀況，帝國政府以甚深之關心，加以注意。顧帝國與蘇聯關係，大正十四年北平基本條約成立以來，兩國繼續正常之接觸。滿洲事變發生後，亦十分諒解相互立場，其間不見困難問題之發生。然近來蘇聯對於我國之態度，不惟有呈若干變兆之感。蘇聯頻依賴新聞通信等，向內外放非難我國之聲，特意鼓吹事態之惡化，而有利用於內政外交上之觀，此誠爲意外且屬遺憾。由來帝國政府對於蘇聯之公正態度，不問滿洲事變之前與後，始終一貫。於團體思想等，不拘有根本不相容者，既繼續善隣關係，且以平和手段解決案件。特於「滿洲國」成立後，基於直接接壤之日滿蘇三國間國交關係之調整；爲東亞平和計，極爲必要之信念。帝國政府常爲此而繼續努力。現不拘蘇聯之宣傳，我日本軍實際於滿蘇國境，未爲新軍事的施設，自不俟言。去年六月以來，就兩國間北滿鐵道之出讓交涉，帝國政府所以執居間斡旋之勞者，又不外實行前述方針之趣旨。事態如此，確信即蘇聯不遠亦必十分諒解我誠意也。而北滿鐵道出讓交涉，不幸雖呈停頓之狀態，希望交涉不遠將至再開。次則觀察與美國關係，本來日美間根本並無解決困難之問題存在 。帝國對於美國常衷心希望善隣關係，而無欲構事之事，自不俟論。同時且信美國亦可不吝諒解帝國東亞之地位。惟滿洲事變發生以來，美國之對日輿論，一時惡化，雖於兩國人民間，至呈發生感情阻隔之觀。而關於原來帝國不外欲東亞百年之平和一事，在美國方面如十分認識東亞之複雜且特異之事態，而諒解我國所以爲東亞平和之安定力者，確信日美間感情之緊張，自得緩和而不疑。以故彼我兩國，鑒於通商貿易上之重要關係，今後相互益深諒解，增進歷史的親善關係，至彌太平洋之二大隣邦之間，飄蕩太平之空氣，是所希望不已者也。與英帝國之傳統的親交關係，雖在今日，並無何等動搖。於洋之東西，居於類似之地理的位置之兩國。於世界各方面，相互理解其立場而協力，想即所以貢獻於世界平和。由此言之，關於通商貿易問題，圖其利害之調整，以期更增進兩國之親交關係；於與英帝國重

要一貝之印度之間，困難之通商問題之交涉，大體已見終結，此可為雙方全局慶賀者也。

以上所述，我對外關係，無論現在或將來，遭遇如何難局，祇要我國民協力一致，具有確固之覺悟，與不怠的準備。同時以冷靜的而且確實的對其所趨，踏其正，取其中，以臨其事時，則帝國之將來，不但毫無感覺不安之必要，且其前途，誠有洋洋者。要之帝國為維持東亞和平之唯一礎石，而負其全責任，故吾人不可一日離開此意識。我外交與國防，本由於帝國所處之重大地位及責任所發出者。然國防於其性質自體，固屬全然防禦的，而且自衛的。即我外交亦係基於帝國之使命，以期貫徹正當與合理的主張。我帝國之此種自然的而且現實之地位，相信當然可為世界各國所理解」云。

高橋財政方針演說

東京二十三日電，本日衆議院本會議，藏相高橋於午後二時登壇演說財政方針如下：首陳述歲出歲入總預算之大要，繼述普通歲入有巨額之不足，然經濟界之現情，認現尚非樹立增稅或其他增收計劃之時期，因此歲入不足之部份，仍與前年度同樣求諸公債財源云。次對於公債有所說明。繼稱我國之經濟狀態漸次好轉，

高橋

昭和九年度殊可獲得相當多額之自然增收。倘照此繼續下去，相信恢復昭和三、四年間之歲入狀態，為期當不在遠。但現在歲入不足已達巨額，我財政之前途，殊有深切考慮之必要。因此對於公債發行額必須竭力謀減少，即對於緊急不得已之國防費等，亦努力基於節約之主旨，對其金額予以減輕固毋論；至對於其他經費，亦不能如意計入。對於歲出歲入兩方面國民不能不充分的忍耐，奮勵努力，官民一致，以期其打開。（次言及一般經濟界之情勢），繼陳述一般物價高騰，對外貿易之活況，國民之購買力，及貯蓄力之恢復，稱銀行預金去年中增加七億一千餘萬圓，郵便貯蓄，金錢信託，於同期間亦增加一億及一億六千餘萬圓，（次說明政府之低金利政策及外國貿易之現狀），去年中之我國對外貿易，輸出十九億三千餘萬元，輸入二十億一千餘萬元，合計三十九億四千餘萬元，輸入超過，比較前年已增加一千八百餘萬元，由貿易總額觀之，無論於金額方面或數量方面，均呈非常之增加。最後對於世界經濟之大勢稱：國際通商上以公平待遇為主義之國，於世界極為少數。世界經濟界之現狀，依然在於混沌狀態。處於其間之我經濟界，於各方面有好轉之徵兆，殊屬幸事。然到達恢復全般的景氣之時期，實須國民無上之努力；希望國民却除私利之念，努力贊成帝國永遠之盛運」云。

貴院質問軍部獨裁

東京二十四日新聯社電，本日為議會論戰第一日，貴院今早十時開會，對於國務大臣之演說，繼行質疑。首由青木質問農村等問題後，質稱「近來在鄉軍人及其他一部間有弄軍部獨裁政治之實現及其他不穩妥之言辭，甚為遺憾，願聞當局之所見如何？」林陸相答稱：「軍部獨裁政治云云，未接何項報告，個人之意見，不足為據」。次加藤政之助登壇質稱：「頻傳一九三五、六年之危機，惟據余個人之觀察，認為一九三五、六年不能發生戰爭，固然必須抱「在治不忘亂」之覺悟，然並無需要擴大之軍備，又藏相對於改造財政，究有何方策？」藏相高橋答稱：「現在之國際經濟鬥爭，亦可稱為經濟戰爭。此固然需要外交工作，惟圓滿之外交工作背後，必須有軍備，然軍備並非為戰爭而備，實在於為防衛」。次海相大角答稱：「若無引起危機，誠堪慶幸，但我等必須常調整和戰兩樣之軍備」。零時二十三分散會。

中日親善老調重彈

又電，本日之衆院，午後一時開會，町田忠次登壇，首力言外交工作之必要，繼稱：「近來中國悟排日抗日為不利，似已改變，然對中國之興隆，得貢獻有效之協力者，必須覺悟捨日本無可求之事。若如是始可達到真正之中日親善，並保持遠東之大局。此事不但須俟中國自身之覺悟，即日本亦須施與工作。次關於對美對俄關係，並無何項兩立之難問題或主張。故殊有刪除雙方之猜疑，進行諒解之必要。所謂危機而憂慮之事，我國對於國力亦有自信，既站於正義之道上，相信可以防其未然。」次對於公債政策陳述昭和十年以後難行。並稱「願聞藏相有何增稅計劃、及經濟外交政策，將如何貫徹」。最後言及農村問題，及人心不安問題。

對滿政策毫無變更

町田忠次約質問半小時降壇後，外相廣田登壇答稱：「政府所取之外交方針，因國際關係上，不得一一說明，殊屬遺憾。然關於對滿關係，始終尊重該國獨立之帝國政府之方針，毫無變更。對於中國進而表示友情之點誠佳，然對於兩國之關係，不能不加以沈着的考慮。對於日俄關係，亦擬盡力的迅速進行至撤廢國境之防線。又日美關係，倘若惹起惡化之事態，誠屬遺憾。故目下對於此點，余亦正與美國當局磋商。至對於通商貿易，乃係始終以共存共榮爲念，對於我國貿易之發展，正予充分注意」云。

高橋答覆公債政策

藏相答稱，「赤字公債之發行，實爲遺憾。政府亦非欲於常久的繼續發行，此乃自有其限度。至對於有否增稅計劃之事，政府即照此答覆，然由十年度起實行與否，不能明言」云。次農相後藤．首相齋藤均有答辯。次爲大口喜六（政友）登壇聲稱：「政府當編制預算之際，無確定的與統一的根本方針，此乃現內閣之缺陷」。繼問：「對於美國貶抑美元，我國有何對策」。對此由首相．藏相答辯云：「各省割據，預算編製不統一」云云，斷無此事」。藏相答覆大口喜六之後，質問益爲白熱化。

議員要求運用憲政

政友會之安藤正純登壇陳稱：「首相誤解思想對策之中心點，國民於五．一五事件以來，抱極大之不安與疑惑。以爲軍部或將出而干與政治，或者法西斯將出現等，是以政府對於國家之政治經濟，應以議會政治爲基本而運行，決不予變化。同時一九三六年爲國際危機，殊應言明我國到處愛好和平，並示國民以所趨之途徑」云。對法西斯加以非難，要求表示明快果斷之政治與明快之指導精神。

軍民離間問題質問

次質問軍部發表關於軍民離間問題之聲明書，此乃政黨對軍部勇敢的發出之反擊第一聲，引起政民兩黨盛行拍手。安藤君復對軍部要求解放秘密主義，然後降壇，議場甚呈緊張。對此首相齋藤答稱：「根據議會政治，以運用憲政，固不俟言」。海相大角答稱：「因關有離間軍民之宣傳，認爲有於未成熟以前鎮壓之必要，故而聲明，但因非壓迫言論之意味」。次安藤復與陸相．首相對於軍民離間問題之聲明書，重複問答之後，安藤要求開秘密會議答辯。午後四時四十四分遂入於秘密會議，五時十分秘密會議完畢，決定將殘餘之日程，延期討論。至五時十四分散會。本日之衆院，因安藤之質問，惹起意外的波瀾，極呈緊張。

太平洋上之風雲

一九三四年開首，太平洋上之情勢即覺腥風凛冽，造成國際緊張局勢之中心；於過去一週間，英國在新加坡召集遠東海軍會議，美國決定增造軍艦，均在積極爲應付一九三六年之準備。斯或即如火藥庫之太平洋，將變成威脅和平之引子歟？

新加坡之海軍會議

新加坡二十二日路透電，英國海軍會議今在此開幕，關防極嚴。此次會議舉行於日本廣田防禦宣言及美國添造新戰艦一百二十艘計劃之後，故空氣緊張。本月初海軍出席者及陸空軍代表，曾有重要初步討論。相信與英海軍遠東政策，有重大關係。又合衆社電，世界各國當局，均注目今日在新加坡開幕之英帝國海軍會議，該會議係在英國駐華艦隊之旗艦「甘特」艦上舉行，討論英國在遠東之海軍政策。出席者計有駐華艦隊司令德萊雅將軍，駐東印度艦隊司令那司密斯，澳海軍司令海德，新西蘭艦隊司令華特孫。此項會議之舉行，一般皆認爲性質重要，惟關防甚嚴，其議決案竟無一發表。所可知者，各海軍將領將在甘特艦上，對國際情勢之各方面，澈底加以研究，尤其注意太平洋上之局勢。同時考慮，在英國利益上所能發生之或然的影響，英國海軍之戰鬪力，及其應在遠東配置之實力；英國與太平洋上擁有「勢力範圍」之列強，應如何周旋，乃至新加坡海軍根據地之前途等問題。皆將充分討論及之。在會議進行之時，採用嚴密方法，不准有半點消息洩漏於外。是以會議結果，尚無從探悉云。

羅斯福贊成築艦案

華盛頓二十二日路透電，羅斯福今日對宣言及主張建造軍艦一百二十艘約需費六萬一千六百二十五萬元之文森議案，謂美國不能爲世界他

處之軍縮模範，文森議案策極端贊成。白宮之所以贊助依約添造軍艦者，因料定現行海軍公約于一九三六年期滿時，日本必要求與英美有同樣大海軍也云。 文氏乃衆議院海軍委員會主席， 現已應海軍部長之請，尤即設法使此案早日通過。又合衆社電，關於海軍部所提之造艦案，下院撥款委員會今日已有同情的報告送出。此項提案前此已在海軍委員會通過，共計需款二萬九千三百八十三萬三千零四十元。提案中規定在一九三五年開始實施之時，先撥款一百八十萬元以建造八寸口徑砲之巡艦一艘，六寸口徑砲之巡艦三艘。 此項新艦造齊之後， 美國海軍實力始符海軍條約中之定額。此外民主黨議員兼任海軍委員會主席文森氏主張，海軍人員須增加一千八百名，擴充至八萬一千五百名，海軍將校增加六十三名。提案中規定美國海軍陸戰隊，須增加至一萬六千名。同時主張建造海軍飛機一百四十二架。此項海軍部向國會提出之龐大造艦案，已得羅斯福之同意。羅氏認爲此項新提案，不足以影響其財政計劃云。又路透電，美海軍軍令部長斯丹德萊少將今日批評衆院所審查之海軍供應案。並詳言美國艦隊內容之黑暗。謂美國最新戰艦，固宜加以革新， 而其他戰艦之狀況， 尤屬不能滿意。前築飛機母艦「薩拉土加號」與「勒克辛頓號」在物質上現已退化。驅逐艦情形，亦復甚爲可慮。驅逐艦在戰時行其職務，能否有效，殊堪疑問。「綠杉磯號」飛船，現已不復安全，不久或須拆毁云。海軍以應時需費二萬八千四百七十四萬七千元。其中三千三百六十一萬九千元將用以建造新艦，內有飛機母艦及新艦四艘。海上空軍撥一千八百八十八萬元，其中六百五十三萬一千元用以增造新機。至於去年在海上失事之「亞克隆號」飛船，則不擬補造。

赫里歐論遠東危機

巴黎二十二日哈瓦斯電，前任法總理急進社會黨領袖赫里歐氏本日由「經濟財政社」發表一文，警告目前遠東情勢對於世界和平之危機。題曰「鼎足之勢」。文內所謂鼎足之勢，乃指俄美日三大國而言，蓋此三大國互相衝突，漸有劍拔弩張之勢，此乃舉世所憂懼者也。赫里歐首述李維諾夫最近曾在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屆全會發表關於遠東問題之重要演說，赫里歐就李維諾夫此項預言，分析遠東問題之關鍵。略謂自日本遣兵滿洲，製造「滿洲國」之後，蘇聯對於中東路之利益，發生恐懼。蘇聯繼與日本舉行售賣中東路之預備談判，據蘇聯觀察，日本在滿洲邊境從事軍事之準備，因此俄政府不得不在邊境設壘增防。因此赫里歐以爲中東路談判之能否告成，實爲和平與戰爭之關鍵。赫里歐繼又分析李維諾夫之演說，謂李維諾夫結論中宣稱蘇聯已具有決心，不令尺寸領土，割讓於人，因此蘇聯仍將繼續增加陸海空之軍備云，迨後蘇聯於糾紛迭乘之際，與美國言歸於好，美俄復交，而遠東局勢又爲之一變。然中東路管理問題，仍屢釀事端。俄日兩方均大爲杌隉不安，每遇發生糾紛，雙方均責爲口實，互相詆毁。日本方面對於美國之政策， 尤其對於美國之海軍軍備， 亦當予以密切之注意。 由是觀之，則日本與美國間日本與蘇聯間形勢緊張， 殆無疑義。此種形勢，固不能謂無危險之存在。日本需要領土 ， 以容納其過剩之人口。需要市場，以銷售其輸出之貨物。日本此種需要，頗使若干大國視爲隱憂。而同時日本若干黨派，更高唱黷武主義，以是種種，乃造成困難之局勢。益以日美間之海軍問題，與日俄間之中東路問題。於是普遍恆久之遠東問題，至目前遂乃益趨尖銳。在此艱難複雜之局勢下，法國究取何種立場乎？抑吾聞之，美國若干報紙對於法國已有所評論。如去年十月二十三日之紐約「先鋒論壇報」與去年八月九日之支加哥「論壇報」均誹議法國，謂其陰謀增加目前之糾紛。吾人對於此種無稽之談，今當鄭重加以闢正，蓋吾法國始終表示尊重法國所簽訂之各項國際協定，如凡爾賽條約非戰公約等等。然對於一切曖昧行動，與不懷好意之干涉，則爲法國之所排斥。吾國對於遠東互相爭鬬之日美俄三大國，均深加尊重。吾法無時無刻不在三大國之間善意調停，以維持遠東之和平關係。蓋和平爲法國最關心之一事，在其他各地，法國嘗矢力於和平，在遠東亦無不然云。

美國討論俄日衝突

華盛頓十九日合衆社電，本日美政府官員公開討論日俄關係，注重全世界注意點集中遠東情勢爆發之可能。據政府人員宣稱，彼等認日俄情勢爲世界危險點之一，但預料在目前或一年以內，不致發生戰事。惟此間有若干官方觀察人表示，日俄戰事於今春以後任何間，或發將發生。惟華盛頓官方之觀察，則與其他消息靈通方面不同，以爲日俄戰事並非不可避免，本日此間官方告合衆社記者，稱彼等認遠東全局如一火藥庫，引起爆炸之導火線，或將爲日本在滿蒙方面之軍事活動。一般觀彼間爲最危險

之區域,因恐在亞洲東北集中之日俄軍隊,或將發生衝突云。

列寧逝世十周年

莫斯科之紀念大會

莫斯科二十一日塔斯社電,本日全蘇聯舉行列寧逝世十週年之紀念。莫斯科蘇維埃(即市議會),全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及「老布爾塞維克社」本日在此間「大戲院」召集盛大隆重紀念會。到有京城工廠內工人,突擊隊隊員多人,斯丹林,加干諾維支,伏羅希洛夫,加里寧等出現於主席臺時,場內羣衆,歡呼多時。加里寧在其演說中指出蘇聯共產黨已將列寧遺教,付諸實行,已將重工業及農業經濟之集團化,次第建立完成。至今農業經濟集團化,優於個人經濟之處,已爲農民所洞知。加里寧謂,『蘇聯今日社會主義方式之農業發展,即爲偉大領袖列寧之最好紀念碑,』加氏繼稱,『在列寧死後十年期間,黨國均有極大之成就,但尚有極多事業,待諸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及其眞誠領袖斯丹林指導下之國家,一一完成者在。』共產黨中央委員斯契茨基發表長篇報告,縷述列寧生平及其意義,並述及「失却列寧的十年」內蘇聯建設工作之成績。斯氏稱,『吾人在列寧死後所經歷之歲月,每日均爲列寧主義觀念之勝利。列寧之姿態,將永遠閃爍於全人類之目前。因十月革命所打開之歷史上之一新時代與彼密切聯屬』云。又全國各地本日均舉行集會,結束列寧死後全國在經濟文化等建設工作中所獲得之成就。黨政要人及列寧密友在此類集會中,紛紛述說彼等對列寧之追憶。各報發表從未刊行之列寧遺著與信札多件,以資紀念。

加干諾維支之演說

莫斯科二十一日塔斯社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地位僅次於斯丹林)加干諾維支在莫斯科省黨代表大會席上發表之演說,刻經此間報紙發表,大意如下:『吾人全部國際政策之中心,即爲和平而鬬爭,其意義即(一)正確了解現存於資本主義國家內之矛盾,並利用此類矛盾,促進一切延宕大戰爆發之眞誠希望,並締結互不侵犯公約。(二)暴露敵人之陰謀與暗算。(三)動員全世界所有勢力,以撲滅戰爭。(四)鞏固國家防禦能力,鞏固紅軍之戰鬬力。』加干諾維支繼於世界大戰問題,指出資本主義國家內現分兩派,一派不欲即刻發動戰爭,另一派則爲自覺在一九一四年大戰中,遭人虐待,而欲重整旗鼓,以實行彼等之領土伸張計劃。『吾人之政策中,凡今日不願藉干戈解決相互之衝突與矛盾者,吾人均力助之。吾人之政策,即在於不給帝國主義政府藉犧牲蘇聯而解決彼等矛盾之機會;同時亦在於不給彼等欺騙羣衆,誣謂蘇聯爲和平之威脅者之機會。我國之代表,特別爲李維諾夫君,曾對全世界宣言,應提議以求全部而普遍之軍備廢置,且締結互不侵犯協定,以證明吾人,反對戰爭之決心。我國在歐洲之地位,已漸鞏固,法國願與我國建立更密切之關係,德國法西斯蒂所展開之社會愛國主義活動,對法國及波蘭均成爲一直接之威脅,故在法國及波蘭資本家中間,自然不乏主張與德國成立一種協定,使彼安然整頓軍備,打擊蘇聯之傾向。但此種傾向,尚未能獲得優勢。惟吾人須加以極大防範,固不待言者也。關於吾人與德國之關係,假使德政府希圖與我恢復法西斯蒂上台前之關係,不對吾人挑釁,吾人頗願欣然接受之,不過吾人目前對德國殊難抱此希望,是以我與德國之關係,仍繼續緊張。我國曾宣言謂,德國之允諾繼續拉巴羅條約(支持蘇德常態邦交之條約)與否,必須在行動上,而非在口頭上,爲吾人所判斷。吾人與英國關係仍頗緊張,諸君如將保守黨對蘇聯之態度,加以正確分析,則可斷言此輩敢死隊員,刻處心積慮,以使其自身變爲一切反蘇聯陰謀以至反蘇聯戰爭之領導者與組織者。但彼等之鬼蜮伎倆,必遭我國力量之撲滅。羅斯福總統之政府深能了解我國之力量,蘇聯與美國間常態邦交之樹立,乃鞏固兩國國際地位以及鞏固和平鬬爭之最大因子,此兩大國間常態邦交之重要性,極端偉大,特別自遠東形勢觀之爲然。最尖銳之問題,即我國與日本之關係。吾人願對日本採取和平政策,吾人之感情雖已忍不可遏,但吾人業已保留最大限度之忍耐,然彼等則不顧一切,已開始對蘇聯所有之中東路施以無恥之破壞。吾人未令感情之憤怒,支配吾人,而惟知依據對現存形勢之正確分析,以處置之。吾人曾提出是項問題,即如果彼輩欲奪取中東路,則必誘致嚴重衝突。我政府已宣言擬將中東路出賣,但其價格須能令人接受。談判雖已開始,然日本所提價格,實屬萬分滑稽,故吾人不能

不堅決拒絕。於是日本軍閥遂開始以武力奪取，彼等於是對蘇聯中東路雇員施以逮捕。現在日本正有兩派在暗鬥中，一派即荒木貞夫率領下一般窮兵黷武之軍閥，另一派則深知日本如與我人交戰，殊非易易，因今日之蘇聯，已非一九零四年之老大俄羅斯。總之，遠東形勢，緊張異常，吾人任何時間內，均能遭遇攻擊。日漸帝國主義化之偽善而狡譎之日本，提醒吾人此點。唯是吾人軍事力量之鞏固，年甚一年，尤以日本篡奪者與吾人關係尖銳化以來為最。我日漸鞏固之紅軍，本身已可代表全世界第一等軍隊，對於任何企圖奪取我一粒土地者，均能予以不可輕侮之抵抗』。加氏述及國內政策時，特指出重工業出產之激增。加氏又指出現在之農業在表面與性質上均已整個變更，且全國文化水平已大加抬高，而為人所公認。加氏又謂，蘇聯之各民族共和國及邊境地域，均已展開，彼等國民經濟中社會主義部分，而此社會主義部分已成為全國經濟之主導的部分。加氏在結論中，述及第二五年計劃問題，及共產黨之組織問題云。

裁軍會議之喪鐘

德對法覆文已送達

柏林十九日哈瓦斯電，德國對本年一月一日法國致德國之備忘錄，已備文答復。本日下午五時十五分外長紐拉特將此項復文，送交法國駐德大使彭賽。全文以打字機繕就，共長十五頁。說明德國對法國備忘錄之意見，並就若干點請求法國從新加以說明。復文正在翻譯中，將於今晚轉寄巴黎。又路透電，德國答覆法國關於裁軍之備忘錄，內容謂軍縮試驗時期，旨在歧遇。德國並反對軍縮分兩個階段。又謂德國置兵二十萬名，實不足擔保國家之安全。覆文繼乃聲明，德政府願將可準備置武器問題與軍類事件，同時解決。又施於德國所謂軍事團體之國際監視，亦應施於他國之同類團體。文末歡迎法國願縮減空軍百分之五十之建議。但謂如不許德國置有空軍，則此建議，亦無價值可言云。同時德國各報對蕭丹昨在參院所發之演說，均表示極度之失望。謂蕭丹所言巴黎柏林間之談判，徵類幻想一節，實難增進德法邦交云。

英正研究德法關係

法國勒卜傑二十日哈瓦斯電，西門自日內瓦返國，今晨九點三十分由此間飛機場出發，於上午十一點三十分抵倫敦。又倫敦二十日哈瓦斯電，英國駐德大使費勃斯上年十二月二十日由倫敦回柏林之後，曾將裁軍問題向德政府提出數種問題，請求加以說明。德政府對此項問題，業已答復，其復文今晨英政府業已接到。英大使所提之問題，關係德國對法提出之建議，特別與軍額及互不侵犯條約相關。西門於審查德國復文後，即由倫敦赴鄉間，過星期例假。緣德國復文對該國向法所提建議之說明，雖曾參酌法德最近談話情形，但復文之全部，尚非一種整個之解釋，故認為無召集閣議從事討論之必要。惟認昨日法國駐德大使彭賽所接之德國復文，有充分參考之資料。英政府俟等待閱悉此項復文，以便對裁軍問題，決定取何新辦法。



會員席全都空位，希忒拉亦從後窗爬出，韓德森說：「我覺得我這個主席是孤立無援。」（倫敦報）

德請英國出面斡旋

巴黎二十二日哈瓦斯電，德政府頃又發一文件，遞送英政府，要求英政府提出新建議，以便於法國備忘錄及柏林復文之間，尋覓一種折衷辦法。英國對法德談判，在明瞭德國致法國復文內容，原定取觀望態度。今德國有此項新公文遞送，是德國於英國未準備行動以前，先向英國請求，出爲斡旋矣。惟德國原來見解，仍舊維持，英政界人士，認爲不甚滿意，業已有非正式之表示。故英國出爲仲裁一層，似不如一般人想像之易。且倫敦德國人士對於此訊，業已否認。惟輿論頗贊成英國之出面調解，星期三日內閣會議，對於此事之能否實現亦會加以考慮。

裁軍會議定期討論

日內瓦二十日路透電，裁軍會主幹部職員今日決定，於二月十三日再集會於倫敦，屆時如列強欲再展緩開會，則將於二月十六日召集主幹部全體會議云。又倫敦二十二日哈瓦斯電，頃悉韓德森對於裁軍會議主席團會議之召集，其主張如下，(一)如德法兩國談判陷於僵局，則即由主席團及總委員會開會決定之，而令其長期延會。(二)如外交談判於最近將來，確有成功之希望，則裁軍會議短期延會，亦無不可。

法擬講歐戰之威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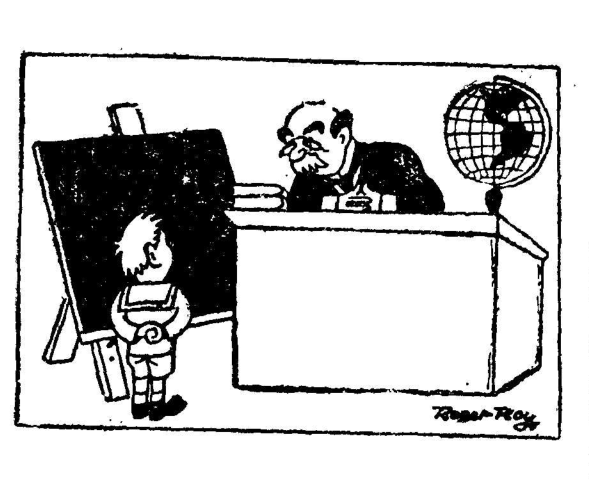
巴黎十八日哈瓦斯電，參院討論外交問題，質問案業已終結。外委會主席貝朗熱提出動議案，主張忠守國聯盟約及絡迦諾條約，並信任政府，俾能在國聯範圍以內從事和平建設，使法國與各國國交趨於親善并鞏固國防及安全。此項動議案以二五一票對七票之多數，予以通過。在投票以前，蕭丹更將彭考演說之要點，重述一過。略謂：法國對各民族之主權，素來重視，斷無干涉德國內政之理。蕭丹繼稱，德國人造作蜚語，誣蔑法國，以期激動德國人民之國家思想，此於該國之外交政策上必有發生反響之危險。須知自歐戰終結以後，法國對德退讓至再至三，法國之意，無非表示希望和平之志願。且以爲德國有權恢復其大國地位，故對於德國民族，不欲過爲已甚，使之難堪。不料德國竟不了解當日內瓦裁軍會議行將得到全體同意之解決時，德國突然出會，此種舉動，能不令人疑懼乎：法國對於國家安全，認爲僅有兩途可走，如不自思其力，即須依國際之合作。此種見解，實有歪曲，不可視爲矛盾。吾人所謂縮減軍備者，乃謂俟一般裁軍公約成立後，再照公約所定辦法實行裁軍而言。非謂目前法國即應裁減軍備，蓋此時尚有他國正在重修軍備也。蕭丹繼稱，法國與各國始終維持其密切之妥協，而爲法國安全之主要因素者，亦增進親善關係，如英國即其一例也。吾人與英國之妥協日益鞏固，實爲世界和平之砥柱。由此言之，則國際合作實於國防政策大有裨益。蕭丹言至國聯問題，謂法國對國聯盟約始終忠守，即使修改盟約，亦當以國際合作爲條件，且在國聯中不當由各大國另成一種主幹機關。至於裁軍問題之直接談判，乃係以裁軍會議前次散會時最後之結果爲根據者，且不當退出國聯盟約範圍外。以故目下雖可由各國單獨談判，然結局仍當以裁軍會議爲歸宿終之。各國儘可進行談判，但無論如何，不能以重整軍備爲目的耳。世界和平當以各民族互相信賴爲根基，至各國勢力暫時之平衡，與一般恐怖之心理，則皆不可思爲和平之基礎也。蕭丹結論，要求國會界以必要權力以便進行渠所宣布之政策，各議員聞言，熱烈鼓掌，賴米利爲提出質問案最重要議員之一。於蕭丹詞畢後宣言；蕭丹已允許對於法國軍力不加縮減，至是乃將貝郎熱所提之信任政府案提付表決，贊成者二五七票，反對者十三票，政府勝利云。

國聯行政會黯然閉幕

薩爾問題設小組會

日內瓦二十日電，第七十八次國聯行政院會已於今日閉幕，各種重要事件，均於休會前加以處置。薩爾問題特務報告員阿羅希氏，會於席間提議，行政會對於明年之薩爾民衆投票事件，須在今日開始籌備工作。氏並追述一九二三年國聯行政會已經採納某種計劃，保障投票之安全。亞氏建議組織一小組委員會，包括彼本人並其他兩行政會委員，負責考查此問題，與起草一報告書，以備提出五月間之行政院會。行政院會批准各種提議並要求小組委員會所籌備之報告書，須注意下列數點：(一)考查一計劃，務求保障薩爾民選能正確與有秩序的實行。(二)考慮輔助辦法，保護

人民免除一切壓迫。（三）審定何法，以保持投票進行時薩爾區內之治安。阿氏要求國聯會之一九三四年預算案支出項下增多二萬瑞士佛郎，以爲施行上述事件之經費。行政會已派定西班牙代表馬達里亞加，阿根廷代表康太諾與阿氏爲此小組委會委員。行政會後討論營柯糾紛事件，決議訓令赴南美之仲裁委員會，力求戰爭雙方速開會議，規定休戰條件。最後行政會通過一議案，同請印度地震之災民。



教員：「試舉美國一種資源。」

學生：「膨脹！」

（巴黎報）

巴玻問題通過報告

日內瓦二十日哈瓦斯電，薩爾問題已由國聯會行政院決定辦法，此事至少在行政院本屆會議之內，已告一段落。行政院乃繼續討論玻巴之衝突，國聯爲此事派赴南美就地調查之委員團所報告之情形。截至一月十二日爲止，現在兩國既已重行開戰。歐調查團不接行政院新訓令，即不能繼續談判。玻代表謂國聯調查團以光明態度，盡其任務，至可欽佩。巴代表則謂玻國之欲延長休戰協定者，其用意在利用時機，整頓軍隊，以便重行攻擊云。玻代表起立答辯，阿根廷代表亦表示意見。旋即將擔任察柯爭端之三人委員會，愛爾蘭西班牙墨西哥三國代表組成所具報告，予以通過。至是行政院議事日程所列事項，均已討論終結，第七十八屆會議，由此閉幕。

顧維鈞之演說

日內瓦二十日路透電，顧維鈞今日在國聯行政院演說，先述中國之鴉片狀況，繼謂滿洲設立鴉片專賣，足以妨害國聯除毒之努力。中政府殊願以所能集得之有關係的消息，供給國聯。關於麻醉品輸入滿洲熱河一節，深願贊助鴉片顧問委員會之意見，即應請出產與製造各國注意，對該地之申請書予以極嚴的監視之必要。末顧氏又謂：滿洲熱河之設立鴉片官賣，決爲牟利起見，且以有組織的努力，提倡其出產與製吸，此不特危及中國人民之幸福，更有貽害各國之可能云。鴉片顧問委員會之報告，謂委員會曾審愼考慮滿洲，亦名爲「滿洲國」者之新現象，而信其地已發生三重危險。即（一）是在鴉片出產與銷費業已過分之一地，使其鴉片與其他危險性藥品之地位愈增嚴重。（二）波斯土有輸入已經毒藥充斥之一地內。（三）如當局不籌相當辦法，阻止秘密毒藥廠之設立，則其害不僅及於中國，且將及於其他各國。報告中又述及裝運入印度之高根，有若干時已見減少，近忽大增，私販用種種新法運輸，甚至用及私人飛機云。行政院討論鴉片顧問委員會之報告歷時頗久，卒將該報告通過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三年一月十九日起
至二十三年一月廿五日止

（記者）

一月十九日　星期五

▲陳紹寬由閩過滬返京。

▲班禪抵平。

▲孫殿英電中央，請監視寧夏停止軍事行動。

▲劉桂堂部攻陷豫省涉縣。

一月二十日　星期六

▲四中全會開幕。

▲溥儀宣布定於三月一日稱帝，並改稱偽組織為「滿洲帝國」。

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十九路軍將領沈光漢等通電，脫離人民政府，擁護中央，並推戴戟出任維持。

▲晉綏兩省地震。

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蔣中正自建甌飛返南京。

▲張學良自滬夜車晉京。

▲四中全會開首次大會。

▲行政院議決，改組閩省府。

▲胡漢民及西南政委會分電中央，請停止壓迫十九路軍。

▲內蒙代表謁林主席，請仍實施百靈廟原定自治辦法。

▲日本陸相荒木貞夫辭職，林銑十郎繼任。

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四中全會開第二次大會，議決改革地方行政制度。

▲孫殿英馬鴻逵在平羅激戰。

▲日本第六十五屆議會開幕。

▲莫斯科電，新疆南部疏附宣布獨立。

▲川赤匪總退卻。

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四中全會開第三次大會。

▲班禪抵京。

▲內蒙代表向四中全會請願。

▲俄大使波格莫洛夫在京宴蔣汪孫宋諸要人。

▲吳德惠抵京。

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四中全會開四次大會，議決選任林森連任國府主席，遂即宣告閉幕。

▲陳儀由京赴滬。

論評選輯

薩爾問題與法德糾紛

昨報揭日內瓦十七日電訊，謂：「國聯行政院不理會薩爾問題，現已成激烈爭端，今日通過諾克斯爲薩爾區管理委員會主席，並其他各委員之任命，任期至一九三五年四月止，衆視此項決議，爲國聯決計施其權力於薩爾爭端，並抵抗國社黨對該委員會之攻擊。」同時哈瓦斯社之巴黎消息，復傳法外長彭古於參議院討論外交質問案時，關於薩爾問題之不願放棄，作露骨之表示。由是觀之，今日之薩爾問題，不僅爲德法糾紛之癥結，且爲全歐嚴重局勢之一環，値玆俄法締約以謀鬆懈歐洲矛盾之際，其意義之嚴重，殊不容吾人忽視焉！

考薩爾爲世界著名之煤區，雖面積不過一九二一的四方基羅密突，人口僅八十萬，然礦藏之豐，產量之富，嘗爲歐洲諸强所羨仰；歐戰以還，德承潰敗之餘，爲凡爾賽條約所束縛，不得不割地賠款，乃以賠償洛爾煤坑之損失，遂將薩爾礦權讓渡於法，並劃歸國聯行政院所設立之委員會管理，而剝奪德對斯區之治權。綜國聯管理薩爾委員會組織之內容，爲委員五人，其委員之國籍，除法德各一外，餘爲三國僑民代表所担任：彼時規定此種礦權之讓渡，以十五年爲限，期滿舉行公民投票，就（一）擁護已成制度；（二）與法國合併；（三）與德國合併之三項規定，任區民之選擇與表決。簽約迄今，已歷十四寒暑，公決之期，迫於眉睫；惟於此悠久之歲月中，德國政局，動盪不已，物換星移，幾經更迭，晚近希特勒秉政，所謂汎日爾曼主義，又復澎湃一時，民族情感，高度發揮，於是戰後德意志之復興，即與凡爾賽條約發生不能并存之矛盾；而薩爾煤區無條件之收回，更爲國社黨寤寐以求之標的。故其始也，赴愬於國聯，企圖修改凡爾賽條約，擺脫法之羈絆，願望未伸，不惜宣佈退盟，拂袖以去，繼則致牒巴黎當軸，要求直接談判德法間之懸案，又遭婉拒；凡此所示，則德法之矛盾，已如棼絲，而決非和平手段所可解決矣！

今之國聯行政院第七十八屆會議，循法代表馬西里之建議，討論薩爾問題及其公民投票大會之籌備事宜，雷厲風行，擬派大員，雖事先嘗通知德國參加，而望其重返於日內瓦之門；然觀乎希特勒之聲明，非特不願爲國聯大賓，拒絕參加討論，且對立即交還之主張，持之彌堅。往者德宣傳部長戈培爾氏嘗言：「如一旦薩爾區域歸還德國，德國即可對於法國更無其他領土上之要求，」而今玆法向國聯之建議，其中又有擬提出國際特別警察隊之組織（約三四千人，）駐於薩爾區域，以保障選舉之自由；此種武裝隊伍，或因英意兩國之異議，難成事實，第於此足徵德法間之南轅北轍與夫薩爾問題之複雜性也。舉世方惴惴於一九三五年之降臨，而薩爾之誰屬，又將取決於斯年，嗚呼！一九三五果爲凶年歟！

（錄一月十九日上海時事新報）

◇　◇　◇　◇　◇　◇

論溥儀改稱

日本自入冬以來，喧傳已決定對滿之重大國策，內容付密，實則雖人

不知。本月二十日遂以溥儀名義，在長春宣布改「滿洲國」為「滿洲帝國」，溥儀將以三月一日改稱帝號。吾人茲為正世界之觀聽，促國民之注意，論之如左。

（一）問題性質　東北今日之一切，皆九一八事變之延長。查民國二十年冬，日本既占我遼吉黑三省，以是年十一月十日挾溥儀由天津赴大連，遂有所謂建國運動。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日本使瀋陽之東北行政委員會宣言「建國」，國稱滿洲國，年號大同。三月一日發表所謂滿洲國建國宣言，擁溥儀為執政，九日，溥儀行就任式於長春。而是年九月十五日，日本更使溥儀鄭孝胥簽「日滿議定書」。自是日本名認滿洲國為獨立國，實則政治經濟一切大權悉歸日本支配，其把持之甚，尤過於普通保護國所施於被保護國焉。今者溥儀改稱，政體變動，此皆外表，不關實質。總之滿洲問題，為日本對於中國領土之軍事占據，所謂獨立建國，乃日本勢力之所嗾使及逼迫。彼居住其間之中國三千萬人民，絕無脫離本國獨立之意志，何況名為獨立，實作附庸乎？自日本占據後，所謂滿洲國官民絕無發表意見之自由，領袖之溥儀尤然，用人行政，皆難自主，即燕居見客，亦受監視，其所職司，惟簽字於日籍官吏備就之公文。情態如是，有何國體政體之可論乎？要之，今日之事，徒為日本決心割裂中國東北四省進一步之表現，其所以使溥儀改稱者，在更表示其堅決把持之意而已。

（二）溥儀地位　自改稱問題發生，日本新聞電常傳播種種關於帝制之漢文名詞，如登極即位之類。而長春傀儡今後之文告中，更可想見此類名詞之多。雖然，中國論政，正名為先。凡一名詞，皆有其一定之涵義，涵義不合者，雖名是而實非。夫曰皇，曰帝，皆獨立君主國主權者之稱。故前提須為獨立國，其領袖須為主權者。滿洲近事，殊異於是。蓋溥儀所領袖之長春組織，無統治之權，權在日本，是則曰執政，曰帝，等之同一地位，同一意義，即指日本因便利上所設之一種機關而已。於世界勉求其例，或者類於安南之王，安南今日依然有王，其王今尚為青年，一九二五年即位，最近甫由法國留學歸也。其次或又可比擬於印度各邦之藩王，而斷不及埃及之蘇丹。蓋埃及外交權雖在英國，而內政則大體自主。現在之福德一世，乃就任於一九一七，而憲法成於一九二三，據該憲法，埃及乃一獨立國，蘇丹有批准立法及統率海陸軍之權。日本今日所畀與溥儀之權，遠不及此也。抑吾人最易聯想及之者，為過去日之於韓。蓋或者推測日本許溥儀改稱之結果，或能使長春組織較有永久性，然歷史詔示，殊未必然。憶中日戰後，日本使中國及俄羅斯承認韓國完全獨立，慫恿韓王李熙稱帝。其所以愛護李熙者，初無異今日之於溥儀，然未幾取銷其帝號，併吞其土地者，即為擁其稱帝獨立之日本。當年韓帝，比日李王，彼朝鮮本具國家形態者，而結果猶若是，況「滿洲國」為其一手製成者乎？溥儀前途，可窺一斑矣。

（三）中國今後　溥儀改稱矣，中國應若何？曰：與改稱之前無異也。蓋無論滿洲如何變化，在國際上只有一個認識，曰：日本占據中國領土！此不但中國所否認，亦全世界所指摘，組織改稱，問題則依舊也。然而中國之否認，始於九一八，而至於今日，前年既不能阻溥儀之執政，今年亦無以阻溥儀之改稱，故一言蔽之，為中日問題，非中國一部分人民叛國獨立之問題。然有兩點可注意者，其一：因此更不得不斷念於中日間或有交涉滿洲問題之可能，其二：則日本政策顯具兩面，蓋若利在相安，則使溥儀止於滿洲，倘再行侵略，則藉溥儀號召西進，是以就國難之程度而言，今日之局勢，較之兩年前尤擴大一層矣。然則中國大計宜若何？曰：滿洲問題，既不能交涉，又不堪力取，是就問題本身而言，中國今日決無解決之方策。然中國之整個的建設問題，及應付國際大勢之問題，則不可一日止。是則惟有全力先鞏固國本，維繫全局，彼滿洲問題之可能的解決，自留諸異日矣。至於我東北四省同胞，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鬼，天

荒地老，心志不移。由此言之，日本縱使確儀改稱，亦斷不能分裂中國民族之團結，惟冇望大多數同胞至誠反省，眞摯努力，刻刻勿忘我三千萬東北同胞之今日！

◇　◇　◇　◇　◇　◇

日陸相荒木辭職

（錄一月二十二日天津大公報）

荒木貞夫自民二十年十二月三十日任犬養內閣的陸相起，已做了兩年餘的陸相。在這兩年餘的時期中，他不僅是陸軍大臣，直是內閣主腦；他不但狼吞了我東北四省，蹂我灤北，擾我關內，使中日兩民族永成仇敵，而且也使全世界畏日本如虎，而美俄更惴惴焉懼戰禍之將降臨。歷史的定論他誠可以不問，日本的最後結局他也可以不管；在目前他總可算一怪傑，聳動全世界的怪傑。

但是，我們對於這怪傑的辭職並無絲毫的喜慢。我們用不到傀儡國的太上國務總理遠藤總務廳長，來提醒我們，才知道日本的滿洲方針將依所謂國策而永久不變。在發了狂似的軍閥統治下的日本，一切祇有向前狂奔，決不會有退縮，也不會有迂迴；一定要撞了壁，搥得頭破血流，才會知難而退。換一句話，日本現在的對華政策結果總須民族大戰，戰敗才會更改政策。在現在的情勢之下，不要說會任朝鮮軍司令官及教育總監的林銑十郎「亦早深瞭解『滿洲國』」，即易以幣原之流亦那敢不『瞭解』？犬養毅老頭兒早已因沒有十分『瞭解』而被衣制服的軍人所刺殺，誰望勇氣不如那老頭的又那敢不『瞭解』？

國人們，荒木固然辭職了，但他的辭職和我們的國難是無關的。林氏年固老於荒木，且於民十二年曾去過日內瓦參加過軍縮預備會議，見過世面，且又沒有在國本社等一類團體中活動過，但軍人總是軍人——尤其是日本的軍人——荒木也好，林也好，總是一邱之貉，日本的侵略政策決不會有絲毫變更的。收回東北祇能靠我們自己的實力，希望日本改變政策等於與虎謀皮，所以我們萬萬不要存這沒出息的念頭！

我們現在要問的是，荒木的辭職是否將在對內方面及日本對歐美的關係方面發生一些較好影響？所謂『荒木主義』在歐美本亦早已如雷之貫耳。濱口，井上及犬養的先後被刺，『滿洲國』的成立，上海的戰事，華北的侵擾，軍備軍費的激增，對俄的惡化，對美的緊張：凡此種種在歐美上看起來殆全爲荒木主義的表現。固然，據我們所知，荒木不是怎樣一個有思想的了不得的人物，論思想的法西斯蒂化他不及平沼騏一郎，論號召極端愛國的軍人的力量他不及鈴木大將——至少在一二年以前；祇因身爲陸相，善揣國人心理，於是一二年來他遂成爲日本一種極端愛國主義及變相法西斯蒂主義之混合品的代表者，而這混合品且以荒木主義名於世；但歐美的人既以他爲荒木主義的代表者，則他的下野當然會給他們以一種心理上的寬放，除非他的繼任者也同樣是這主義的代表者。

荒木是因病而辭職的。稱病辭職本已不類荒木的本色。而繼任者又爲比較無色彩且參加過國際會議的林氏而不是色彩較重的鈴木或眞崎之流。於是我們不能不疑荒木之辭或爲日政府對內或對外的一種策略。以對內而言，昭和九年度的海陸軍費預算增加到一個空前的額數。昭和八年度的總預算已到了二十二萬萬元，但軍費尚未到九萬萬元。本年度則單單陸軍已達六萬萬元，連同海軍的五萬萬餘元，將增至十一萬萬餘元之多。日本經常歲入年在十三萬萬元左右，如軍費即佔如許額數，則總預算勢必更遠過去年之數，而再舉十萬萬元的公債也必不敷。如此預算藏相高橋本已叫苦連天，及齋藤總理似亦不以爲然，荒木之辭容許含有若干對內的作用在內。然日本軍部的政策向稱一貫。以過去測未來，新任的林氏似亦無樇減消預算。故對內的作用似不必有。

就對外言之，近來國際對日的空氣可稱惡極。一方有俄法及俄美的接近，一方有蘇聯政府要人發表的强硬論調，同時意相墨索里尼及法前總理赫里歐等又接連不斷地發爲日本將引起遠東大戰的一類論調。日人固造作將警告意相的空氣，但其做賊心虛之概則顯而易見。日人亦明知世人之畏懼荒木主義，故荒木的辭職容許有緩和國際空氣作用在內，荒木如無病，則日人好顏面，必無法容荒木辭職以示弱；荒木既有病，則不妨准其辭職，易以較和緩的後任，以稍稍糾正世界的視聽。如果這種觀察有些根據，則荒木之辭職容許可收少許緩和國際空氣之效。

然無論荒木辭職的眞因何在，中日的關係是不會因而好轉的。國人愼

毋存自欺的無聊心理！

美金貶價在世界經濟競爭上之意義

（錄一月二十三日天津益世報）

美大總統羅斯福氏於本月十五日提出美金貶價案（在學術語上應稱爲美金平價減低案，因此種減價非因美國貨幣之市價上的低落而來，而係因有意識的將美國本位貨幣所含之金量減少約四成到六成而生也）於衆院，並於本月二十日以三六零對四零票大多數通過，從一般形勢說，其必能在最近通過參院，殆不容疑。此事爲最近世界經濟上最大事件，故世界各國政治家經濟家都蠭起而作種種樂觀或悲觀的批判乃至預想，甚爲熱鬧。其實美金貶價案乃係羅斯福氏所謂『被熟慮過的通貨膨脹政策』之必然的歸結，而爲許多比較公平的經濟學者在十個月以前所預料者，其性質既非突發的，故此時當然不必呈而驚異，而只應更進一步理解其來歷，其目的，其在經濟上之作用，及其對於政治之效果，以促進國民對於非常時代之自覺，而力謀自衛之策而已。

羅斯福氏去年三月就任於金融大恐慌剛剛彌縫之後，美國產業恐慌入到新下降線之時，其所能行者只有追蹤英國及日本之先例．用通貨膨脹政策，對內提高物價，對外企圖擴張依外匯低落而來之美貨消路之一法。然而美國者世所謂最尊重私有財產制之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之國也，驟然施行帶有節制資本及剝削民衆性質之通貨膨脹政策，爲勢所不許，故羅斯福氏不得不利用所謂頭腦托拉斯（即設計團體），造出種種掩飾耳目的烟幕：所謂新計畫也，產業復興案也，被熟慮過的通貨膨脹政策也，皆不過此種烟幕之一部分而已，如以實質言，則皆通貨膨脹政策之表現也，今且專言其中之被熟慮過的通貨膨脹政策。此種政策之異於其他各國之通貨膨脹政策者，只在聲稱對內不單有利於產業資本家及農業生產者，（其方法爲普通的增加通貨以行貸出）並且不害於金融資本家，金利生活者及勞動者（其方法爲對金融資本家行特殊的資金通融及維持，對金利生活者保證諸證券之可用法定貨幣支付，對勞動者爲保障其團體契約權及最低工資），對外不單不有害於美國對外的債權（如聲明不取消戰債及不使與德廢棄金本位制），並且有利於美國在世界金融界之支配權（例如一方減低美國貨幣外匯價格，一方面又極力集中現金，收買現金，及一方面實行集國經濟競爭式的通貨膨脹政策，一方面復努力與各國謀國際貨幣之安定策）而已。其實質仍不外乎對內爲某部分資本之利益而節制資本，犧牲大衆，對外爲本國之國之利益而犧牲鄰國利益之一般的通貨膨脹政策也。明乎此，則知羅斯福氏就任以來所採用之四階段的貨幣政策，即第一期暫時停止現金出口，集中現金；第二期改革聯邦準備銀行之發券法規，大量的發行公債及通貨；第三期，收買國內外現金並與用銀國成立銀協定；第四期，實行減低美金之平價，並集中一切現金於國家之手，即以之爲貨幣價格平準基金（因如無此基金，則一方面無法穩定本國所欲之最低外匯價格，他方面亦無法應付別國之更行降低其國之外匯率）等四階段的政策，蓋爲一種最巧妙的最熟慮的預定計畫之預定的實行，而非中途有所動搖徘徊矣。明乎此，同時亦可知美金貶價爲羅斯福氏之新經濟政策之必然的歸結，而無所用其驚異矣。

美金貶價既爲所謂被熟慮過的通貨膨脹政策之當然的必然的完成，則其在經濟上之效果在原則上必與日英等之一般的通貨膨脹政策之效果無異：對內一方面暫時提高所謂通貨膨脹式的景氣或繁榮，另一方面却使人口中大多數的農民及勞動者日益增加負擔，日益減少其實際的購買力而終必構成更深刻的恐慌之基礎；對外一方面雖暫時因外匯低廉而擴大其國外銷場，然其他競爭國同樣用更進一步的通貨膨脹辦法（如近數日中日本財界所發表之言論及英國在對美匯兌上所表現之事實），則美國產業之一時的繁榮，適足以增加生產過剩的因子，而終必釀成美國及世界之更深刻的恐慌。如上述之推理不差，則各國爲解消恐慌計，勢不得不用最後的方法即政治的武力的集團鬥爭之方法矣。

● 由此觀之，從客觀言，美金貶價不但在經濟上並非由恐慌走到繁榮而是由恐慌走到恐慌的深化，並且在政治上亦並非由危機的鬥爭走到和平的調協，而是由危機的鬥爭走到更大的危機的過程中之事件矣。故謂此爲國際經濟安定之表現及國際政治調和之徵兆者皆非也，如此，可知美金貶價應爲促進中國國民自警自覺之好資料，而不當風馬牛視之，更不當乘此發揮依人心理，以爲非常時代將完，如上海某重要實業家所談，謂美金貶價不但係世界經濟之佳兆，並且可使中國對美國市場投資，於中國亦有益，一類囈語，實誤國誤民誤己之言也。（錄一月二十四日天津大公報）

國人重視全會者安在?

國人翹望已久之四中全會，自昨日起議事，二十五日即閉會，匆匆數日，轉眼過去，其議而難決者殆甚多，而決而難行者又何限。是以一切大政之解決皆望諸此會，其事本爲不可。雖然，吾另有說。

依國民黨黨章，黨權寄於中執會，而以中執會之不能隨時集會也，故復代以中常會。然中常會開會，除常委外，一般中委，本亦可列席與議，故中全會所異於常會者，僅有法定人數之限制，其他皆同。且中全會固亦可常常開會，半年一會，亦事之常，是則中全會者，初不過黨的尋常例會而已，而國人所以特重視之者爲何?或曰：中全會有解決大政之權，國人以望治之殷，故重視其會；然據黨章，凡中全會可爲之事，中常會皆能爲之，是以果坐言起行，中全不會亦可，反之，空言無益，則會亦徒然。且經驗所示，中全會極少解決重大問題，其議決之案，亦極少實施有效，然則國人聞中全會—尤其此次之中全會—之開會，而猶異常重視者，果何故歟?

吾奉勸一般中委，應熟思其故!其故非他，國人厭亂畏亡之心理是也。蓋自十七年以來，除共亂外，內亂皆起於黨的自鬨，最近閩變，亦其一端。且平時雖偶爾小康，而黨訌則始終無已。其結果遂使民族健國之寶貴時光多耗於同黨之調停與防備。夫近代歷史上人民之服從政府，與政府權限之大，實無過於十七年後之國民政府。日人常咒詛中國不統一，政府無力，實則國民黨執政以還，國內最少反對之勢力，黨欲如何，便如何，一般人民，實服從之。縱不無殘餘落伍之舊勢力，而實不能爲害，孰欲倡分裂內亂，人民不從。試觀以九一八後之重大失敗，而國府依然能維持政柄，則人民之於國民黨，可謂厚矣。然而人民擁護政府，政府黨人却不盡自愛。蓋既不實行黨義，復動輒不能合作；不惟不合作也，甚至不惜於傾向分裂與割據。經驗所示，自十五年北伐迄今，黨的文武幹部，未嘗有一致合作之事實，如汪去胡來，胡去汪來，其最著者也。九一八以後，創鉅痛深，危亡立待，於是始有京粵之會，暫成合作之局，然未幾又如故，兩粵設西南執行部，仍成半獨立之形勢。一年以來，調和使者，不絕於途，而形勢依然。最近又發生閩變，其領袖亦國民黨之重鎮也。國民身當國難，憂心如焚，勢不能不首先切禱國民黨人之自己覺悟。誠以統一分裂，全在黨，不在民，人民既望黨人之眞愛國，並盼黨人之能自愛，心理如此，所以聞中全會之開會，第一先注意其會之成不成，第二注意其開會後是否不引起一種兵爭，或是否能泯裂痕而固統一?簡言之，因厭亂之極，遂不得不重視中全會之開會，非必望其果有驚人之成績也。吾人本上述見解，願一般中委深切覺悟，勿以爲今後之宦海生涯，尚有無窮況味。當知此一二年爲國家存亡關頭，同時亦然爲國民黨成敗關鍵。蓋手握大政，爲所欲爲，此種政權，在歷史上當然只此一度!設在此最後機會，而猶不能團結救亡，以謝天下，即將來歷史紀載，必稱諸君爲中國罪人，而今日之江左榮華，轉瞬將成陳迹矣。是以吾人勸一般中委，務須先努力擁護統一，泯止自亂!欲全國無割據，先自己無割據；欲全國軍隊國軍化，先自己不作軍閥，欲一般人民擁護政府威信，先由黨人起自固政府威信!有此覺悟之後，則更須從己身起，勿貪汚腐化!使人民能相信國民黨幹部從此實將形成一廉潔有能之強固政府，則人民之積極後援，更可期矣。雖然，凡此皆須表現於事實，不堪再托空言，是以本屆全會之議論如何，國人不必重視，所重視者，今後政治上之實際動向也。中委諸君，對於我厭亂畏亡之國民，時至今日，亟應有答復之義務矣。

（錄一月二十三日天津大公報）

備戰中之日本外交

日本外相廣田之議會演說，在今日時局下，亦重要，亦不重要。何以重要?外相演說，原則上代表一國外交政策，當此遠東大勢緊張之時，廣田演詞中，應能略窺日本外交趨向。何以不重要?則試回顧自九一八至今，日本外交家之言論，往往不能表現日本之實際態度，大抵軍人實行於先，外交官彌縫於後，其重大國策，概決於少壯年人之軍事專門的見解，既決之後，則逕行之，外交官之職務，不過就軍人實行之結果，而加以整理與修飾。曰幣原，曰芳澤，曰內田，兩年三易，皆不終其事，大抵軍人有其一定之堅強政策，爲外相者，非與同調，不能安於位，縱與同調，亦不能久於位。蓋軍人主張，有時實不能通。不能通，則不自責而責外相，然後更易人以試之。要之，九一八以後之日本，即求如當年之二重外交，且不可得，是以世人注意其陸海相及其他重要軍人之操談斷筆，且遠過於外相之正式演辭。

惟其然也，彼邦外交家之修辭，近乃較往昔尤精，益務爲伸縮自如之

辭，而飾以堂皇宏大之語，以便時勢變，解釋亦變。即此次廣田外相之演詞亦然。既明白曉暢，又不易捉摸，是以謂其演詞之全不能說明日本態度，固為非是，而欲藉此以盡能理解日本政策，亦屬徒勞。無已則根據目前大勢，以試釋日本具體政策的內容，可乎？

第一：日本目前之全部精神，在備戰，而實行方法，則目前欲不戰而勝，非必亟於一戰。前日東京電，大角海相在議會答辯，謂軍部希望不戰而勝，比一語之重量，抵過廣田演說全部而有餘也。日本備戰之兩大對象，曰俄曰美，而對俄尤亟，然今日戰俄已非其時。蓋兩國戰爭，關鍵在第三者，蘇俄為國體孤立之國，今則多助，日本以防禦東方赤化自命，今則無助，夫吾非謂若美若法之將以實力助俄也，第日本今日，則並一好意中立的與國亦無之，事實如此，故戰非其時，此所以俄方愈激昂，而日本愈沈靜也。且日本亦非必亟欲取西比利亞，今日要務，急進的固滿洲，漸進的圖蒙古，滿洲尚未消化，何必冒險遠征，其於蘇俄，苟買得中東路，使滿洲以內無蘇聯勢力，則已為不戰而勝之第一步矣。抑蘇聯最近對日之強硬，因外交成功，故日本亦不得不運用外交，其運用對象，首在英國，廣田演說特高唱英日交親者以此。蓋當代強國中，較同情日本之抵禦蘇俄，寧願日本占滿，不願蘇聯東展者，惟英國之保守黨。尤在法俄接近之今日，日本更不得不重視英國。且也更有重大問題焉，海軍三霸，英美日耳，美日勢成對峙，英國遂操全局樞紐。近年以來，雖英國政策重點，較親美而疏日，然英國海軍傳統的以和日為利益，今日依然。以英國屬地之多，里程之遠，和日則萬里不波，否則處處顧慮；英國主力艦隊，除歐戰一度使用外，從未離本土，遑言到遠東，且星洲築港，事實未成，遠東防務，充實有待，故英日間商戰雖烈，英國對日，迄不願得罪，況英美經濟上無根本諒解，而歐陸多事，英國勢不能多顧遠東，因是種種，日本之對英疏通，較易生效也。日本近年，本傾向於反英，但在目前局勢之下，仍不得不歸於和英之路。誠能於英國太平洋屬地之安全，再與以精神的保障，同時對遠東現局，不加重大破壞，則英國將永坐視其鞏固滿洲而不問。英國既然，則美國單獨不能發難以挫日本，是則不戰而勝之又一步矣。

第二：據廣田演詞，可見目前日本政策，仍為先以全力經營滿洲，蓋**軍事上既相臨，外交上亦稍硬也。夫自國聯大會議決以來，全世界不承**認「滿洲國」，溥儀雖改稱，形勢不能變。然而各國態度不承認其合法而止耳，對於此事實之存在，則無一國焉，謀以事實之力推翻之，一言蔽之，消極的而已。夫假令日本之武力主義，繼續施行，使各國日不能堪。則此消極的否認，固有變為積極的對付之可能。然使日本不衒以武力破壞現狀，而全力集中滿洲，則久之，各國之不承認，將為形式的空言。與日本在滿一切進行無礙，是又為不戰而勝矣。目下實行中之日本政策殆在是。至其對於中國全部之政策，在昔，日本除極少數狂熱分子以外，殆無人真計劃支配中國全部，近則不然。蓋取三省甚易，取熱河尤易，從前幾許憂深慮遠之日人，頗以國際大勢為念者，兩年來見國際勢力亦不過爾爾，其自信心與誇大慾，同時增進，蓋至今日已實以支配中國全國為國策之目標，所猶待決者，方法時機而已。不過就目前言，則尚守其不戰而勝之綱領，假若中國入彀，亦可一切緩和，若中國之國內的或國際的活動，使彼感覺不安，則隨時先挑波瀾以擾華北。目前態度大抵如是。雖然，以上所述，僅大勢上之演繹，實則一切在可變之中，日人自身，亦不能知。蓋世界問題，為多角關係，任何一國，不能決世界前途，從任何一門之專門的見解，不能判國際大勢。誠以經濟之衝突，軍事之競爭，國民情感思想之鼓盪，合種種變動不盡之因素，以形成國際政局之推演，故有時世界之大變動，不必盡決於利害之考量，亦不必盡能為主動的推進。日本今日，雖尚不亟於一戰，然或者被動的不得不戰，反之或者志在速戰，而事實不許。抑日本之國策，決於軍事專門的見解，推軍力比較，常有變遷，各國關係，尤為複雜，往往專門家之計算甚疏，亦或反對者發現於意外。如最近莫索里尼赫里歐之言論，即日本專門家年來所不及料也，職是之故，日本目前政策雖尚在不戰而勝，然因其備戰太切之故，或竟陷入不得不戰之途，而專家計算武力以為可勝者或者事出意外而不可勝，凡此皆未知之數，非吾人所欲論。至於就中國立場言之，縱不論中日關係如何，吾人近鄰，現有如此一軍權萬能，汲汲備戰之強國，則如何自處，必然為切身所關之重大問題，然有先決條件焉，蓋欲應付解決此問題，首須統一與團結，必統一團結，而後有應付好壞政策高下之可論也。吾人刻刻勿忘吾亦為國際政局之一重要因素！對日本及其他，皆應實行適應時勢之主動的外交。分裂則召亡，被動則受禍，今可言者，如是而已。

（錄一月二十五日天津大公報）

采風錄

國風社選

廟學釋奠來彥孫觀禮敬作一首　山腴

圜橋璧廱水殷門朗欞星不覩百王祀焉知萬世型歲次紀作噩秋奠昭仲丁俎豆一以新耆耇皆來庭弘惟我至聖巍巍人道經匪天地孰生匪聖化孰寧三才合五運茂育無或停所以里社鳴再値明德馨廢典慨羣醜隆儀湮素靈誰謂綿蕝展依然瞽血腥噎噎霾霧開肅肅帷殿扃苟不儺祟極何由窺渺冥宮牆仰固高鼓鐘外則聆升降衆有秩鞠躳予自矜觀禮在孺子無徒嘒青衿

紀夢　衆異

夜夢肄習左氏傳母前諷讀猶兒時呼之背誦不上口母怒夏楚勞交施兒書未熟色未霽恐母鬱久傷肝脾猝然長跽請息怒逝將力學邀垂慈手持書册默自訟背何穎悟今何癡將毋婚宦奪智慧彷彿壯歲居京師屏營未竟忽驚覺春暉何在窗有曦強尋殘夢不可續枕函浸淚知者誰兒年志學始失父母氏忍死逢百罹聞兒書聲輒歡喜未問缾罄晨無饘嗟哉母沒又九載霧花入眼霜上髭高談大睨不悅學欲記經訓多然疑靈來自天警吾惰何齋面命兼耳提劇憐此夢不常有夢如可券吾何悲秀才家世一經在孤兒志業慈母知終當抱書就先疇潛研舊學申烏私

涪翁生日社集分得字韻　味雲

東坡一生困磨蝎公亦命宮多鬼蜮承天院記竟遭誣何異烏臺肆羅織憶當元祐歲癸酉公以秘書兼史職明年章蔡騁登朝實錄編成被彈劾九死投荒十二年濯足城樓意悽惻當時姓氏入黨碑異代蓺林珍翰墨至今萬派宗西江終古一星近南極（山谷詩南極一星在江湖）詩公兼欲祭公詩如嗽梅漿嚼蓮薏壽公兼復拜公象秋月

氷。壺。照。顏。色。萬。荷。花。擁。一。吟。壇。祇。合。水。仙。來。配。食。碧。筩。酒。冽。雪。藕。鮮。清。談。座。上。忘。炎。熱。借。公。生。日。聚。吟。朋。一。醉。壚。頭。計。亦。得。

挽太玄　什公

玉。溪。幾。刼。生。花。筆。小。夢。人。天。忽。已。過。恣。眼。湖。山。供。跌。宕。躍。身。壇。坫。鬱。蹉。跎。談玄。見。骨。清。言。迴。賦。鵩。哀。時。老。淚。多。生。氣。筵。前。追。虎。虎。更。誰。燕。市。共。悲。歌。

西塘展墓　達夫

亂。鴉。投。暝。野。風。淒。廢隴。緣。岡。步。步。泥。孤。樹。影。疑。村。遠。近。短。叢。香。界。塚。東。西。同。根。露。萎。蓬。猶。轉。故。壘。雲。荒。燕。總。迷。忍。向。西。園。問。殘。柳。江。南。丹。橘。未。成。蹊。

波外樓偶題　大壯

蘭。膏。夜。與。百。憂。煎。一。歎。收。身。藥。裏。前。有。死。會。酬。滄。海。客。不。歸。多。負。楚。江。船。別。來。京。國。忘。西。笑。意。外。乾。樞。事。左。旋。夷。甫。諸。人。渾。健。在。河。山。又。異。永。嘉。年。

為周叟左季題雷峯塔藏經卷子　曙岑

鐵。弩。江。濤。蝕。西。關。蝸。業。徂。攤。經。初。見。佛。買。櫝。喻。還。珠。舟去。波。翻。覆。雲。歸。豈。有。無。山。靈。最。淒。絕。嘑。唉。與。人。殊。

杭游雜詩　纕蘅

倦。客。重。來。祇。自。憐。一。湖。寒。碧。向。人。妍。殷。勤。且。與。山。兜。約。明。日。先。過。虎。跑。泉。晚抵湖上

放。鶴。亭。前。客。未。眠。巢。居。閣。上。月。如。烟。梅。邊。吹。笛。何。人。共。喚。起。橋。西。白。石。仙。孤山月下觀梅

洞。門。不。改。舊。時。春。奎。宿。錢。神。語。已。陳。坐。對。寒。香。三。太。息。滄。波。猶。有。未。歸。人。過烟霞洞題壁時早梅已放

輕。車。火。急。到。君。家。為。我。新。烹。午。夜。茶。千。里。山。陰。原。有。約。此。行。何。止。為。梅。花。夜訪曙丞湖墅園居

經。冬。嚴。樹。娟。娟。綠。向。暝。樓。鐘。故。故。催。欲。去。此。鄉。終。未。忍。花。開。陌。上。我。重。來。九溪十八澗歸途

芙蓉花下作　公渚

盈。盈。湖。淥。照。明。粧。瀼。落。西。風。有。故。常。日。暮。與。花。成。慰。藉。能。禁。閑。地。是。孤。芳。

柳梢青　後湖同纕蘅釋堪秋岳公渚　鶴亭

細。草。長。堤。水。將。雲。盪。山。向。城。圍。天。放。晴。曦。風。留。病。葉。秋到。佳。時。美。人。暫。得。相。攜。倚。翠。竹。微。寒。鬢。欹。柳。外。花。邊。明。朝。說。著。都。是。想。思。

淶易游記（四）

藏園老人

淶水石刻目錄

唐

遺亭鄉肖望劉定國等造石塔記 四面刻 魏英武正書 先天元年八月八日在直隸淶水西北十八里石龜山

龐屑珪造彌陀象 正書 開元九年歲次辛酉十一月甲辰朔十三日景辰 在直隸淶水三里郭下村石佛寺

盧龍軍節度衙前討擊使充易州地界部賊巡檢軍使魏思欽等造幢 八面皆人名 正書 在直隸淶水西北三十里水東村龍泉寺

宋

沙門可偎造眞言幢 八面刻 正書兼隸書 宣和五年一百五日甲時 在直隸淶水西北十八里石龜山遼化寺

釋善常造陀羅尼經幢 八面刻 先經後題名 經正書兼隸 題名正書 宣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在直隸淶水西北三十里東樂平村天眞觀

遼

淶水石龜山遼化寺碑 王寔撰 正書 重熙十一年歲次壬午辛巳四月八日辰刻 在直隸淶水本寺

落平村沙門德欽造陀羅尼經碑 正書并額 重熙十六年歲次丁亥 在淶水西北三十里龍宮山慶化寺

李晟爲父母造陀羅尼經幢 八面刻 先經後記 咸雍七年歲次辛亥十一月任午十月十五日 在淶水西三十里壘子大明寺 王作任並日月顚倒重複照原石

水東村傳逐秀等造香幢 八面刻 先經後記 咸雍歲次九年癸丑壬申八月朔在淶水西北二十里水東村龍嚴寺

李忠直爲故父母造眞言幢 八面刻 有佛象 先眞言後記 正書 大安三年四月二十一日酉時 在淶水西北二十二里堙子村

木井村邑衆龐貴靖等造香幢 八面刻 先經後記 正書 大安八年歲次壬申八月壬子朔 在淶水西北三十里木井村大寺

石亭丑劉志資造心經幢 八面刻 正書 壽昌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在淶水北三十里石亭鎭關王廟

金山演教院千人邑記 韓涓毅撰 韓百谷正書 額正書 乾統三年癸未歲十月丁未朔十三辛未日乙未時 在淶水北三十五里金山院

爲□輔神贊皇帝齊天彰德皇后造佛象幢 造象八面四十一龕 正書 在淶水城內大寺

金

淶水縣如意院尼道一首座幢記 兩截刻 上幢經梵書下截記正書 八面刻 皇統六年歲次丙寅十二月丙申朔二十五日乙時 在淶水西關白衣菴

劉思敍思獨造陀羅尼經幢 八面刻 正書 天德二年五月四日統時 在淶水板城村 按統時二字不解所謂

大覺寺牒 正書 大定三年正月十五日 在淶水西二十里楓山大佛寺

易州涞水大明寺碑　李構撰　楊邦基行書　王競篆額　大定三年四月八日　在涞水城內大寺

□得祥造眞言幢　八面刻　先眞言後記　正書　大定八年七月十日　在涞水西北三十里樂平村天眞觀

辯惠大師塔幢　八面刻　先經後記　正書　大定十年仲春十有一日　在涞水西北十八里石圭山遂化寺

大明寺牒　正書　大定十年　在涞水西三十里瀑子大明寺

故梁公石塔實錄記　八面刻　先經後記　經正梵間書　記正書　大定十一年辛秋七月辛酉朔□□□日　在涞水西北二十五里婁村三清觀

楊文忠墓幢　八面刻　先眞言後記　楊甫正書　大定十六年九月十八日　在涞水婁村五道廟

孫□哥爲亡過父母造陀羅尼呪幢　八面刻　正書　第一面有象　大定十七年十月十九日乙時　在涞水東北三十五里金山院

興國禪院香罏記　正書　大定十八年七月三十日　在涞水北五十里興化寺

板橋馬興遇爲外祖郭均公造墓幢　八面刻　先眞言後記　眞言梵書題正書　記正書　大定二十二年歲次壬寅二月二十五日巳時　在涞水板城大寺

□伯璋爲亡考造眞言幢　八面刻　正書　大定二十三年歲次癸卯十月三十日辛酉　在涞水板城大寺

涞水縣累子里李溫爲亡父母造陀羅尼經幢　八面刻　先經後記　正書　大定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在涞水懷山大佛寺

□永昌爲亡父造觀自在眞言幢　八面刻　先經後記名　經梵書　題名正書　佛一面　大定二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清明節　在涞水婁村

龍安山興國道院修完記　義藏撰　正書　額篆書　大定二十七年十月十八日　在涞水北五十里龍安山本寺

龐俊墓石記　八面刻　先眞言後記　眞言梵書　記正書　大定二十九年三月　在涞水西北三十里本井村大寺

忠顯校尉李貞墓幢　八面刻　正書中有梵書二行　明昌二年後二月十一日　在涞水累子大明寺

劉德義等造陀羅尼經幢　八面刻　正書　明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在涞水板城西五里

涞水縣累子村李興仁造陁羅尼經幢　八面刻　先經後記沙門淨秀正書　明昌三年後二月十一日　在涞水累子村大明寺

板城里劉嵩等造準提八字呪幢　八面刻　先呪後記　呪李伯眞梵書　記伯眞正書　明昌三年壬子歲後二月甲辰朔十四日　在涞水板城村

李融爲亡父造陀羅尼經幢　八面刻　趙熙正書　明昌三年後二月十四日　在涞水累子大明寺

韓福延爲亡過父母建塔幢　八面刻　先經後記　經梵書　記正書　明昌三年壬子歲戊申月乙酉日　在涞水石亭鎭

念公設齋靈塔幢 八面刻 張暉正書 承安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在淶水北十二里孤亭山

李永忠爲自身造陀羅尼經幢 八面刻 先經後記 正書 承安二十年二月十八日 在淶水果子大明寺

比邱院新修石塔記 六面刻 正書 佛象一面 承安四年二月 在淶水南大莊藥王廟

運公靈塔幢 八面刻 先經後記 正書 承安四年三月 在淶水西北三十里龍宮山樂平村慶廣寺

牛賚爲亡過父母建眞言幢 八面刻 先眞言後記 眞言梵書記後書 承安五年歲次庚申五月十八日 在淶水西六里井上村大寺

石龜里釗公壽塔記幢 八面刻 先經後記 經梵書記正書 額梵書 泰和元年四月十八日丁酉丙時 在淶水北一八里石龜村觀音菴

張大郎壽塔幢 八面刻 先眞言後記 眞言梵書 記正書 額一面 正書 下有佛象 泰和元年五月初七日 在淶水西北二十里水東村龍巖寺

盧千爲考妣造幢 八面刻 正書 泰和元年 在淶水婁村天仙廟 此幢無經想經另刻上下節

副尉李昌爲亡父造陀羅尼經幢 八面刻 先經後記 正書 泰和三年二月十五日 在淶水壘子大明寺

淶水縣赤土里康伯祿爲先亡父母造眞言幢 八面刻 先眞言後記 眞言梵書 記正書 泰和五年三月八日 在淶水赤土村大寺

宋公進爲亡祖父造眞言幢 八面刻 先眞言後記 正書 一面刻塔形 泰和七年五月初九日丙時 在淶水北關閻王廟

比丘尼淨德造陁羅尼經幢 八面刻 正書 泰和八年閏四月初一日 在淶水北十二里孤亭山

劉金造陁羅尼眞言幢 八面刻 先眞言後記 眞言梵書・記馬昌正書 大安二年歲次庚午三月初三日 在淶水板城村西五里

孫資甫爲翁耶造眞言幢 八面刻 先眞言後記 眞言梵書 記正書 象一面 大安三年辛未歲次五月初九日在淶水井上村大寺

孫慶全爲亡祖父造陀羅尼經幢 八面刻 正書 崇慶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在淶水穢山大佛寺

劉伯貫爲亡過親叔造陀羅尼經幢 八面刻 先眞言後記 眞言梵書 記正書 佛象一面 崇慶二年 在淶水板城村

紫涼山華嚴寺千人邑記 寂照老人正書 篆額 至寧改元六月十六日 在淶水西北三十五里紫涼山華嚴寺

元

如公禪師壽塔幢 八面刻 先眞言後記 正書 中統五年二月日 在直隸淶水西北二十里慶化寺

水門鄉石亭興禪寺重修殿堂記 沙門正智撰 劉源正書 至元十一年歲次乙亥壬午月庚辰日辛巳時 在直隸淶水東北三十里石亭鎭

大都路易州淶水縣剏建縣衙記 張仲仁撰 于宗政正書 至元十三年六月一日 在直隸淶水縣署

通元大師敕建天眞觀記　劉□□撰　宋宗政正書　篆額　至元十六年歲次己卯□月　在直隸淶水縣西北三十里東樂平村

玉泉山盧氏神祠記　拙訥正智撰　正書　額正書　至元十八年丁酉月甲子日　在直隸淶水北三十五里山神廟

重修釋迦院記　沙門正□撰　正書　額正書　至元二十四年四月初一日　在直隸淶水板城村大寺

喜公講主塔誌　八面刻　正書額正書　至元二十八年歲次辛卯十月　在直隸淶水西北三十里木井村觀音堂

无量壽寶塔記　林泉老人從倫撰　正書　額正書　大德四年三月十五日　在直隸淶水北三十五里金山院

玉泉院龍安長老正雲德行碑記　青□撰　丹弘毅書　大德五年七月　在直隸淶水西北三十里本院

弘教大師頌　正書　大德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在直隸淶水金山寺

畏兀兒六十施佛寶牙記　正書　大德九年四月初一日　在直隸淶水北二十里瀧泉

廣慧恩公塔銘　八面刻　玉峯老人正安撰　妙峯老人福惠正書　至大二年九月重陽日　在直隸淶水北三十五里金山寺

劉元墓碣銘　汪希中撰并書　額篆書　皇慶二年歲次癸丑月日　在直隸淶水板城村墓上

傅甯爲王考造塔記　八面刻　正書　延祐二年歲次乙卯□月乙亥日　在直隸淶水

王柏貴墓表　正書　額篆書　延祐伍年二月　在直隸淶水北三十里石亭鎭北一里墳上

水門鄕石亭興禪寺銘記　僧德信述　正書　延祐七年歲次庚申庚辰月中旬　在直隸淶水石亭本寺

水門鄕金山寺銘　正書　延祐七年歲次庚申五月十五日　在直隸淶水本寺

創建彌陀三師堂殿碑　沙門普徹撰并正書　篆額　至治二年歲次壬戌仲夏　在直隸淶水西北石廳山遵化寺

孝友劉公墓表　李蒙撰并書題額　泰定元年歲次甲子二月八日　在直隸淶水板城村墳上

淶水縣尉司創建公宇記　田景本撰并正書篆額　泰定三年　在直隸淶水城隍廟

用公靈塔幢　八面刻　正書　泰定元年八月二十日　在直隸淶水北三十里瀧泉村

曹仲用妻董氏墓表　李蒙撰并正書　題額　泰定四年三月四日　在直隸淶水板城村曹家墳

淶水縣遒亭鄕樂平維那社長齊仲桂建燒紙爐記　劉文粹正書　至正四年歲次甲申戊辰月乙巳日　在直隸淶水西北三十里北樂平村

傅均墓志　劉哲撰并正書　篆額　至正十三年□□望日　在直隸淶水三十里瀧泉村

（完）

隨筆

凌霄一士

科舉時代，試官荒疏，每傳爲笑柄。歐陽昱「見聞瑣錄」云：「『制藝叢話』中載一條云：『場中有用詩經「佛時」句者，試官批曰：『佛字乃西域梵語，何得入四書文！』斥之。又有用易經「貞觀」句者，試官批曰：『貞觀乃東漢年號，何得入聖賢口中！』亦斥之。好事者集成一排語云：『佛時爲西域梵書，孔子低眉彌勒笑！貞觀乃東京年號，唐王失色漢臯驚！』』予閱至此，頗疑事屬子虛，乃梁中丞故撰此以資人笑柄。迨今親逢一事，其譾陋更有甚於此者，乃信以爲眞。予從兄少徽，以舉子應禮部試，題爲「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二句，後幅一股用易象，一股用洪範，總注上文，詮發題義。而房考官劉某批曰：「泛而不典。」落之。予伯兄在戶部供職，有至交某公，爲劉某姻親，嘗在某公家會晤。偶談及闈中閱卷事，伯兄笑曰：「予弟卷在公房中，爲公擯斥。」劉某問如何作法。曰：「後股出用易象。」劉曰：「何必說得這麼遠？對股云何？」曰：「用洪範。」劉忽驚起曰：「洪範二字，出何僻書？生平從未見過，宜予之抹煞也。」伯兄不肯效飛卿之輕薄，因支吾其詞曰：「據余弟云出五經，然亦未知其是否。」蓋劉某年十九領鄉解，二十捷南宮·入翰林，二十三爲房考官，生平所誦時文，止近五科墨卷，六科以上，茫乎不知也。伯兄素知其根柢，然謂五[illegible]或讀畢，尙未知儉嗇乃如是之甚耳。』」可發一噱。梁章鉅「制義叢話」述盲試官一節之原文云：『近日盲試官到處皆是，令人憤悶。余所目擊者，如「用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爲房考所抹，批云：「如此僻典，何必引用！」而不知其出考工記。用「郭鄰」字爲主全句塗抹，而不知其出蔡仲之命。近聞有用「佛時」者，學政批云：「佛時是西土經文，不宜入孔門口氣。」又

有用「貞觀」字者，房考批云：「貞觀乃漢朝年號，不宜用於三代之時。」有輕薄者合此二事，撰爲對語云：『佛時是西土經文，宣聖低眉彌勒笑！貞觀乃東京年號，唐宗失色漢皇疑！』蓋歐陽氏記其大意耳。較「制義叢話」稍前見於記載者，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云：『近有某公分校禮闈，卷中有用毛詩「佛時仔肩」者，則批云：「佛字係梵語，不可入文內。」復有用周易「貞觀」二字者，則又批云：「貞觀係漢代年號，不可入文內。」因有爲之對者云：「佛時是西域經文，宣聖悲啼彌勒笑！貞觀係東京年號，唐宗錯愕漢皇驚！」又姚秋農總憲典順天鄉試，有用尚書「率循大卞」者，則批云：「大卞二字，疑天下之誤。」是科蔣秋吟侍御分校，有用尚書「不率大戞」者，則批云：「大戞二字不典。」因對云：「蔣徑荒蕪，大戞含冤呼大卞！姚墟榛莽，秋農一笑對秋吟！」語妙絕倫，……』所記「佛時」「貞觀」之笑柄，又微有異同。

閱「譚海」，日人依田百川以漢文所著也。（明治十七年出版。）記其國人異事畸行，頗可觀。中有「諧談十二則」，錄其尤有趣味者：

一　客拜大佛於南都，過鬻餈家，其餅曰大佛餅，笑其形小。主人曰：『客慣見佛之大，凡人眼者皆小，不獨此也。』客以爲有理，市之去。不數步，路上見棄兒垂髮被肩，眠在樹下，憐之曰：『何物夜叉，棄寧馨兒！』因抱之懷。既而恠其軀沈重，諦視之，則乞丐老尼也！

四　大盜授其徒術，曰：『凡窺人家，主人或聞其聲響叱之，莫逸去，假爲猫鼠聲亂之。猶疑爲盜，宜嚙蝦殼爲聲，主人必以爲眞置之；然後當下手耳。』徒謹如其言，或假猫，或假鼠，各其似。有一人試爲嚙殼聲，衆皆以爲善似，爭擬之，無及也。大盜曰：『其聲似矣，其所則非也。盡臥而嚙之！』

五　京師多盜，每坊一小營，撥衛卒三名，晝夜巡警。又置吏數十名，撿其勤惰。有寒士得選爲吏，喜甚，欲藉威驕人。吏職例當養隸二人，難遽辦，乃僦役充之，叱咤而行。過一坊，見營中無一人，怒罵曰：『奴輩焉在！』有一老卒，匍匐迎拜。吏詢其故，答曰：『一卒病，二卒以

事出，老奴代之，敢謝不敏。』吏益怒曰：『二卒焉在，盍來謁見！』老卒恐惶不知所答。吏厲聲責之，乃徐答曰：『在君背後，一持杖一執笠者是也！』吏媿甚，含糊曰：『不問既往，他日莫復爾！』執笠杖者頓首其背曰：『謹受命！』

七　行脚僧過山村賣酒家，見柱繫一人，憫之，問主人曰：『何故見縛？』主人指曰：『此奴買酒一啜，譏以爲帶酸，誣良枉善，害我利市，是以縛耳。』僧爲謝之，且曰：『請一椀一證善醞。』主人許之　僧飲未半，蹙額擲椀，背手跪主人前曰：『請縛予！』

九　强盜刼醫舍，破壁而入，足蹐不進，其徒十餘人皆然，相顧愕眙，逃去。家人聞其聲，大驚，戰慄不已。既而知其去，大喜，然不知何故。見主人執藥匙立堂上，訝問之。主人莞爾曰：『鼠竄脫生幸矣！若乃不去，豈有一人生還者乎！』家人惟問：『殺賊宜用劍戟，何用藥匙？』主人有誇色，曰：『自用此匙來，不知所殺幾千人，何況盜賊！』

十一　黠賈賣劍於紈袴子，曰：『截鐵割石，不齊剖瓜切泥。』紈袴信之，償以百金。欲試之於人，問左右　左右曰：『南村之堤有乞丐在，雖殺可也。』紈袴子大喜，夜提劍而往，見乞人被席而臥，眠正熟，一揮斬之，急走歸誇其從，曰：『一刀兩斷，快甚！』皆極口稱贊，曰：『公子善用之，豈啻劍之利！』紈袴子喜甚，率衆往見其屍。屍欠伸而起，罵曰：『何物痴漢，復來打余耶！』

此數則均頗足解頤。第七第九二則，我國相傳之諸談中有相類者。

又「駱駝生」一則，文云：『駱駝生，不知其姓名，身軀彪然而大，性魯鈍，唯飲啖兼數人，嘗遊某先生門六年，讀歷史綱鑑補，至漢文帝一二卷而止，故目以此名云。生既不能力食，赤貧徹骨。乞貸姻戚，姻戚稍厭之。一日出，無所求食，困倦而歸，憩破廟，仰天曰：「嗟我死矣！」乍有人自廟中出曰：「僕爲君示活路。」生喜甚，跪請。其人笑曰：「爲賊耳！」生愕然。其人因說：「吾儕爲盜數十人，曾失首領，莫相統屬。偶見君儀表，甚有威風，若代爲主，華服脆味，唯意所欲。」生辭以乏才伎。盜曰：「是所以望

於君也！」每劫舍奪財，生倚胡床，指揮自若。及還寨，飲噉醉飽，以爲至樂。最後劫一富豪，家人力拒。適有官兵援至，羣盜鬨然而散。生懼惑不能起。官兵望見其軀幹豐偉，以爲巨賊，戰，莫敢近者。既知其無爲，進縛之。吏詰問其所以爲賊，生戰慄不能言，怯之，栲訊再四，遂得其情，乃斬於市。嗚呼，世之俄冠大帶彪然中無所有者，皆駱駝生也！幸不爲官兵所捕，飽煖以終身，人不知其中一無所有也。何怪天下之多豪傑哉！』蓋亦寓言，亦頗有致。

電影的干涉

（公）

最近接到由上海寄來的一張傳單，題目是「中國青年剷共大同盟爲剷除電影界赤化活動宣言」，閱之頗覺饒有時代意味，爰刊錄如次，以餉讀者。

中國電影事業，不幸在一九三三年的開始，被一般赤色作家和共產黨徒擔任了做宣傳共產主義煽動階級鬥爭的工具。所謂四大製片公司——明星，天一，聯華，藝華——幾全爲彼等操縱，出品亦大多滲入普羅意識。

我們爲了復興中國民族文化，維護中國電影事業之正常發展起見，所以，不得不用種種手段，促起中國電影界的覺醒，希望他們不要被共產黨所利用。但是在以上各家電影公司裏面，共產份子仍然非常活躍，並且仍然繼續製造宣傳赤化，鼓吹階級鬥爭的影片，其危害國家，毒害社會，而且怙惡不悛，尤屬罪大惡極，無可饒恕。茲當一九三四年的開始，我們特鄭重向影界作如下之宣言：

一、各電影公司，以後絕對不得再攝製宣傳赤化，危害國家，描寫階級鬥爭，挑撥民族惡感的影片，尤絕對不得以「普羅」意識電影，混爲「民族」意識電影。對於社會病態的黑暗面的描寫，亦應竭力避免，以符合教育社會的旨趣。我們更不揣愚昧希望各電影公司，澈底改變作風，以復興中華民族爲新片之主要立場，提倡生產事業，獎勵以艱苦奮鬥克復環境之精神，以幫助改善國家的命運。

二、凡正在攝製，或已攝製而未公映的影片，如明星之「上海二十四小時」，「豐年」，聯華之「風」，藝華之「黃金時代」，「烈焰」，「肉搏」，「民族生存」，「中國海的怒潮」等，應即自動刪改，方可出租放映，如萬一不能刪改者，應即停止攝製。

三、已經放映過的鼓吹共產的影片，如「三個摩登女性」，「狂流」，「母性之光」，「鹽潮」，「壓迫」，「香草美人」，「天明」，「女性的吶喊」，「城市之夜」，等片，須一律自動刪翦，凡有危害民族統一，挑撥階級對立，宣傳共產思想的描寫者，須澈底翦除之。

四、田漢（即陳瑜）沈端先（即丁之一）錢杏邨，茅盾，沈西苓，樓建南，許幸之，等均屬赤色作家，或共產黨徒，除呈請政府通緝外，各公司對彼等所編劇本，絕對不得採用，其任導演職務者，並須迅即解除其雇用合同。

五、從今年起，二三兩欵所列各片，如各製片公司無修改表示，並正式在各報刊佈修正情形，國內各地，無論任何電影院，不得租映，倘敢抗違，定以炸彈轟炸各該放映之電影院。

六、各電影刊物及各大報之電影附刊，亦應特別自動警悟，勿再刊載鼓吹赤化之影評，否則亦當以炸彈奉饗。

我們除已以上列各欵原則，分呈中央黨部國府軍事委員會暨各省市政府黨部請協助取締外，並已通令全國各地方的分會，切實遵行。同時更已嚴令偵查及行動兩部分，一經發覺，立即執行嚴厲的懲處，——懲處違抗公意，危害國家的電影刊物製片公司及電影院等。

最後，我們知道：普羅電影年來之所以橫行一時，南京電影檢查委員會的委員老爺們，應當負非常重大的責任。有人說，這些委員老爺們如此鼓勵赤化，恐怕是爲了「招財進寶」之故，有人說或許是「喪心病狂」盲了眼睛；姑無論如何，他們有應得之咎，是毫無問題的。據聞他們審查通過的影片，有大部份江西省政府已通令，不准在江西境內放映，並聞中央已經警告過他們，而且在進行查辦手續，因此我們暫取靜觀態度，以俟政府速予懲處。如若電檢會以後再有通過赤化影片之事實發現，不管其爲徇情或盲目，決抉其雙目，以示炯戒。特此鄭重宣言，敬希各界鑒警。

中國青年剷共大同盟理事會　民國二十三年　日

風暴之夜

丘淵

時候已是夜裏十點來鐘，是無月的夜天。熱帶的夜，到這時分，已黑到伸手辨不了掌。一切都沉在夜的混沌。這時候，四下裏除了濛濛的天野，沒人跡，野獸也藏了牠們的踪影。因爲天正在下雨，助以極凶猛的風。

急而斷續的風，在忽忽地抽，緊一陣，鬆一陣，好像要拉括這地球表皮上寄生的物體去填那黯黑汪洋無底的海一般。雨水積潦的傾瀉，可以幫這急風一半的工。這時候，水是往低窪處瀉，瀉入這離海二公里直通海洋的會平村小河，這水就雜着河裏的水，滾浪滔滔地瀑出海口。

在猛風急雨裏，傳來離這小河一公里來遠的那孤獨婦人的哭聲。哭聲有如和着雨的斷續緩急的節奏。她這夜哭哀音，並不求誰來慰藉，她是訴諸於這無情的風雨。

近幾日來，隣居的人都覺得她無常地悲痛號哭，比她兒子剛死時候更甚。將近一旬了，那夜哭的哀音，四鄰都聽得慣。因爲她無朝無夜都在號哭悲愴。

這夜裏，哭聲已不如往時的停在一處發出，而是連續地在波邊，漸漸地拉沿到這河濱。

她悲號，這哭聲裏傳出她深心的蘊藉。

她丈夫，走了，是當年從戰地裏拾來的殘餘生命。爲了這戰爭，他殘廢了，殘廢了才得中途歸來。

一提起，又該尋到那根頭，根頭是灣灣曲曲，可是還可以抽一小段直的簡單的來尋，尋起那根頭。

幾十年前 ，這地方原是屬於黃色種族的轄地，是有那麼一天，據說是黃色的人打了敗仗，這地方就換上異族的國旗，這地方的人民就歸那旗幟所代表的那種人管轄 。 根頭就從那時候種起。種起了，以後有枝幹，有葉，有繁茂的葉和果子。

提起來，是另外的一個年頭。距今大約也不減十八年，那時候，世界各處的人都像瘋狗一般在張嘴咬人，而尤以站在這個小村裏往西指去，很遠很遠的一部，在那裏，人是給當作獸類驅去殺人和給人殺。這地方既是屬地，這屬地的人就是屬於那一國的人。既是屬了另一部的人，那部分的人都得當獸類去殺人和給人殺，自然這地方的人逃不出那律例。律例一行，這地方就有人們覺得新奇，未曾玩過的『徵』，抽徵這地方人去訓練，訓練去抵擋槍子和火彈。

她丈夫就給這麼徵去訓練，訓練了幾個月就給裝進用鐵釘成的東方人認爲新玩意兒的船，給搬運去那他們 被迫認爲是祖國的國家， 換上火車，載去前陣， 站在最前線， 去抵擋凶毒的子彈。 他就是在那毒烟砲火之 中生活了不久，終於給那無情的砲火把兩條腿吃了一隻，還加上一面的疤痕。這賞賜，他得了殘廢的名，又給搬回來了這熱國。

這熱國，他可以息遊。因爲雖則他是遭人操棄，可是這裏還有他那年青的心裏的人在熱望他歸來。他歸來，他是殘廢了，可是他那以前相聚了兩年，最近才相離的人，他是跑到很遠很遠的

異國，在他歸來，殘廢了，而那人還是異于一般人，很歡樂地接持他。在這近海的小地，他們還有一個未滿週歲的女孩，有一個破落的家。他歸來，靠了那些微的給養金，和同他相依爲命的人的支持， 他是暫時息遊。閑日子， 他編排一些粗用的柴織物去換那可以使他們這一家溫飽的米糧， 他們就在這困苦中掙扎着過他們歡樂的餘生。

這樣地，他們在困苦中捱了十幾年。

他，是藉了那支配這屬國的人的良善，在他們專以麻醉這地方的人的專設的教育之下，在當初，他是讀了幾年書，認了幾個字，還會寫。

她，也同樣地得那庇蔭，認得那亡國後特設的國文。

假如不是當年的戰禍吞蝕了他們各個人的幻夢，他早可以當督學，或通譯，最少也得當本村的教習，則他們的生活當怎麼有意義，不必捱這苦的生涯。

不幸，他們的迷夢給打醒了。他們就認命的捱了苦日子，這中間，他們又添了一個男孩，養活到現在。這男孩見這世面之後，繼續着來了幾個小生命，可是不幸， 有的幾個月， 有的一兩歲，都相繼夭亡。現在，只存那最初的女孩，和那男孩。

現在，那兒女，已稍能幫他們的忙，能夠分他們的憂慮。可是，那大女孩爲了求生活，竟給生活喚去。

是有那麼兩年前的一個急雨的傍晚，這一天家裏只這個將近四十歲了的殘廢者在看家，在忙着編排那可以換飯吃的柴織物 。 這一家的主婦和小姊弟倆都分遣去用勞力換血汗來當飯吃，這傍晚的歸來，這個家庭短了一個年青的女子。她的父母焦急，她的兄弟急燥，他們都常到門口張望，到天黑了，這父母焦急到不能待，着了那個剛脫童年的少年人去尋找他的姊姊。可是，東西南北，一個人，要奔那一道？他終于不揀方向地去亂跑，忘了饑餓，踐着泥濘，過了午夜才回到家；而是一個人去，一個人回，他不會見到他姊姊的踪影。

這父母，急了就疑慮到他們生活的困苦，怕這少女別有懷抱，避開他們而跑到別處去尋找安樂。因爲這地方的風俗不好，怕會影響到他們的子女。有時也會想到他們兒女歷來的馴良，絕不會如他們所想像，怕有什麼緣故發生。到他們的兒子單獨回來，淋了滿身濕，他們更是焦慮。

這一夜，他們都在悲慘的想像裏，噩夢中，焦灼地捱到天明。這白天，他們請了鄰居和他們分途去找尋，一直到午後，他們從絕望中，移那苦惱的靈魂的支架回來，到了近村境地，就有人來報告他們。這村裏流傳河裏浮起一具女屍。這無疑地是他們的女孩被淹的惡消息了。

打撈起來，計算起時刻，他們領悟到昨天風雨中 ，他們的女孩是給犧牲在這四近的河溝之中。屍體是給流到近海口而遇到潮漲給打回頭。他們在悲苦中草草掩埋過了，悲哭了許久。那時候，是這四近忙于插秧時節，而是這熱國每年的兩季。他們的女孩就給雨和潮水犧牲了。

這事發生以後，那母親悲苦到消瘦不支，可是仍然得爲生活而掙扎，整個地供獻給這困苦的生活。

悲聲數到這悲慘的小結束，這婦人，她又給另一個印象吞去，哭喊出另外的一件不幸的事。

大約是五年前的冬天，她正忙於爲那同她一種類而是另一個弱國度的人，這人，佔有這村裏的地有三分之一的地產 ， 所以人們稱這人作地主。她就是給這地主作散工，幫忙收割那成熟的稻，用極勞苦而得那極薄的代價，去支撐她那個

家。那時候，她的女兒雖未曾長到如她死的那一年的高大，可是已會帮她去檢拾散遺的稻穗去補充家裏的短減。季候雖是冬天，可是溫熱國僅有兩旱兩季，所謂冬天，正是這旱季，就是在這農忙時候，有一天裏，她的丈夫就給這支配者持着他們來催殘他們的同胞的特設機關裏的辦事人會同特派的密探抓去了。她得到這消息，立即散了工赶到『公所』裏去看，她的丈夫已給押送省裏去審訊。她幾經探詢，都不明白爲的犯了什麼罪過。沒辦法，她只得借湊了旅費，第二天一早就趕着步行到二十餘公里的省城，寄居在她丈夫的一位遠親處，慢慢地去打探她丈夫給羈押的處所。

到得她打探出她丈夫的所在，去謀見面時候，案情已結，她丈夫只是一個嫌疑犯，獲赦而得自由，他們在歡欣中再同回這小村。因爲他們還有一對須依靠父母的子女在那裏等着。

他們再重過那困苦的安樂日子。

這風浪平息過後，他們的家裏就常有一些面生的人進出。他們家裏的書本也漸漸地多起來，新聞紙也會飛進他們這寒家。她知道，她領會她丈夫從受押出獄後，人就變到比以前沉默，對這困苦的生活也便閑地挺受。白天裏仍然編排他那日常生活的組織物，夜裏常常撐着了大微弱的燈光在讀書，他又回到十幾年前未出征時候的情景，徹天徹夜地沉埋在書本裏。

因爲他認識字，又會寫寫，在受過這次激刺以後，他的朋友多了，又愛讀書，他就給那些人認作一個忠實的朋友。他就忙着自已這一家的生活，又給那些人忙着那羣隊裏的事。

他知道，距今幾十年前這地方的事蹟，他們的祖宗，他們的土地，他們一切的自由，統都給那號稱自由的人們剝奪去已幾十年了。他追尋他們祖先的功蹟，他檢討這失亡的幾十年來的種種，想到將來的茫茫，他憤恨，所以在他受到那刺激以後，他因朋友的誘掖，他又徹悟到他該給他們這種族做一些事，盡盡心，他就成了這羣隊裏的一員猛將。

起初，他站在旁邊觀望，後來實際參加這羣隊，他的朋友們說他的思想進步了。因了他認識字，又會寫，又肯幹，所以又成了一個重要的角色，雖然他是個殘廢者。他們是在爲他們這種族找那光明之路。眞的，這種族的鋒鋩在這海濱會經衝射過那高遠的長天！

在舉事的發動時候，他們曾經受過一次小小的挫創，他們中間也損失了幾個人，他幸而逃脫。以後也不見做漏風聲，所以他又自在地在過他那雙重的生活。

離這時似一年以前吧，他們聯絡了不少的人衆，把消息通給各處，約定再發動的日子。這一次，他們幸而成功了，佔領了幾個縣城，差不多快把省裏各個重要機關奪過來，可是對方的援兵到了，他們實力薄弱，這隊伍就給衝成了七零八落。他們又是失敗。

這一次後，他就不能再如往時的顯然地露面在各處。因爲他受注意，有不少他同類的人在受那支配者的僱傭，在四處偵查，有如獵狗的搜查猛獸。從此後，他的蹤跡就不常見於這小村，他得移徙到各處，忍心地拋棄了他的妻兒。

他漂流到西邊的不曾開闢完全的金甌，去匿避這暫時緊急的風聲。聽說後來又流徙到一個地方，在將往北方去會合他那些企望 他的同志之先，在有一天的夜裏，偷偷地回來探詢他那在受困苦的妻兒。這夜裏，他回來，他們以爲是人不知鬼不覺，但誰知那獵狗的眼鼻銳，就在他到家的第一個早晨，絕早的晨光中，他征衣兩披到身

上，還不曾擠出那個破舊的家門，這屋外早給那忠實的狗們包圍住了。他就再又給關進那牢籠，去重渡他以前那不自由的生活。

那鷹狗們的眼鼻雖然銳利，可是藉了這熱帶易生長的林樹的蔽蔭，曾給他閃匿在他屋後的教堂的園林裏，幾乎給他逃出這範籠，不幸而因他那殘廢了的腿，在給那些鷹狗們的焦急後，他終于又陷入他們的爪牙。

在晨光熹微中，宿鳥還不曾離開牠們的巢窠時候，一條兩旁排列着整齊高大的「地基」樹的小路上，一羣凶狗似的人，擁着一個缺了一隻腿的殘廢者，這人羣在踐着路上的細沙，一步一步地擁着一個被俘虜的人在向前走。他們之中有的在獰笑；有的在誇耀他自己這次的功勳；有的在指着這個殘缺者在數罵。這人羣後頭，有一個帶罵帶哭的婦人在跟着。她曾經爭着去奪回她的丈夫，她罵那些人無良，忍心的爲他族而摧殘同類，可是這人羣只顧洶洶地往前走。有時雖偶而有一兩個人回過頭來斥罵兩三聲。但這些，祇是這活劇的陪襯，那人羣並不怎麼着意這些，仍是往前走，往前走。

還是那少年作出來的事會攪亂這人羣，這小路上就暫時起了紛亂。那少年，那殘廢者的兒子，他不願眼巴巴地看人們把他父親擁走，他掙扎着擠進那團團包圍他父親的羣隊，頑強地去擘開那虎爪似的勝利者的手，想從那手裏奪回他父親，可是他失望了，他臨了那凶惡的遭遇。他的父親還依然在鉗鐐中跟隨這人羣而去。

他吃了幾個耳光，挨了幾許拳脚，最終是他躺在路旁凝露的青草地上在號叫，在紛紛集議，幾回未果的動作中，他幸而不致被帶走，還是他母親赶來從人羣的手裏奪過來扶他一步一步地挨痛回到他們那個破落的家。

此後，孩子是病了，丈夫則拘在省裏的監獄；假如他們的大女孩還活着，還有人可以幫幫忙，可是現在祇能一切由他這個可憐的婦人去擔負。這一天，她哭過一陣後，也只得去調理那些不能不理的事。幸而他們已不如往前，有了一些積蓄，所以把過忐的事辦完，把這在病着的孩子託隣家給照顧醫治，留了一點錢，她就在第三天跑到省裏去探聽消息。消息是沈滯到不容她在這省裏久住，她在不得要領中，又回到那家裏去。

孩子的病是越來越重，有時雖會減輕，騙騙她這個可憐的人，叫她暫時得到慰安，可是這反覆無常的徵象，正不容她對這孩子的病抱樂觀。丈夫呢，仍是消息沉沉，聽說因是重要的罪犯，曾審訊過幾堂，還不曾定過什麼罪。她是得憂愁這孩子的病，那顆心又要飛跑到很遠的那蓬首垢面在度牢獄生活的丈夫。這日子，她過的是什麼生活！

僻壤的窮村，既沒有正式的醫院，醫生也沒有；就是有，是窮人家，又那裏來那麼多錢供給這開銷！藥是左問一劑，右求一方，亂服一起。據說是打傷，而兼是受嚇，藥是吃的不少，錢也漸漸地快完了，而病是不見起色，這不特那婦人憂傷，就是隣家也都爲她擔心這不好不歹的場面。這場面就持續一個多月的時光。

在伴着藥爐夢囈呻吟的生活中，她祇望她的孩子快快地恢復以前的健康，她在作着她那縹緲的夢，守住那個罹病可憐的孩子，日子就飛般地過去。

惦念這眼前，又記掛那遠地監牢裏的被囚者，她從雜亂的心的交織中，她曾經想過假如是他們不遇到這些倒霉的事件，那他們是多麼幸福。可是這樣生活的苦程中，天外又飛來叫她心

越抵緊什事。

因爲案件是重大，她丈夫得從省裏轉解去□□的大監獄去監禁，案件也得在那裏審結，這消息一來，她又得苦上加苦。這孩子的病不見好，□□又那麼遠，錢又眼見將完了，這叫她怎麼辦。她打算着，總得想法跑□□一趟，去看個明白。可是這孩子的病又纏得她不能分身。

日子在她的期望中過去。這幾天孩子的病看來有點起色，看勢是在減輕，她就摒擋一切，託了鄰居再照料她的孩子，打聽了路程，打聽了她丈夫的所在，她就冒着這南天兩季常雨的天氣走了。

路程並不短，藉了交通方便，她費了兩天的時光，而在一天多的行程中，到了這人地生疏，一切對她都覺新奇的地方來。就趁了殘餘的時間，使用了點錢，她就進了那罪惡的門檻，會了她那看來活像鬼的丈夫。

萬語千言，她在未會到她丈夫之前，確是抱了這種心情；可是一會面，反而連半句話都沒有。看到那個頭髮蓬亂，瘦削到幾乎透骨，給要饑包圍着的臉龐，她祇有哇地一聲，來代替這萬語千言的蘊藏。

以後，她敘述他們的兒子的病狀，她把苦楚掩藏，不把來擾亂她丈夫那困苦幽鬱生涯中的那寂靜的心，她勸慰他忍耐，她把她帶來的錢，偷偷地交給她的丈夫，就在牢獄裏的晚飯號聲裏後，她離開那消滅人生志趣的境地。

她剛轉向身要往外走，猛地她丈夫擒住了她的手，把剛才她交來的錢塞在她手心，露着強忍苦痛的臉像，說這裏已用不着錢，還有那要說而說不出來的話在吞吞吐吐，最後是忍淚告她，她才知道明天她們就作生別離的人了。

案已結，他是給流放到此地重要罪犯所聚的海中三島的山上，明天就受執行，此次算是她湊巧地跑來訣別，此後恐怕是人天遠隔了。因爲他所受的是無期徒刑，而去過那流放的生活。

這消息是從一個瘦削如柴的臉孔，噙着兩顆水晶的淚眼，薄嘴唇的人所傳出，傳到那婦人的心曲，她兩眼吊着淚珠，直釘住那瘦削的臉龐。她要問，可是話是從她丈夫的口裏傳出，想到問也徒然，于是她放聲大哭，悲痛她們的際遇。

哭是哭夠了，想到她丈夫還不曾吃飯，而獄裏的吃飯時間已過，于是又把錢塞回她丈夫手裏，那男子儘不受，仍在抽噎裏往回塞。獄卒在頻頻地催，他們不得不暫時拆散。在斜陽拉得人影竹桿子似的長形尖，她也在拖着她那瘦影一步一步地在碎石路上病似地走，走到那裏，她並不曾想，一直走到她覺得疲累了，肚子也咯咯地響，手腕也給衣包壓酸了，她這才想到今夜的住處，和眼前吃飯的問題。

最容易的是吃飯問題，因爲小館和小攤在這熱鬧是處處都有，可是這住的問題最煩她的心。因爲到她感覺到那幾種需要時候，夜已漸漸克服這大地。她在吃喝時候，才打聽出有可住的地方，以後是照了人家的話，坐上東方人所特有的用人力代牛馬拉的車子，她算是找到可以寄住的地方了。

疲累的身子，雖然她已躺在床上，可是那想事太多了的腦子，攪亂到她不能靜靜地歇息。這一夜，就在輾轉反側，和常常作起惡夢之中度過。

第二天，太陽剛一探出地面，她就翻身起床，帶着兩顆無光浮腫的眼睛，又來到高大的獄門邊。時間是太早，而且她所要見的人正在預備着去過那長久幽囚的生活，所以她又得退出來。讓一切去籌佈齊全，她們這些人，那一處不是由人們去支配！就連她們的生命，要多活幾天，或

是早死，除了自然的不能逃避外，那權柄就操在人們的手裏。她退出來後，在浴着融和的陽光的街上無力地一步一步在走，她看這眼前，她想到她們的田間生活，她不信這熙融的世界，她們要受到那慘酷的支配。她越想越氣憤，她以前怪她丈夫多事，不好好地過日子，有時雖會因了這些吵過；可是此刻，她諒解，她覺得那才是她們活着的眞正意義。她憤恨那奪她們一切的人們。

她壓着氣在這監獄前後來回地走了一個多鐘頭，她越想越緊，她幾乎要衝進這大門去把丈夫從鋳鐐裏奪過來，衹是到她又踱回那獄門首，看到那個戴笠猜槍在來回地走着的黃臉人，她又把一切壓回心底，再踱着她那煩燥無聊的慢步。

本來一早天是瞭亮，可是漸漸又成了要雨陰沉的天氣。這當前的景地，這沉壓的氣色，她感受到這週圍的壓迫。

一切都已齊全，她得到特殊的恩待，可以同她丈夫在一起談話了。這暫時的自由，似是要讓她們去忘掉一向的禁錮和牽制的生活。而這一次的會晤，怕是她們最後的訣別。因爲他這一走，再回來的希望，那除非他們爭過來那自由以後。

這短促的聚會 ，劃定了他們生命不幸的界線，他仍然是帶了鋳鐐上道，去度他那流放幽囚的生活。一切的一切，他不再想，實在的，他應當想的事情太多了。

他走了，她步步相送，送到船邊，等到開船的號聲起後，船慢慢地離岸，還看得見他總是低着頭噙眼淚 ， 她眞想跳下去同他一道去受磨難的生活；可是，那人造的法律不容許她，他們的兒子也還在遠處等她回去，她痛號了一陣，也衹得忍淚吞聲，看那船漸漸地去遠了，又拖着那沉重遲滯的脚步在各處彷徨。

問明了時候，將近早上九點鐘，她記起來時人們告訴她行車的時刻，還赶得上，於是提着衣包赶到停車處，赶了巧，她又坐在回歸的車上往南跑。

車是如飛地在跑，因了她想起病在家裏的兒子，總覺走得太慢。過第一段□□河的駁渡，偶然有溯江西上的 小火輪在作警示前邊 帆船的號聲，她又憶起剛才離別的一幕，她哽咽。讓這滾滾東逝的流水帶走她滴下來的酸淚。

過了兩重渡，停了幾站，她又同到他們那省會。看看太陽，天色顯示着還早，計算起路程，雖趕不上同去的帆渡，趕路還可以在日落前後到家， 她也來不及到她丈夫的親戚處報告這些消息， 她又在不平和有水潦的路上顚回去。到了家，稀疏的燈火早已點綴這小村的各處。

據那代她守護她孩子的人所報告，她走後那孩子的病又加重，可是她親去問時，那孩子又騙她說病已好了許多，還追着問她爸爸的景況，她只有飽含眼淚告訴他是很好，不久就可以回來。衹是背地裏，她神魂在懷憶那將開船的一剎那。辛酸侵襲了她可憐的心。

最難堪的在貧病交煎，而偏又天生成那孩子多思慮，所以他的病不特不能減輕，他在忍苦同貧病掙扎，越掙扎越來沉重；這情形，衹有那作母親的心最苦。身心交悴，她爲那正飄浮在大海上的丈夫憂慮 ， 眼前是孩子重病，而貧又在煎迫，她過的是什麼生活，生活弄到她糊塗。

南國的雨季，又在飾那細雨 ， 這細雨的清晨，似給這一家帶來歡樂的喜訊。這是她回到家裏第六天的清早，這小村正給濛濛的雨包圍，她們所愁的錢已經弄到，那孩子的病也在這早上清除了似的，清爽的神色，看來是正在往好裏走，據說是昨天的藥有效。 這場面， 作母親的在歡喜，鄰居的人們也在爲她們鬆心。

這天，雨下了一陣，近午時候就放晴；天是瞭亮，陽光從軟軟地躺在這小村的各處，漸漸地轉到强烈，雨後的空氣，格外新鮮，這母子，有了那孩子清爽的神色，還有這晴天，她們各自心中，也刹然放亮，似乎這晴天將帶來給她們那無涯的幸福。深心裏，各暗自歡欣。

一過午後，天還是清朗 ， 可是那孩子的情形，使他自己微微愁悶，因爲他感到這午後的時光，他身心都比上半天難過。起初，那母親並不知道，近晚時候，才覺察出來，因爲情勢並不嚴重，所以用那過慣了的心情，不着邊際地問長問短，安慰了幾聲，就去作她該作的事。而這苦，

祇有那孩子知道。他獨自發愁，因爲今天的不舒適，他向來不曾感受過。他獨自體會到這似是那不好的微兆的暗示。他深深地自危。

夜來了，病塌旁邊僅熒熒如豆的小煤油燈伴着那病得柴般瘦的孩子，那母親也伴坐在一旁，直到夜深，方安慰幾聲，她們就各自睡去。

朦朧中，聽到那孩子微微的呻吟聲，翻身起來，外邊正下着雨，雨聲伴着病苦的呻吟，夜的淒清，她看到孩子在和困苦掙搏，愁苦侵住了她的心，她祇有安慰那孩子，端湯進水，叫他苦忍到明天，一到天明，她就可爲他去找藥餌 ，她還信藥一到她的孩子的病就會好，她也祇能依靠那東鬧西求的藥來救她那孩子；可是那孩子並不能等，不能等那些藥石，他在床上翻轉着，漸漸地號叫，呼吸也漸急促，他說他傷處的內層似火燒刀割一般難受，淌着汗，呻吟的聲音也高急，他卻要勉強節制着來慰安他的母親，可是那痛楚在鞭斥他，他掙扎着，漸漸地呼吸也微弱下來。

那母親，坐在一旁只管暗彈眼淚，想到不知用什麼方法救這孩子，悲痛也只忍着，到那微弱的聲音「媽！我怕不行了。」從那孩子的口發出，她才從雜亂的思緒裏回過來，還以爲孩子在作囈語，安慰他不要緊的，別亂講。到聽到那孩子的呼吸只顧呼出，而漸漸也微弱了，慢慢地要靜下去，這才去搖那孩子，叫他名字，祇聽到微微地一聲：「媽！………」，就漸漸地靜了。

這時候，大約午夜後兩點鐘，小屋裏發出那悲淒的哭兒的哀號，意外是沙沙的雨聲在伴着，牆邊連續地吱吱蟲聲 ，似在悲悼這可憐的夭亡者。哭聲是悲切，震醒了她的鄰居，那曾經不受酬報而來守護那孩子的老婦人，冒着雨，跑來敲這小屋的門，想進來安慰她們母子，不必在這深夜悲號，看到那情景，她老淚也潸潸，就忙着幫理那孩子的後事。

那母親，哭死哭活，她要不讓她的孩子孤獨的去，她抱着那冷屍，她擁着求死， 幸虧那老婦人的解勸，後來才止淚趕着理那痛心的事。

天明後，遠一些的鄰居都聚來，忙着剪裁和縫製，就草草地在這一天裏完了事。一個不滿二十歲的孩子， 死了， 死了就只有幾件衣服包裹着 ，裝進一口薄薄的棺材， 挖了一個洞，放下去，再蓋上土，這不完了還有什麼？何況是生在這樣的一個人家！完了事，鄰居就又散開去，這小屋裏就僅存着那個曾經作了美滿的夢，此刻是孑然一身的婦人。她癡癡地坐着在抽噎，有時想到她不幸的一生時，會放聲大哭，這裏只伴着一個並沒親眷關係的鄰居老婦人。她見到她早上的情狀，怕她會往窄裏想，或會悄悄地在沒有人的時候，會找到死的事去作，所以留下來陪她住，寬慰她。起初，不出所料，可是都發覺了，勸解過來，一天挨過一天。五六天後，似乎情形並沒什麼可慮，又見到那孩子死後兩三天，她就進進出出，似爲生活而忙，而這又正是農忙時候，就安了心，勸慰她，叫她好好地作人，滲進一些哀憐和同情的語調，就回家去，可是早早晚晚還常來看看，看到萬事都似妥帖，又安心回去。

這裏，那婦人現在是無牽掛地孑然一身，往時她怕生活壓迫 ，這時候她反而不在這上面置慮。每天，她不管有否風雨，總要上她那孩子的墳頭去坐坐，有時會伏在埋藏她孩子的墳土上痛哭；哭夠了胸懷後，站起來，又要繞到另一堆舊土覆蓋着長滿了茅草的墳頭，再痛哭一陣，這才回來。

在家裏時，常會獨坐癡想。

想，想到在海外過那囚犯生活的丈夫；想到四無親眷的環境；孩子，孩子又都已埋藏在那新舊的兩坏土裏。

想到她婚後不久，她丈夫就背鄉別井地去作長征的人，雖隔了不久再回來 ，已是一個殘廢者。她們的孩子，孩子又都在想像裏留影象。現在，就連殘廢的丈夫也被放逐到海上的孤島。自身的父母呢，從分散來這小村後，不久就去世，弟兄們是此刻連生死都不知。這些，這舊日的影象重翻到她腦想，想，她消磨生活在這想像上。

想到結果，她求這結果。

爲什麼她丈夫就殘廢，爲什麼她丈夫必要去給那不同種的人當作牛馬般命令着往死裏鑽？她丈夫犯的什麼罪，又要受放逐到那孤島上去過那

幽遠無涯的苦生活？

孩子爲的什麼，爲什麼會死？

到後來，她體會她丈夫當日的堅決地勇敢地去開那生路，所以她就進進出出。她求到一條新的生路。

經過幾次的造訪，她會到她丈夫的舊友，把來意表達，得到的回答是等徵求這小組織裏的各份子的意見，她就回來等消息。消息並不怎麼沉，因了她的心急，日子難過，她進出的次數就緊。她懷憧着那新生活的璀璨的光芒。

一天一天，她急起來，到她再找那答應她的人，所得到的只是含糊。她急了，每天都不厭煩地去等答覆，最後，她知道這又是個夢。

那集體並不怎麼明白表示，僅僅說現在情勢吃緊，一切停頓；而且，而且她是一個女子，那組織裏此刻並不需要女子，因爲他們有不少的困難，他們讓她等着消息，到可以讓她加入的時候就通知她。可是，她在那天得到這些答語後，自感到她的夢又給戳破了，懊喪地歸來。那晚上，她獨自在計慮她以後生的方向。這樣癡癡地孤坐沉思，一直到夜深。

一個人，經過苦痛刺心的事太多了，而此刻又是一個孑然一身的孤獨者，她又從一切絕望的路徑裏找到這新方向，可是這方向又是個走不通的路，她是怎麼的心傷！

此時她偶然同她丈夫閒談，她們談到人與人中間的同情，很不容易找到有眞正的眞誠；她丈夫常常痛恨那奸僞的人心，現在她才體會她丈夫當日的議論。她已到走頭沒路，似將要沉沒在這四沒遮攔的人海裏。她在四顧彷徨，眼前擺着紛歧參差的，她實在檢不出該走的路。

就這麼沉悶了幾天，這幾天，她簡直不會跨出家門一步。

到心神似是靜過來了，她又想到許久不曾看孩子去。這天一早，又到墳頭痛哭一陣，幾乎整天盤旋在那墳地上，過了午，才抽噎着幾步一回頭地走回來。

回來，她早上安靜的心情就給毀了。

天晚了，又是熒熒如豆的孤燈。她似乎今天哭累了，想起該早睡，可是躺下去，思緒眞個亂如麻，翻轉了好久好久，才迷迷蒙蒙地睡去。睡不熟，可是夢常來攪，一稽一稽地在替換。

偶然似有『媽』的叫聲，猛地她醒了。醒來窗外正是大風，她想起那叫『媽』的聲音，這風雨又引她記起孩子死的那夜，又是哭聲陪這風雨。

越哭心越酸，她想到過往，過往是模糊一片血；想到將來，將來是前面茫茫的大海；而現在這眼前，更使她不敢再往下想。孩子們完了，今晚上，她更爲她這周圍困住；本來夾雜的心緒，讓那苦辣的過往束成一小點，只想到一件事，在越哭心越窄之中，她決定她以後的一切。

把所有簡單的幾件衣服都穿上，結束得很完整；本來並沒什麼多餘的她，就這麼冒着風雨離開那家門，讓風雨作護衛，偕送她哀哭地向那通海口的河流走去。

那哭聲是波浪般陣陣地傳播到這虛空。

一步步將近河邊時候，她知道這河邊兩岸住的人多，就忍住那哀聲，移步到跨在河上的木橋邊。

這時候，已是午夜後兩點多鐘，村鷄唱和地在啼叫，也許人們都正甜夢，也許間有一兩個人偶然從夢中醒轉來，可是這小村各處，除了那守門的狗屈在各個門邊木板上睡着外，就只有她這個懷着哀愁的人；還有那暴風雨，那催她赴她那茫茫的前程。

猛風暴雨在鞭打，催她往前邁步，到她站在木橋上，會想到這就完了嗎？要卻步；可是那血片，那茫茫的前邊，又把她心情拉轉來。水往東瀉，緊緊地在抽括那各處會集來的一切，在往海裏送，她就將要湊在那一切裏。她站在木橋高處，在風雨猛暴中，還能聽到撲通一聲，以後就只有風掃樹聲，雨掠水面，和間有幾聲狗吠，陣陣鷄啼。

一切都讓那風雨收拾去。

風雨是不久就停息，太陽再從海裏鑽起來時，又是一個晴朗的日子。

二十二年一月三十夜。北平。

虛偽

Frank G. Tompkins著
蕭乾譯

查：別那麼多心眼兒，老夥計。她說着好玩呢！你知道說話說慣了多難改。不由得就溜了出來。她才叫你一聲『乞丐』，有空兒你來聽聽她怎麼叫我罷。

賊：我可辦不到。我又不是她丈夫。而且我也不信她叫你和叫我一個味兒。可是現在也不必深究了。我再給你們一個機會，快把你們的骨董搬出來。

查：這個怎麼樣？克蘭祖母留下的燒磁。我自己對這些一竅兒也不通。如果你能用，就拿去罷。還是外公和她戀愛的時候送的呢。對嗎，克蘭？

賊：那個？哼，到年底也不上四歲！別把這些東西都往祖宗身上推 。 給死鬼留點兒地步。連三塊九毛八也不值！

克：你也是外行。因爲是我們求着你啦，你就擺起架子來，胡批亂評啦！

賊：好，就那麼着。隨你去大逆不孝。

克：這兒有一塊施福鐵的茶盤。

賊：不要。

查：宣武記的呢？

賊：好，那兒哪？（觀）不行！

克：啊，這隻可愛的雷桑瓶！

賊：快點兒拿歸。那不是眞貨！

查：也許是景泰藍罷？

賊：有你說的那個也成。可是也沒有。

查：那麼，你旣是愛烤木，這可是眞貨。

賊：呃嗔，這雕得還不壞。若只剩了這一隻，當然我只好就拿這隻，可是，老實不客氣，這屋子裏除了查利——還有那塊肉包，簡直沒有一件眞貨。

克：（由套間拿出一幀像片）我可不知道你能和我一同珍貴這個嗎？這是祖母——

賊：（懷疑地）又是祖母？

克：她小的時候，畫在象牙上的。看那舊式的珊瑚的項練，那資貝的舊髮髮，還有那粉紅的臉桃。你喜歡嗎？

賊：想誘我的賞識，哼，我騙不了你！我不信這是你的祖母 。 長得跟你一點也不像呀！瞧——對了，這明明是恩门氏畫像的印版。女人，你知道這誰是誰了罷！這是司托夫人十二歲時的繡像。（欲走）我的大鑿那兒去了？

查：這兒哪！克蘭，糟了！這多沒味呵。

克：我就是想試試他能不能認得出。

查：何必事後遮羞呢！反正臉也丟盡了！

賊：查利，你還無賴！再不還我大鑿我可告你掮騙了！給我。

查：別着急，大鑿跑不了。嗨，克蘭，咱們那張保大哥的像呢？如果你要得就是個眞，這也沒得可裝得。

賊：（懷疑地）誰是保大哥呀？別跟我斯文哪！

查：我的一個堂兄，在麥村種莊稼的。

賊：你不說這是什麼名家手筆？

克：不見得——

賊：（不睬她，鏡詷地）怎麼樣，查利？

查：當然不是。這明明是水彩。畫得可維妙維肖。

賊：那麼我就帶保太哥走了，也許他還通點人情。

查：我倒不曾這麼想。

賊：勞駕把他捲起來，交給我。面對面瞧他我心裏就發顫。

查：（捲畫下）我也有這毛病。

賊：（向克）查利捲畫去了。我倒要請問你們幹麼這麼早就回來？你們老媽子告訴我你們到歇瑞園看戲去了。

克：我們那麼對她說就是了！其實我們看電影去啦。

賊：嘔，電影可看不得。既損壞你們藝術的脾胃，又傷頭腦。

克：我倒不怎麼愛去看，查利是非去不可。

賊：你應該好好兒地帶領他。男人去看電影多半是女人帶壞的。不然，他寧願守在家裏，或是打撞球去。趁這機會不壞，你往那兒帶，查利就往那兒走。慢慢地他也就慣了。今兒個晚上歇瑞園有倍克班的戲，你們倒去看電影，那才裝得十足神經病而自以爲是活潑的女人。

查，（捲畫而上）眞是，又酸又臭的片子。可是克蘭非去看不可。下午我不在家，她自個兒去。晚上又拖我去。像片捲好了，就差繩子。你知道我們心裏多們感激你呵！克蘭，我們是一致地感激罷！

克：我可還沒舉手呢！笨透了，叫我纏，（接像）

賊：不必感激我。只要你們從此能革除虛僞，也算我今晚的時間唇舌不白費。（看錶）好傢伙，時候用得太久了。話再重囑咐一遍：只要你們接納我去戲園的勸告，我就知足了。還有——你們爲什麼不把這堆假貨賣掉，痛痛快快地買件眞貨呢？（克下，顯然是繩子不够纏）

查：誰肯買呀？

賊：世界上像你們這樣好假的，有得是呢！

查：告訴他們明白了是假貨？

賊：自然。我並沒出主意叫你當古玩賣，除了給老頭兒或是眼睛有殘疾的。我認識一個想買假貨的人，他一定喜歡買。我很願意幫你們的忙，把那些假貨換點現洋。可是——我不敢再來見你們了。

克：（携纏好的畫入）爲什麼不來？賊界裏也有名士。

賊：對。如果你是賊，我倒得該怎樣担心你。我現在和查利就是君子對君子。哈，『紳士協定』！（看克）可是對太太——

查：克蘭和我，我們是一樣的誠實。不過你的職業使她不能認作同儕。你是她當然的仇敵。你沒有權利。但是你給我們倆一個通達的教育。

賊：我倒是通達。你等着——聽，走廊上有腳步聲。我，——我等太久了。我站着說的話——

查：那麼別說了罷！我也猜不出你怎麼進來的。藏着？

賊：不，那不成。如果你講公道，讓我在這兒留一下。這兒比什麼地方都妥當。就算我是個來訪的朋友，成嗎？『紳士協定』！（與查握手）（查下）

克：（與賊握手）好，『紳士協定』，但只限于這事。我還饒不了你剛才所說的呢。等有一天給我堵住——你留心罷！

賊：（握克手）不要扯太無用的謊。這習慣不大

好。記住，今晚來訪的不速之客將是您這家的好友。上帝明白我的眞心！

克：好罷，我把話記住了。可是我可以編點兒詞兒嗎？眞有趣呢！

賊：不好。一點兒也別扯謊。

查：（領一青年入）報館先生來了。他說他上回來這兒就搜了一大批材料。隔壁失了盜，他訪查去了。我說咱們也沒丟什麼，也不願在報上出風頭。但他一定要我們回答幾個問題。

記者：請您慷慨俯允，我要探問一點兒貴邸的事。

克：我不曉得。但是，查利，我們也該出一點兒力。（惡意地向賊笑）我們供給點材料說不定賊就會捉到。這或者也是我們對法律和公安應負的責任。

記者：正是。我可以引用大名嗎？（查與賊向克示意，欲伊持靜。但她不睬二人焦急之手勢，依然說下去）

克：如果您客氣地提我們，我們倒不在乎。賀家已經登上了嗎？他們不登，我們倒也無須乎。

記者：好極了。那麼您宅裏一共——

克：我們丟了點東西，可是還沒得工夫查。我們準知道有一幅畫不見了。（查利和賊向她示意，但她仍繼續温柔地說。）

記者：呵，家傳的寳貴名冊。他一定是看出這值錢的地方了。好機靈的小夥子。一定又是那偷皮氏藏畫集的賊。揀最珍貴的偷，沒有問題！

賊：（興奮地）他弄個大錯。他（突出幡）……

記者：認得皮渤嗎？

賊：認——認得。他家我也到過。（退回。克微笑）

記者：不說假話，他如果眞偷了你們的畫，你們這藏畫家的名望可也拿穩了。什麼畫呢？古董罷？

克：一幀家傳繪像，我很珍貴牠。

記者：一定是無價之寳。好，行家，沒錯兒，絕不肯空手走去的。誰的手筆呢？

克：我們不——不大詳細。

記者：也沒有人提過？

克：我們也不想去追問。但是，有人曾想——想——也許不是司徒吉豹繪的。

查：克蘭！

克：我自己是外行。但是我們的朋友（向賊點頭）希——希伯德先生很有點兒搜藏家的名氣。他常說——說也許這並不是。雖然這麼說，可是他曾向我們討過。

查：克蘭，你扯得太遠了！

記者：太太想的不錯。希先生的見解倒不很可靠。您也許很有見識，但是那賊却很在行。可惜東西安在的時候您不拿走！這賊也不見得肯賣，當然更不好意思展覽了。就是愛美術品——不，眞物！

賊：（喃喃地）不見得——我敢說。

克：（微笑）您估價估得太低了，希先生。看這兒人人都不和您同意。

賊：別扯得太遠，留心一下畫就許會找回。

克：除非把賊擒着，畫永不會找回來的。賊又那麼知趣，我確信我不希望他會被捉。

記者：時候足夠他跑的了。他什麼時候走的？

克：我們由戲院回來他就早不見了。差不多就給我們捉到。還有許多東西他都揀好了，堆在桌上等着帶走。想起拋下那些畫像，肖薑，他多痛心呀！我都差不多可惜他了。

查：我也怪可惜的。

克：您想，我們去歌瑞爾看倍克班的戲，是希先生同我們去的。（向賊笑）我是專門欣賞名劇的人。所以，一有好戲，我總要查利和希先生非同我去不可。可是，回家我們的——您猜準是司徒的手鎗嗎？——就丟了。

賊：我得走了。一刻再也留不住了。查利，祝你在我們才談的改革上順利。可是我的心寒透了。（看克）眞是世道衰微了。呃，還有，（將包由腋拿下）我也糊塗了。我怎麼帶着你們的包走了。（交還克）

克：（拒收）嘔，但是，希先生，這是您的呀！我怎麼好意思拿呢？眞的，請您帶回去作個紀念，放在您的美術收藏庫裏，掛在府上名人手蹟的旁側。一看見這畫，就憶起我們，和這愉快的今晚。您一定得帶去。當初不是講好了嗎？——現在公平了罷？

賊：公平？差遠着呢！我尊重女人的話，而且承認那是最聰明的話。（屈身吻克手）晚安，克蘭。（對記者）肯乘我的車進城嗎？

記者：多謝。就到賀家牆角就够了。再會。勞駕，多累！（與賊同下）

查：喝，老天，他們可走了。痛快了。一當子事完得眞快。你都把我轉昏了。可是，讓他總拿走了，我們可寬心了。但是，蘭，你剛才扯謊的膽實得也太大了。你要他可要得够利害！

克：噢，我沒法兒不。你聽見他大口地喊我克蘭嗎？

查：（笑）他並不知道我們的名子呵！可是人還不壞，對嗎？就那麼輕薄，我還不能不喜歡他。

克：眞是的！報館訪員在這兒時候，你還直幫助他敵對我呢。可是賀家就在我們旁邊。全弄錯了，賀家一下就會看出破綻。我得把這套間收拾好，把這屋子的傢俱換換烏木。

查：今年冬天價兒可太貴呵！

克：樺木也成——沒有人看得出來。聽——他又回來了罷？

記者：（在門檻外）對不起二位，希先生說他拿錯了包兒啦。他說這包兒應該和令祖母的遺像放在一起。他並且說（吞吞吐吐地）請您好好兒地教訓教訓寶眷。再會。

查：（怒）教訓教訓！他也許懂點兒藝術，（解畫捲）但是我却懂我的太太。（張畫使觀衆看，自己却不能看）還要不是我保大哥麼，我廿噸——（見克笑）鬧什麼鬼呀？（見賣保華盛頓印像）克蘭，這是你幹的麼？（大笑）呵，你這小滑頭！

（幕）



原文献残缺